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福谷传奇



福谷传奇

[美] 霍桑 著
杨万 侯玃 译

目 录

1	老穆狄.....	1
2	福谷.....	5
3	一群空想家	11
4	晚餐桌上	20
5	寝前	29
6	卡佛台尔的病榻	37
7	养病	48
8	现代的世外桃源	57
9	霍林华斯、齐诺比娅、蒲丽丝拉	70
10	一个来自城里的客人	83
11	林中小径	91
12	卡佛台尔的藏身洞.....	101
13	齐诺比娅讲的故事.....	110
14	伊律特讲道坛.....	122
15	骤变.....	134
16	告别.....	144
17	旅馆.....	152
18	公寓.....	160
19	齐诺比娅的客厅.....	166

20	他们走了.....	175
21	旧相识.....	181
22	方德洛.....	189
23	乡村会堂.....	201
24	化装舞会.....	211
25	三个人在一起.....	221
26	齐诺比娅和卡佛台尔.....	230
27	半夜.....	238
28	福谷的草地.....	248
29	迈尔士·卡佛台尔的自白.....	254

1 老穆狄

当我动身到福谷去的前一天晚上，在参观了“蒙面小姐”的神秘表演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单身汉寓所去。在街道的一个阴暗处，我碰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

“卡佛台尔先生，”他轻声地说，“我可以跟你谈一会吗？”

刚才我顺便提到“蒙面小姐”。我的读者对“蒙面小姐”这个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名称恐怕不太熟悉。为了使读者便利起见，我不妨说明一下，她在催眠术那一行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是最早指出一种新科学已经诞生了的人物，也是最早指出古代骗术复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自从那时候起，“蒙面小姐”的女同行不断地增加，人数多得再也引不起人家来对她们作个别的注意了；她们当中的确也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够像她那样，在设计巧妙的舞台效果之下，当众表演出那些既神秘又清楚的惊人绝技来。现在的魔术师在搬演他的“催眠术”、“千里眼”或者“解剖术”的时候，总爱说这不外是一种简单的、没有什么秘密的科学试验；即使他也会说自己总算跨进了精神领域的圈子里，但是总还遵守着实际生活上的规律，决不因催眠术表演的胜利而推翻

那些规律。恰恰相反，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为了要叫催眠术跟平常的事实站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在各种技巧上总是尽量利用神秘的配备、逼真的设施以及出神入化的灯光与阴影的对照等。尤其是，就“蒙面小姐”来说，关于她的身份这个谜，以及一个胡说八道的谣言（这谣言也许是表演催眠术的人散布的，而且盛传过一时），引起了观众更大的兴趣。这谣言说，藏在云雾般的帐幔里面的的是一个美丽、年轻、有钱的名门闺秀。那帷幔是白色的，带着一点柔和的银色光辉，像朝着阳光的一朵云；它把盖在里面的人从头遮到脚，说是要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把她从物质世界隔绝开来，而且还要赐给她那脱离了肉体的灵魂许多特权。

无论如何，她那套骗人的鬼把戏，不管神奇不神奇，和目前这篇故事没有多大关系；除了为要“蒙面小姐”用预言来解答，我的确曾经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到福谷去会不会有什么成就。顺便说说，那个答复完全是女巫式的一套江湖口气——初听的时候，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却呈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解答，其中有一点倒的确跟这一件事的后果相符。我的脑筋正在反复思索着这个谜，想根据线索进一步探出它那难以捉摸的含义，就在那个时候，上面所讲的那个老头儿打断了我的思索。

“卡佛台尔先生！卡佛台尔先生！”他叫道，为了补足那犹豫不决的微弱的叫声，他连叫我两声。“先生，对不起，我听说你明天要到福谷去了。”

我认得这个有着红鼻尖、一只眼睛戴着眼罩的苍白衰老的面孔；也看出了这个老头儿站在大门口的拱门底下那种特

有的姿态——只露出这么一点儿，让我认出他是个熟人。这位穆狄先生，他是一个怕羞的人；为了吃饭问题，他又非奔走在这个扰攘的人世间不可，而且比一般人更辛苦，因此他的脾气就变得越发古怪了。

“是的，穆狄先生，”我回答说，心里觉得有些诧异，他对这件事有什么可以关心的呢，“我打算明天到福谷去。在我出发之前，有什么事可以替你做吗？”

“卡佛台尔先生，如果你高兴的话，”他说，“也许可以帮我一个极大的忙。”

“一个极大的忙？”我跟着也说一遍，我的语气叫人听了一定要认为我不很乐意帮忙，其实只要对我没有特别麻烦，我倒愿意帮助这位老人家一下。“你是不是说要给你帮一个大忙？穆狄先生，我的时间不多，还有许多事情要料理呢。请你就告诉我你要什么吧。”

“啊，先生，”老穆狄回答说，“我不好意思说呢；卡佛台尔先生，我再想了想，又觉得如果你愿意给我介绍的话，或许我最好还是请求一位刚好也要到福谷去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先生，或是一位太太。先生，你年纪太轻啦！”

“年纪轻会不会削弱我对你效劳的效果呢？”我问道。“可是，如果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对你更适用的话，倒有一个霍林华斯先生，他的年纪要比我大上三四岁，性格也比我坚强得多，而且还是一位慈善家。我只不过是一个诗人，而且评论家们还对我说，那种工作是没有什么的了不起的！可是，穆狄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开始对它发生兴趣了，特别是因为你提起希望有个太太来为你效劳。说吧，我实在非

常希望给你帮忙。”

但是这个态度谦恭、脾气古板的老头儿很固执，还有些见异思迁；现在他的脑子里不知道又在转什么念头，使他对以前的计划感到犹豫不决起来。

“先生，我不知道，”他说道，“你可认识一位人们管她叫做齐诺比娅小姐的吗？”

“还没有见过面，”我回答说，“不过我想明天可以见到，因为她比我们大家先走一步，现在已经在福谷了。啊，穆狄先生，你是爱好文学的么？或是主张提倡女权的？不然的话，这位小姐有什么会引起你的兴趣呢？顺便告诉你，我想你或许也知道，齐诺比娅只不过是她公开的化名；可以说是她在社会上用来掩盖自己真面目的一个工具，借此保守一切秘密——简单一点儿说，就像‘蒙面小姐’那种白色帷幔一样的玩意儿，只不过比较稍微透明一些罢了。哦，现在时间不早了。请告诉我可以替你做些什么吧，好吗？”

“卡佛台尔先生，今天晚上请你原谅我，”穆狄说。“你太好了；可是我恐怕给你添了一些毕竟是不必要的麻烦。你如果答应我的话，也许明天早晨，在你出发去福谷之前，我会到你的住所来。先生，祝你晚安，并且请你原谅我把你耽搁了。”

他就这样一溜烟跑掉了；第二天早晨他并没有来。后来我完全根据接着发生的事情，才把他要找我的原因推测了出来，还好像猜得挺有理由似的。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扔了

一块烛煤^①在火炉里，再点上一根雪茄烟，然后花了一个钟头，沉思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从最乐观的一面想到最阴暗的一面；因为，老实说，我这会儿已经不像过去有些时候那样充满信心，认为这个最后步骤，也就是叫自己参加福谷事件这一决心，是所可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步骤了。我喝了一杯特别上好的白葡萄酒，这是我在那时候经常引以自豪的一种东西，接着便去睡觉，因为时间已经午夜了。这是剩下来的最后一瓶酒，第二天上午，在出发去福谷之前，我和一个朋友把它一起喝光。

2 福 谷

在我余下的日子里恐怕不会再见到那种火焰了（我现在真的逐渐变成了一个白发如霜的单身汉，差不多每个星期我的胡子总要添上一根白须），在炉子里再也闪烁不出像我记得第二天在福谷所看到的那种活跃的火焰了。那是一炉柴火，在一座古老农舍的客厅里燃烧着，虽然是四月里的一个下午，可是冬天的暴风雪却一阵阵地如烟窗里怒吼着。当我从断片残简的余烬中回溯着过去的时候，发觉自己已经壮志消沉，往事也都烟消云散，因此不禁感喟怅触，而在福谷炉边的那一幕旧景，却又活龙活现地出现在面前。不过那也只是一刹那

① 烛煤：一种黑煤，燃烧时发出的亮光像烛光，故称烛煤。

之间的事情，接着便剩下一些极暗淡的影子，正像留在我心头上的热情和我写作的热情一样，都只剩下那么一点儿了。坚硬的橡树木柴早已烧完了。如果这些木柴的微弱火光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形容的话，那也只有磷火了，它并没有放射出火光来，它就像闪烁在濡湿的枯树碎木片里的、玩弄着迷失在森林里的夜行人的那种磷火。围着这样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热气的火堆，我们里面有几个人就坐在枯叶上面，大家伸出了手掌装做烤火的样子，重新商量我们要开始天堂生活的那个空中楼阁的计划。

确实是天堂生活！我敢肯定说：世界上没有别的人——至少在我们新英格兰^①这个荒凉的小天地里没有别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梦想过天堂生活；要么只有像南北极的人对热带地方所作的那种梦想。运用当时手边所有的材料，技术非常高明的建筑师也仿造不出一座比在爱斯基摩人^②的雪屋里所看到的更好的夏娃^③凉亭。可是尽管有暴风骤雨，我们在那儿还是过得很暖和。

前面早已讲过，那是四月里的一天，并且快到中旬了。天亮的时候，城市里的气候是够温和的，而在我寄宿的那个砖宅区的最适中的一间房子里，甚至可以说是很温暖的——因为每一座房子里除了自己炉灶所发出的闷热之外，还吸收了所有其他房间里发出来的热气。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却下

① 新英格兰：在美国东北部，包括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六州。

② 爱斯基摩人：分居白令海峡两岸的蒙古民族。

③ 夏娃：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子，事见《创世记》。

了一场雪，一阵狂暴的东北风刮着雪花吹过来，很起劲地地下个不停，屋顶和人行道给盖上了一片白色，跟我们这儿正月里下的最猛烈的暴风雪相比也不会逊色。这一场雪下得那么大，显然好像非得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会融化。当我喷出了最后一口雪茄烟，离开我这两间舒适的单身汉房间——房间里的火炉烧得正旺，壁橱就在手边，里面篮子里放着一两瓶香槟酒，还有一些喝剩的红葡萄酒留在木箱里——我想，当我离开这舒服的房间、冲着无情的暴风雪、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时，我的英雄气概一定显得更伟大了。

更美好的生活啊！现在看来或许不是更美好的生活了；可是如果在那个时候看去像是美好的生活的话，那也就尽够自己满意了。当英雄的最大阻力就是有时候不免要怀疑自己会不会当上一个傻瓜；能排除一切怀疑才显得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应该怀疑的时候才怀疑，否则就决不怀疑，那才是无上的智慧。

可是，话得说回来，假使一个人的幻想值得考虑的话，虽然结果除失败外决不会有所成就，不过要是允许他的幻想自然发展，我们应该承认这还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尽管算不上怎样乖巧。干吗要这样说呢？因为那些最空虚的思想片断，虽然叫人难以理解，却包含着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在那些可以实行的、最乏味的任何现实计划里面所找不到的。这些思想片断并不是思想上的渣滓。所以，其他不论什么事情我也许都会后悔，但是当初我是抱着绝大的勇气和信心，想去实现我那改造世界命运的伟大愿望的，可不要把这一回事算做是我的罪行或愚蠢啊，——不是吗？我已经做了各种想

实现这些愿望的事；我甚至离开了温暖的炉边，抛去了刚燃着的雪茄烟，冒着正在刮面的暴风雪，向那个听不到城里钟声的遥远的地方走去。

我们冒着风雪，骑着马一起去的有四个人。霍林华斯原先同意跟我们一起走，后来由于意外的事情耽搁下来，结果是独个儿上路的。我还记得，当我们穿过街道的时候，两旁的建筑物仿佛压得我们太紧了，连我们雄伟的胸怀在它们中间也几乎找不到可以舒展的地方。落下来的雪也显得难以形容的凄凉（我几乎要说它发黑的了），它卷着城市的烟灰下降，落在人行道上，被人们的破旧的靴子或套鞋踩踏着，留下了一个个足印。这样，在刚从天上来的最洁白的东西上面，就看到了旧事物的烙印。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街道，马蹄无声无息地踏在荒凉的田野上，那些才踩上的马蹄印一下子就被狂暴的风雪盖没了，那时候我们才呼吸到新鲜空气。这里的空气，不像阴暗的城市里所有的空气那样，它还没有受过人们的吐纳，在这种空气里也没有人说过虚伪、做作和不正当的话。

“多么愉快呀！”我说，我的嘴巴刚张开，雪花就马上飞了进去；“这田野里的空气实在太柔和、太痛快啦！”

“啊，卡佛台尔，不要对自己剩下来的这一点点热情再开玩笑！”同伴中有一个人说道。“在这充满氮气的空气里的确痛快，我完全同意；不过，要把我们自己叫做革新家，那无论如何得等到二月的东北风吹得像六月的薰风那样使人爽快才行啊。”

我们大家就这样鼓起了勇气一路骑着马愉快地飞跑着，

沿途经过一座座下半截埋在波浪似的积雪下面的石头围墙，穿过一片片的森林地区，树木都面对着一座在东北方的、盖满积雪的山坡；我们还看见一些无人居住的别墅，这一带路上看不到一个足印；并且在一些疏疏落落的住屋门前奔驰而过，农家炉火里的烟雾从房子里飘散开来，送来了一阵阵泥煤燃烧时所发出的强烈的、刺鼻的气味。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过路人，就亲切地向他招呼；他在咆哮的风声和飞舞的雪花中，解开耳套，迫切地倾听着，看他那样子好像觉得为了答复我们的招呼竟要那样地来麻烦自己，实在有些不值得呢。好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啊！他只理解暴风刺耳的呼啸声，却不了解我们招呼他的那种兄弟般的亲热口气。这位旅行人不重视我们的一番好意，也说明了我们肩负改造世界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啊，这不过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罢了。然而，我们依旧兴高采烈地骑着马往前走，我们和暴风雪结成了不解之缘，因此，当我们到达了旅程的终点时，我们似乎竟觉得有些依依不舍地向这种猛烈的风暴告别呢。不过，说实在话，我已经冻得和冰柱差不多了，而且还疑心自己已经染上了很厉害的感冒。

现在我们已经坐在一个老农舍的火光熊熊的炉边了——这就是我在这一章开头就模糊地回想到的那炉火。我们坐在那儿，粘在头发和胡须上的雪花都融化了，一个个人的面孔都照得通红，这是由于我们刚才遭到了严寒的侵袭，现在一下子又得到温暖的缘故。我们看到的那座为我们准备下的炉火真是呱呱叫的，用的是农民们自己生火时常用的又粗又大的木柴、粗糙的树枝以及劈碎的木片，都是打橡树上砍下来

的——因为这些弯弯曲曲的不好处理的树枝总是够不上规定尺度，所以无法作为木材在市场上出卖。从前的一群群香客们可能就在这种炉火上挂着水壶烧水，不过，炉子当然还要大一些；然而，拿它跟我自己家里的煤炉相比，我格外感觉到我们跟那个在早餐时候束缚着自己的社会制度已经隔离得很远，竟像置身在另一个世界中了。

善良、愉快的福斯德大娘（她是那个管理农场的强壮的赛拉斯·福斯德的妻子。福斯德拿着很高的工资，是我们耕作技术方面的师父）向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她的背后——好宽阔的背呀——有两个年轻的女人非常殷勤地向我们笑着，同时又显得相当尴尬，因为她们还不太明确自己在我们这个新安排的天地里究竟应该处在什么地位。我们跟所有的人都亲热地握手，并且恭喜自己，因为我们所指望的、那人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以兄弟姊妹关系相处的快乐世界，从这时候起就可以顺利地开始了。我们彼此间的问好刚完毕，门打开了，那是齐诺比娅——她在我们的事业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可是我还没有见过她——齐诺比娅走进了客厅。

这不是她的真名字（如果读者对我们的文学传记知道一些的话，就会明白的）。起初，她在杂志上用的是这个署名。这个名字颇带一些帝王气息，她的女朋友们把这种气息归因于她的身材和丰姿，因此在她们亲密的来往中，她们就半开玩笑地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她倒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而且还鼓励自己经常用它；实际上，这个名字倒也颇为适当，因为我们这位齐诺比娅——不管她的新哲学思想是多么肤浅——天生着很大的自尊心，而且像任何皇后一样，是懂得怎

样对待自己的自尊心的。

3 一群空想家

齐诺比娅用一种愉快、坦率、悦耳的声音招呼我们，并且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她的手是那么柔软、温暖。我还记得，她跟每一个人都讲了一些得体的话，她跟我是这么说的：

“卡佛台尔先生，我早就很想认识你了，并且很久以前就想因你的美丽的诗篇而向你道谢。有几篇我已经背得出了；或许还是应该说，不由自主或是不知不觉地，诗篇就悄悄地溜进了我的脑子里。允许我讲这么一句话，你对一项已经有了很大成就的工作当然不想放弃它。我几乎宁愿放弃你这样一个伙伴，而不愿意世界上失去一个真正的诗人！”

“啊，不会的；绝对不会有那样的事，尤其是在得到齐诺比娅这番极宝贵的赞扬之后，更不会再有了。”我微笑着说，过份的高兴使我不免脸红了起来。“相反地，我希望现在能写一些确实称得上诗的东西——真实、有力、自然而美丽，像我们要过的生活那样——在那里面要有野鸟的啼鸣，或是像树林里歌声的那种旋律，看情形怎样而定。”

“你听到别人在吟诵你写的诗会觉得讨厌吗？”齐诺比娅和蔼地笑了一笑，问道。“如果会的话，那我很抱歉，因为有时候在夏天的晚上你一定会听到我在吟你的诗。”

“拿所有的事来说，”我回答说，“那是使我感到最愉快的了。”

我们谈话结束后，在她跟我的伴侣们寒暄的时候，我在一旁注意着她的外貌，当时她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现在我还能够把她像幽灵一样地召唤到面前，除了比生时稍微苍白一些之外，其他都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她打扮得非常朴素，身上穿着一件美国印花布衣服（我想大家都是这样叫那种布料的），头上包着一条丝绸巾，在头巾与衣服之间露出一段雪白的脖子。我觉得有一睹那种丰姿的机会，是非常幸运的。她那乌黑、光泽、特别浓厚的头发梳得相当朴素和老式，除了戴着一朵鲜花外，没有鬃发或别的装饰品。那是一朵极其美丽的外国种花朵，非常鲜艳，好像刚由花匠从暖房里的花梗上剪下来似的。那朵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我好像还能够看到它，闻到它的香味。那朵花是那么美丽，那么珍奇，那么高贵，跟原来的完全一样，可惜它只能维持一天工夫；这比较在她的秀发上闪烁着一颗大金刚钻，更显得出她的雍容华贵，因为在齐诺比娅的性格上是具备着这种绚烂的生命力的。

她的手，虽然非常柔软，却要比大多数妇女所喜欢的或她们所有的手大一些，可是按齐诺比娅整个颀长的身材来说，她的手一点儿都不算大。看到一个才女有这样匀称的身材是很愉快的（虽然她的天性倾向着别的方面，而并不是倾向文学的，不过她还是一个才女）。她确实有一个美妙的少妇身材，正当发育成熟时期。容貌的各部分都长得非常相称，即使有吹毛求疵的人也许会挑剔地说，在她的面貌上缺少一些温柔

和秀丽，不过说她容貌出众还是不会错的。因为温柔和秀丽在许多女人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并不希罕。齐诺比娅的确与众不同，特别可取的是她的青春、健康和精力，都是那么充溢，单凭这些一个男人也会钟情于她的。在她沉静的时候，也会显出一种倦慵的姿态，可是一到认真的时候，特别是有点儿不痛快的时候，她的全身都会活跃起来。

“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齐诺比娅继续往下说，她的微笑使我们大家感到一阵温暖；“因此今天我来当主人，好像欢迎你们到我自己家里来一样。吃晚饭的时候，你们还是我的客人。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明天我们可以兄弟姊妹相称，并且在天一亮的时候就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各人的工作派定了没有呢？”有人问道。

“哦，我们女人家，”齐诺比娅很愉快地、几乎是大声地笑着回答说——她的笑声非常悦耳，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平常女人的笑声——“我们女人（我们已经有四个人在这儿）担任家务和屋内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烘、煮、烤、煎、炖；洗衣服、烫衣服、擦门窗、扫地；到了我们比较闲散的休息时候，就做些编织和针线的活儿——在眼前，我想这些应该是女人家的职务。也许过些时候，我们大家都开始感到习惯了，很可能我们穿裙子的也会有人下地去工作，让比较孱弱的弟兄们在厨房里代替我们。”

“多可惜，”我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总不能把厨房和家务完全丢开！够奇怪的，落在妇女身上的那种劳动恰恰是人间的生活——就是堕落的凡人的生活——和天堂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夏娃没有饭锅，没有要补缝的衣服，也没有洗

涤的日子。”

“恐怕，”齐诺比娅说，眼睛里露出愉快的神情，“最少在一个月以内，我们采用天堂的生活方式是会碰到某些困难的。瞧瞧飘过窗口的风雪！你想无花果熟了没有？今天波萝蜜采了没有？你想吃一个面包果或一只椰子吗？要不要我跑出去替你采几朵玫瑰花？不，不会有这样的事，卡佛台尔先生，这儿附近只有一种花，就是我头上的这种花，这是我今天早晨从花房里采来的。说到乐园里所穿的衣服，”她接着打趣地颤动着身子说，“我要等到五月里才穿呢！”

毫无疑义，齐诺比娅不会想那样做的；毛病一定完全出在我的幻想上。可是那最后的几句话，再加上她的态度上的某些表情，使人禁不住要想到一幅图画：一个发育成熟的苗条身材，穿上了一件夏娃最早时期穿的外衣。她那无拘无束、随随便便、落落大方的态度时常会在人家心里引起种种想象，这些想象虽然是出于纯洁的思想，可是在男女之间发生这种思想，总是不十分得体的。那时候我把它归因于齐诺比娅的崇高的勇气，认为她并没有什么害处，我倒看不起其他女人的谈话，她们处处顾虑，反而生气全无，兴趣索然。她另外还有一种特色。现在在这个国家里，我们难得见到叫我们觉得有女人气息的妇女——在平常的接触中，她们的女性美都消失得不知去向了。齐诺比娅却不是这样的。她使你感觉到她在发散着一种力量，就像夏娃刚被上帝创造出来、带到亚当面前时说，“瞧！这儿有个女人！”我们想象起来，那时候从夏娃身上也曾发出过那种力量。我指的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温顺、文雅、幽美和羞怯，我要说明的是一种热情和美丽的

性格，而这种性格似乎大部分已经从女性身上消失了。

“现在，”齐诺比娅继续说，“我得去帮忙准备晚饭了。晚饭没有无花果，没有菠萝蜜，也没有亚当晚餐桌上所有的其他珍馐，只有茶和烤面包，一些火腿和猪舌，你们觉得满意吗？我是凭着一个主妇的本能把这些东西放在篮子里带到这里来的。如果你们要吃得简单些，还有面包和牛奶呢。”

现在所有的姊妹们都去干她们的家务了，她们完全不要我们帮助，只让我们从后院里的一大堆木头里搬些木柴到厨房里去生火。我们堆积了一时还烧不完的木柴以后，就回到客厅里，把椅子拉近火炉，开始谈我们目前的计划。不久，一阵响亮的脚步声从门口传进来，赛拉斯·福斯德来了。他个子瘦长，身体强壮，样子奇怪得很，而且还有一大把可怕的胡子。他在牛房里喂过牛，在田里干过活，这会儿回来了。他一直在田里耕种，等到雪下得太厚，不能犁成畦时才停止。他招呼我们，声调就像对自己的牛吆喝似的。他从一只放烟叶的铁盒子里拿出一块烟草放在嘴里咀嚼，一面脱去潮湿的牛皮靴，让袜子仍旧穿在脚上，在火炉前面坐了下来。水蒸气从他湿透的外衣上冒出来，因此这位农民看上去好像整个人在蒸发，活像一个鬼怪。

“喂，朋友们，”赛拉斯说，“要是天气还是这样下去，你们会想回到城里去的。”

一点儿不错，不知不觉中已经是阴郁的黄昏时分了，天空中一片片灰色或黑色的暗云和下得正紧的雪混在一起，景象显得十分惨淡。晚上的风暴是怪凄凉的。仿佛暴风是特地为我们刮起来似的——这是冷酷、孤独、猜疑的鬼怪所发出

的一种暗号，它时常在人们出发去冒险的前一天晚上出现在他们的脑际，警告我们回到平常生活的范围里去。

但是我们并没有气沮。扫过窗外的风雪就像夏天的风声，在树枝中飒飒哀鸣，决不会使我们意气沮丧。我们也不见得会有多少比这个更明朗的天气了。如果人们有醒着梦想的权利，而且不怕听众讥笑，说出自己最狂妄的幻想来——是啊，把争取自己和人类生活的幸福说成是一个有希望的、而且是可能达到的目标——那么，就正是在熊熊炉火过、围成一个小半圆形的我们这几个人了。我们已经摆脱了铁箍也似的旧社会的束缚；我们已经突破了许多障碍，这些障碍有力地使大多数的人困住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上，使人们觉得好像踩着叫人厌倦的踏车一般，他们虽然几乎同我们同样地忍受不了，可是还是摆脱不掉。我们已经走下讲坛；我们已经丢开笔杆；我们已经合上帐簿；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可爱、迷人、倦慵的懒散，懒散实在是人生无上的乐事。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目的，不过，毫无疑问，就由于它的伟大，使它显得非常荒唐可笑——是要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东西，为的是要给人类指出另一种生活的示范，在那种生活里，人们再也不会受到虚伪和残酷的主义的统治，而人类社会一向是建筑在那些基础上的。

首先，我们已经抛弃了自傲情绪，正尽力以亲密的友爱来代替它。我们的目的是要减轻劳动者的劳力负担，用我们自己的体力来干我们所应干的一份工作。我们依靠互助的力量来求得利益，而不是用暴力从敌人手里夺取利益，也不是用诡计从不如我们伶俐的人那里窃取利益（假使在新英格兰

确实有这样的人的话)，更不是耍弄巧取豪夺、自私自利的手腕从邻居那里赢得利益；任何人有了上述的任一种情形，不管他有意无意，就等于大家犯上了那种罪过，也是大家遭到了危害。作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基础，我们要献出自己体力上的积极劳动，我们不仅怀着这样一个造福人类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要努力实现这个愿望。

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围坐着的炉子里的炽热的火炭上面，盖起华丽的楼阁来（或许可以更适当地称它为共产团体的公共住宅），想象了种种美丽的景色，假使所有的空中楼阁又随着粉碎的余烬都消失掉，并且不再从残灰里出现，我们还是无愧于心的。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很高兴自己从前曾经认为世界有改良的可能性，虽然想得并不切合实际。这种想法是一种错误，而这种错误人们在一生中很少会犯上两次；如果有人犯过两次，那么这样大公无私地坚持错误的性格，也可以说是更加珍贵、更加高尚了。

强壮的赛拉斯·福斯德难得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是一开口他的话总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例如：

“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他说，“对鉴别猪最内行？我们要有人到下一次的蒲莱顿市集去买猪。”

猪！老天爷！我们从像猪一样卑鄙的人群里出来，是为了买猪的吗？当讨论到种植一些早熟的蔬菜来应市，他又说道：

“我们想种菜应市是绝对挣不到钱的，”赛拉斯·福斯德说，“除非女人家答应把所有的杂草都拔掉。就是把你们三个城里人抵做一个普通庄稼人，我们的人力还是不够干这项工

作和经常的耕种。不行，不行；我告诉你们吧，要同波士顿^①附近种植蔬菜来应市的人竞争，我们得在早晨一早就起床才行啊。”

这使我感到很奇怪，我们脱离了那个贪得无厌、死捱活撑、自私自利的世界后，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体力劳动上面去胜过外界的那些庄稼汉。不过，说实话，我很快就明白，对社会上的一般人来说，我们跟他们处的是一种新的敌对地位，而不是一种新的兄弟关系般的地位。这种情况多少总是难免的；要等到社会上大部分和超过一半的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改变。我们现在的人数简直少得可怜，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和其余的人疏远起来，而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团结得愈紧密，和外界也就愈加疏远了。

正在这时候，齐诺比娅走了进来，这个才想到的念头就此打我的脑子里给驱掉了。她带来了受人欢迎的消息，说晚饭已经摆好在桌子上。她向镜子里照了一照，看到自己那朵美丽的花朵已经有些凋萎（或许是由于受到厨房里炽热的炉火熏烘的关系），就毫不在乎地把它丢在地上，像一个乡村姑娘扔掉一朵枯谢的紫罗兰花一样。这个动作似乎跟她的性格很适合，然而，我认为如果这位漂亮的女人手里散的是鲜花，而且她的纤指还能叫残花复活的话，那就更适合于她那豪放的性情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奇妙而叫人无法抵挡的力量；齐诺比娅在我们跟前，会叫我们的英勇事业变成一种幻想、一

① 波士顿（Boston）：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首府。

场化装舞会、一首田园曲、一个假的世外桃源，我们这些成年男女就好像在过着生活中的假日一般。我想把我这种印象分析一下，可是没有多大的结果。

“我真有些不高兴，”当我们走出客厅的时候，齐诺比娅说道，“霍林华斯先生竟是这样一个人。我绝对没有想到他是那种人，被乡间的风吹了一吹，或是脸上飘到几片雪花，就折了回去。”

“你见过霍林华斯没有？”我问道。

“没有；只有在听他演讲的时候看见过他几次，”她说。“他的声调多好听呀！他的为人多了不起呀！可是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人；至少，他深深地感动了我，超过了我想象自己能够被人感动的限度，我认为只有真诚和热情才能够打动我。可惜极了，他竟把自己了不起的精力花费在改造囚犯的那种事情上，那是多腌臢、丑恶、没有丝毫希望的事情啊，这使他自己和那些少得可怜的听众感觉到非常悲惨。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前对慈善家是受不了的。你受得了吗？”

“一点儿都受不了，”我回答说；“现在我还是受不了。”

“真的，慈善家都是一批讨厌透顶的庸人，”齐诺比娅继续说。“要是霍林华斯先生不行善，我会更喜欢他的。总之，仅仅为了兴趣起见，我希望他不要去管坏人，应该想办法去帮助那些还值得他帮助的人。你想他会高兴跟我们这些勉强还称得上是善良和愉快的人们一起住上一辈子，或者即使几个月吗？”

“我敢说，那是有疑问的，”我说，“假使我们要留他和我

们住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得故意犯上至少一次的罪！光是一些轻微的小罪还不能使他满意的。”

齐诺比娅转过来睇视着，莫名其妙地瞟了我一眼；我来不及猜测其中的意思，我们已经走进厨房。厨房里已经摆上了晚餐桌子，完全依照我们新生活规定的那种简朴的、农村风味的方式。

4 晚餐桌上

多可爱的火光呀！我一定还要不断地把它讲了又讲。

厨房里有一只又阔、又深、又大的旧式炉灶，在炉灶深处摆着一段相当粗大的橡树干，水蒸气在树干的两头轻快地冒着水泡。现在天黑了已经有半个钟头。那一捆结实的树枝所发出的火焰，在加上木柴和松木之后烧得更旺了；火光强烈地在熏黑的墙壁上闪烁着，我们的兴趣大大地给鼓舞了起来；在那照得亮晃晃的窗门外面，风雪究竟咆哮、怒号到怎样程度，我们也不去管它了。大量的泥煤在炉灶里发出更温暖的热气，这些泥煤烧成了粉碎的白灰，散在还在烧燃的木柴中，使厨房里充满了并不讨厌的气味。在家里烧着这样旺盛的火，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证明我们不是真正的农民；因为新英格兰的农民，如果他不幸住在靠近木材市场的地方，那

么他对每一根树枝都宝贝得好像它是一根加利福尼亚的金条^①似的。

我们总算是幸运的，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去体验实际生活的隆冬前夕，居然享受到这么一炉过于旺盛的、温暖的炉火和那舒适的火光。即使火光不起其他的作用，只能叫男人看起来充满着青春、热情和希望，叫女人——至少那些在火光的魔力之下会起变化的女人——变得十分美丽，那我也不惜花掉自己身上最后的一块钱，来延长炉火燃烧的时间。至于齐诺比娅，她的双颊绯红，这使我想起刚从火神的工场里出炉，满身充满着天国温暖的潘朵拉^②，火神就凭着那种温暖把她锻铸成形的。

“我的各位好朋友，请坐，”她喊道；“自己随便坐，不要客气。你们一定喜欢喝这条，除了你们，今天晚上世界上很少劳动人民会有这样的茶喝。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吃过了这一顿晚饭，还可以喝些酪乳。今天晚上我们要痛痛快快地喝这仙露，我向你们保证，这东西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

我们大家都坐了下来——包括相貌古怪的赛拉斯·福斯德，他那胖得圆滚滚的老婆，以及两个身强力壮的女仆——互相瞧来瞧去，样子显得都很亲热，可是很不自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实地试验兄弟姊妹平等相处的理论；而我们这些受过高尚教养的人（我猜想，我们毫不迟疑地认为自己是这样

①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美国西部的一州，曾在 1848 年发现大量金矿。

② 潘朵拉 (Pandora)；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她是由于偷取天上火种而被宙斯惩罚下凡的第一个女人。

的人) 感觉到在从事千百年相亲相爱的工作上仿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实际上感到困难的倒是我们那些粗鲁的同伴，因为对人谦虚比让别人对自己谦虚要容易得多。我忍不住暗中自问，我们中间有些人——齐诺比娅也在内——会不会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和这些善良的人们住在一起，除非我们早就认识到我们这么做并不是由于有这个必要，而是完全出乎自愿的。虽然今天晚上我们觉得用陶土制的杯子喝茶，而且跟乡下人在一起，是很适宜的事，可是到了明天我们还是可以自由选用上面印着花的瓷器和银叉的。恐怕是这个日后仍能恢复我们从前身份的想法在我们后来的劳苦生活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忍受了许多困难和耻辱。如果我过去该受同伴的痛殴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常有的，而且我还相信从来不曾有过），如果为了我暗地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优越性，而确实该受到同伴的痛殴的话，那一定是当我竭力证明自己和完全平等、地位丝毫不比他高的时候。也就是我坐在他旁边，坐在他那张补鞋凳上面的时候，或是在玉蜀黍田里，当我的锹子碰到他的时候，或是在午餐桌上，大家在剥同一块面包，而我那只沾满尘土的脏手碰到他的手的时候。所以我这个可怜的、自高自大的人，应该从这种情形的两方面去考虑同情才对啊。

我们在餐桌旁边坐下后，沉寂的空气使人觉得很不好受；真的，在喝第一道齐诺比娅的香喷喷的茶时，没有一个人讲话来打破沉寂。

“我希望，”我终于说道，“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我们的光亮的窗口。在风雪交作的夜里，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一

团强烈的火光，对一个单身旅客说来，是再愉快、再兴奋不过的事情了。任何人看到这些闪烁着红光的窗子，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为人类燃点的烽火不是使他们显得很温暖很幸福吗？”

“那木柴的火焰只能够维持一两分钟了，”赛拉斯·福斯德说；他是不是暗示说我们道义上的启蒙也是那么短暂，那我可不知道。

“同时，”齐诺比娅说，“火光可以引导一些旅客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

她刚讲完这句话，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

“来了一个尘世的旅客了，”我说。

“唷，唷，正是这样！”赛拉斯·福斯德说。“我们的火光会引来不少迷路的行人，就好像夏天晚上的烛光会招来许多甲虫一样。”

不知道是为了要欣赏一下一个戏剧性的延搁呢，还是因为我们想自私自利地把自己的舒适环境，跟门外那个陌生人的凄寒的情况来打个对照，或者还是因为我们几个城里人听到在风雪之夜，竟有人这样不知趣地来敲这座孤零零的农舍的门，而感到有些吃惊——因此过了一会儿还没有人站起来去开门。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第一次的敲门声比较缓和；第二次却敲得那么有力，门板上一定留下了敲门人的拳头印子了。

“他敲得好像他有权利进来似的，”齐诺比娅笑着说。“我们还在想什么呀？一定是霍林华斯先生！”

于是我走到门口，取下门闩，把门开得大大的。果然是

霍林华斯站在那儿，他穿的那件粗毛大衣上扑满了雪，因此这位现代的慈善家看上去很像一头北极熊。

“好怠慢客人呀！”他说，他那深沉的声调仿佛是从一个像琵琶桶那么大的胸膛里发出来的。“如果我躺在门口过夜，就为了要叫你们丢脸，那你们也是活该的。不过，这儿有个客人，她需要一个比较温暖和柔软的床铺。”

霍林华斯回到他坐着来的马车里，把一个裹在斗篷里的人抱下车来，放在门口石阶上。这分明是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从他把她抱起来时那毫不费力的样子，以及她在他的手臂里似乎只占一点点的地位来判断——很瘦小而且不结实的姑娘。她有些踌躇，不敢走进门去，霍林华斯用他平常那种直率而不拘礼节的态度把她推了进去，不只推进了大门，而是推进了那间温暖和照得亮晃晃的厨房。

“这是谁呀？”我跟他留在后面，当他在脱大衣的时候，我轻声地问。

“是谁吗？实在我也不知道，”霍林华斯回答说，带有一点儿惊奇的神情瞧着我。“不管怎么样，她是一个属于这儿的年轻人；当然有人在等她来。齐诺比娅，或是哪个娘们儿，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我想不是吧，”我说，一面朝那位陌生人和厨房里其他的人看了一眼。“似乎没有人表示欢迎她。我认为她不像是我们所等待的客人。”

“好啦，好啦，”霍林华斯沉着地说。“我们会把这事弄清楚的。”

这位陌生人，不管她是谁，还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厨房

里刚才霍林华斯热心地把她推进来的地方。她身上的斗篷有一部分滑了下来，看去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子，身上穿着一件高领口、破旧、可是料子相当好的长衣，她似乎对衣服的式样和美观一点儿也不在乎。从兜帽底下露出并不鬈曲、却稍微有点儿波纹的棕色头发；她脸色苍白，几乎像个病人，这说明了她的平常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就像一棵灌木在阳光太不充分的环境中，尽全力来开花似的。把她的可怜样子全部描写出来吧——她还哆嗦着，或许是为了冷，或许是为了害怕，也有可能由于神经太紧张，因此在火光照得亮晃晃的墙壁上你可以看到她的影子在抖动着。总之，像这个年轻姑娘的这种沮丧和阴郁的样子是很少看到的；对她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因为简直没有办法使她感到痛快。我胡思乱想着——她是属于那类孤独的动物，命里注定要在风雪里彷徨，虽然我们窗口的红光把她引诱到一个人类所住的地方来，她却不会逗留长久，不会等到头发上的冰柱融解完了才走。

我的脑子里又涌起了另一种猜测。回想到霍林华斯慈善活动的范围，我想他可能带来了一个悔过的罪人，想利用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可能产生的纯洁影响，来恢复她精神上的健康。

这位姑娘还是一动也不动。她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一双棕色、忧郁的大眼睛盯着齐诺比娅——只盯着齐诺比娅一个人！房间里除了那个活泼、皮肤白皙、双颊绯红的美人之外，她显然什么都看不见。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古怪的眼色；我老觉得它很神秘，而且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她似乎要走去招呼齐诺比娅——我不知道她怀着怎么样的热情或是要讲

什么话——可是结果她并没有走过去，她跪了下去，紧握着双手，带着非常凄惨的神情凝视着齐诺比娅的脸蛋。她看到没人睬她，就低低地垂下头去。

我总不能够完全原谅齐诺比娅这一次的行为。不过女人家在遇到不速之客的时候总是比男人谨慎些。

“这个姑娘想干什么呀？”她叫起来，声调相当尖锐。“她是不是疯了？她没有舌头吗？”

这时候，霍林华斯向前走来。

“难怪这个可怜的孩子的舌头要在嘴巴里冻结了，”他说——我相信他确实向齐诺比娅皱了一皱眉头。“你们女人要是不用自己心里该有的温暖来使她的心暖和起来，那恐怕连她胸口的心也要冻结了。”

霍林华斯这时候的样子非常奇特。他当时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可是看去却要大上好几岁，他的头很大，头发蓬松，生有粗浓的眼眉、黝黑的皮肤、厚厚的胡须和强大的膂力，他的五官似乎就是由这种膂力用铁锤打成的，而不是由比较细致和柔软一些的材料雕成或塑成的。他的个子不高，可是很结实强壮，非常适宜于他原先的职业——读者或许知道——，那就是铁匠的职业。讲到外表的文雅，或者单单拿礼貌来讲，他决不会胜过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可是当他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他的声音、眼睛、嘴巴、态度，以及种种无法形容的表情，都会给人家一种亲切的感觉。对这种亲切的感觉很少男人能够处之淡然，更不用说女人了。可是现在他的样子很严肃，像要责骂人似的，而霍林华斯就是用那种带有凶兆的眼色第一次跟齐诺比娅的目光相接触，而且开始影响她的

一生。

使我惊奇的是，齐诺比娅——关于她的高傲的气概我已经听见很多很多的例子——面色大变，似乎有些懊恼，而且着慌起来。

“霍林华斯先生，你看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她几乎低声下气地说道。“我愿意好好地对待这个可怜的姑娘。她是不是受你保护的人？我可以替她做些什么呢？”

“你有什么事情要求这位小姐吗？”霍林华斯对那个姑娘亲切地说。“我记得我们离开城里之前，你提过她的名字的。”

“只要求她能让我住在这里，”这个姑娘浑身打颤着回答说。“只要求她能让我常常接近她。”

“哦，这的确是桩怪事，”齐诺比娅恢复了常态，大声笑着说，“很配得上作为我们相亲相爱、无拘无束的生活的第一次纪念！不过我暂时接受这些要求，也不多问——只是，”她补充了一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名字，那就要方便得多。”

“蒲丽丝拉，”那个姑娘说，我觉得她好像犹豫着是否要讲出姓来，结果决定还是不讲。“请你就不要问我的姓了——要是你同情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的话，至少现在不要问。”

蒲丽丝拉！蒲丽丝拉！我暗地里把这名字念了三四遍，在那短促的一忽儿，这个古雅秀丽的名字本身和我对这个姑娘的想法融成了一片，仿佛她一忽儿也用不到再加上什么姓了。到此刻为止，这个可怜虫还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现在她知道她自己已经被收留下来，至少可以暂时安身，一滴滴的大泪珠就开始从眼睑底下慢慢地淌了出来，好像她身子里充满了眼

泪似的。这幕莫名其妙的不幸的怪事降临到我们这个愉快的聚会上，使我禁不住直发笑，而且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同情。这也许说明我有一副铁石的心肠。霍林华斯的态度当然要比我好得多了。

“我们不要再深入打听她的私事吧，”他对齐诺比娅说，接着也对我们其余的人这么说，而在他那黑黝黝的粗糙的面孔上，出现了体贴入微的仁慈表情，望去真够漂亮。“就让我们断定是上帝把她送到我们这儿来，作为我们打算创造一个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幸福的世界的初步成果吧。让我们用这一炉旺火来温暖她那可怜、哆嗦着的身体，并且用我们最良好的友谊来使她那可怜的、战栗着的心暖和起来吧。让我们给她东西吃，把她当做我们自己人一样。我们帮助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我们的前途也就会大吉大利的。过了一些时候，不管我们所想知道的是怎么回事，那些事一定会像我们现在所瞧见的这些眼泪一样，自然而然地从她心里流露出来。”

“最低限度，”我说，“你得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碰到她的。”

“是一个老头儿把她带到我的住所里来的，”霍林华斯回答说，“并且要求我带她到福谷来，在这里——我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她有一些朋友；关于这件事，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了。”

容貌古怪的赛拉斯·福斯德始终在桌子旁边吃东西，自

己倒茶，不管它的香味如何，就把它当作煎猫薄荷汁^①一样一饮而尽；他用刀口的平面托着一块块蘸湿了的烤面包吃，总有一半的烤面包掉在桌布上面；又用这把方便的餐具把火腿切成一片片往嘴里送；狼吞虎咽地把盆里的牛油也吃掉了。到这时候，他的肚子已经塞饱了，他拿起水壶喝一口水，结束了他那斯文的行动，随后向我们发表他对目前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虽然还没有擦干净嘴巴就发表这些意见，他的话确实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敬意。

“给这位姑娘一杯热茶和厚厚的一片这种上等的火腿，”赛拉斯像他往常一样懂事地说。“她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她喜欢和我们耽多久，就让她耽多久，她可以在厨房里帮帮忙，挤牛奶的时候数乳牛的呼吸，过一两个礼拜她就会开始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了。”

我们就那样重新坐下来吃晚饭，蒲丽丝拉也跟我们一起坐下。

5 寝 前

我们吃完晚饭的时候，赛拉斯·福斯德已经脱下了上衣，坐在灶火旁的一把矮椅子上，膝上放着一块锤皮石、一把铁

① 猫薄荷：一种薄荷属的香菜，用作家庭药剂，主治萎黄病及婴孩胃胀等症，因为猫也爱吃，所以有这个名字。

锤、一块鞋底皮和一些小蜡块，准备修补一双旧牛皮靴。在制鞋这一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还称得上是个熟手”（且不管这到底指的是多么熟练的技能吧）。晚上余下的时间，我们不时听到他的铁锤轻敲声。其余的人都走到客厅里去。身体结实的福斯德大娘在编织着东西，不一会儿又呼呼地睡着了，可是手里的织针依旧迅速地保持着做活的动作，而且据我看起来，她确实在梦乡里编织了一只袜底。那似乎还是一只十分牢的袜子呢。两个女仆，一个在缝一条毛巾的边，另外一个好像拿着大概是齐诺比娅给她的一小块绣花细洋布，替自己准备在星期天穿的衣服上加褶边。

看到我们那可怜的蒲丽丝拉多么安心地，可是又多么胆怯地，把自己委身于齐诺比娅的保护之下，使人觉得很稀奇。她坐在齐诺比娅旁边一张凳子上，脸上带着自卑而愉快的神情，不时抬起头来望望她那新朋友的美丽的面貌。一个漂亮的女人常常是一些小姑娘所衷心赞赏的对象——甚至可以说是崇拜，或是偶像崇拜——，而这个姑娘看起她的对象来说不定总以为是高不可攀的，至于跟她交朋友，那就更没有希望，就像到天上的星群里去一样渺茫。我们男人的感觉太迟钝了，不懂得这种赞赏。就是成年的妇女也看不起或者要讥笑这种小姑娘的热情。我想不出为什么蒲丽丝拉的态度会是那个样子；我只能够这样推测：她念过几篇齐诺比娅写的故事（这类作品是到处看得到的），或者几篇她替女权辩护的短文，她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当她的奴仆。就男人的性格来说，我相信不管在他们一生的哪一个阶段，都不会有这样类似的热情——不会这样痴心，这样无私，也很少会有这

样优美的感情——，或者，如果有的话，那么从那个具有这样忘我无私的地感情的青年身上，一定可以找到一种崇高无匹的个性。

齐诺比娅刚好换了个座位，我就趁这个机会低声地把上面的那些看法告诉了她。

“你既然一看到这个女子就产生了一肚子的诗意，”她同样低声地回答说，“那你就最好去把这件事写成一首民歌。这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题材，值得编一本传奇。暴风雪，那使人吓一跳的敲门声，接着黑勇士霍林华斯和他那幻影似的白雪姑娘闯了进来；当夜半钟响的时候，这位姑娘又会一秒不差地溶化在我脚边的一潭冰冷的水里面，留下一双潮湿的拖鞋来叫我送命。写好这些诗句，并且完全按照你的心意加以润色之后，我就告诉你那个姑娘我认为究竟是什么人吧。”

“请你现在就告诉我吧，”我说；“那也应该编在民歌里的。”

“她是不折不扣，”齐诺比娅回答说，“一个从城里来的女裁缝，她可能除了想替我做些各种各样的针线之外，什么超越的目的都没有，而且我想，我也不会要她替我做衣服的。”

“你怎么能够这样随便就断定她呢？”我问道。

“哦，我们女人家是靠一些特点来相互引证的，男人眼光不够锐利，所以看不到这些特点，”齐诺比娅说。“除了她食指尖上的针痕以外，你们大概看不出其他的证据。可是我的推测完全是根据她那苍白的脸色、她那过敏的神经和虚弱得可怜的体质。可怜的东西！她整天耽在一间狭小闷人的房间里，一个热得像火蛇似的炉子使她感到窒息；她整天喝咖啡，

靠吃油炸饼、葡萄干、糖果等等那些便宜的食物维持生命，直到她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后来她的体格简直不成样了，可是像迈尔士·卡佛台尔先生这样的一位诗人，还认为她是神仙下凡呢。”

“你现在瞧瞧她！”我轻声地说。

蒲丽丝拉盯着我们，苍白的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悲痛神情，一颗颗的大泪珠顺着双颊淌下来。虽然我们很小心地压低喉咙讲话，我们想她一定听见了齐诺比娅对她的个性和意图所作的轻蔑的批评，因而感到痛心。

“这女孩子的耳朵多灵呀！”齐诺比娅的样子有些不高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低声说。“我得向你承认我实在也不太明白她是什么人。无论如何，除非被惹得非常冒火，我绝对不是一个坏脾气的人；既然你们，尤其是霍林华斯先生，对这个奇人那样关心——而我自己的心也同样给轻轻地打动了——，我这才有意让她进来。从现在起我要合情合理地好好儿对待她。欺负一个跟自己同性的人并不是件快活的事，即使给同性喜爱得有些过份了，叫她简直受不了，她还是不该欺负人家；让我告诉你，卡佛台尔先生，你那种讲法是会得罪女子的，是最叫人生气的。”

“对不起，”我含笑说；“我并不想得罪你。”

她走到蒲丽丝拉面前，握着她的手，用自己红润的指尖，以一种温柔、亲爱的动作，抚摸着那个女孩子的头发。这一摸却产生了神秘的作用。那女孩子在那些手指底下骤然现出非常活泼愉快的样子，脸色阴郁、苍白的蒲丽丝拉仿佛突然被人带走，换了另一个人。不管她还没有讲出口的要求到底

是什么，齐诺比娅这种自动的爱抚在这位生客看来，分明是一种她可以从她身上得到一切的保证。也就是从那一刹那间起，她不声不响地和我们融合在一起而不再是一个外人了。她虽然还是大家经常感到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对象，一个谜，一个时常讨论的话题，可是从那时候起，她在福谷住下来的权利是确定了。我们不想再讨论这个权利问题，就像蒲丽丝拉已经给看作是家里原有的一个小妖怪，这个小妖怪远在我们还没有到炉边来取暖以前，就在这乡间的炉边出没无常了。

现在她从带来的针线袋里拿出一些小小的木制工具（这些工具叫做什么名称我根本不知道），就着手编织起东西来，结果编成了一只丝织的钱袋。当她在编织的时候，我想起我从前曾经看见过这种钱袋；真的，我身边还有这样一个钱袋。除了手工非常精致和漂亮之外，这种钱袋的特殊优点就是任何一个不懂得诀窍的人休想找得到它的袋口；可是在一个用惯了的人手里，不管是为了施舍给别人，或是自己挥霍，袋口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大开小。我怀疑这会不会就是蒲丽丝拉本身神秘莫测的一种象征呢。

虽然齐诺比娅鼓舞了蒲丽丝拉的新的信心，我们这个客人对风暴还是显得惶惶不安。当一阵阵狂风刮着雪花扑向窗门，吹得农舍的橡木柱子吱嘎作响时，她就提心吊胆地望着我们，仿佛问我们这些暴风雪的刺耳的怒吼是不是某种大祸临头的预兆。毫无疑问，她生长在城里不幸的棚户区的一个狭窄的角落里，最猛烈的狂风暴雨虽然也会把屋面上的瓦片吹落到砖宅区里去，却吹不动她那间狭小屋子里的窗子。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在那种狭窄的屋子里住惯了，而且一向靠对

街的邻居照过来的灯光，现在一感到漫无边际的空间在外面紧逼着我们没有挂窗帘的漆黑的窗门，心里就害怕起来。也许她还觉得房子是在深夜的大海上漂流着。她以前认为宇宙只不过是一方小小的、平行四边形的天空，现在她才感觉到在那广阔无边的空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威严。有一次正当暴风怒号的时候，她一手抓住齐诺比娅的长袍；她的神色就跟一个人听到了远处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但又极不愿意答应人家的那种神色，完全一模一样。

整个晚上我们都不大讲话。霍林华斯也难得开口，除非有别人再三要他讲。他讲话的时候，就像老虎出林似的，从丛林一般稠密的沉思中瞪着我们，所回答的话总是尽可能地简短，接着便回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又一言不发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对自己的理想思索得太多了，而这些理想又不太容易博得听众的同情，这就养成了他对人冷淡的习惯——这种情况似乎反而加强了他对自己理想的盲目信心。我想，他心里对我们社会主义^①的计划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兴趣，却老是忙着自己异想天开的改造犯人的工作，他想利用犯人性好的一面来实现他的计划，这是大多数人认为做不到的。我虽然很喜欢霍林华斯，不过要容忍他这一点，我真感到万分痛苦。他首先应该自己去犯上一些严重的罪行，把那好的一面的本性检查清楚，然后才能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其余的人把自己组成一个委员会，想给我们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村落起个适当的名字——这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团

① 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空想社会主义。

体的读者所难于想象的异常困难的事情。福谷这个名字不算好，也不能算坏。印第安人常喜欢用音调好听的字来称呼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也有那样好听的名字，我们就应当恢复它的印第安旧名，但是很不凑巧，这名字相当刺耳，读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又长，念起来就像嘴里塞满了磨着碎石子的泥块。齐诺比娅建议用“曙光”这个名字，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的远景。我们把这个名字翻来复去地讨论了一番，认为很漂亮，但是最后认为太文雅，感情气息太浓了，晒得黑黑的人们在这个名字底下干活似乎不太相称（在给一件东西取名字的时候，这种毛病是喜欢从事文学工作的妇女所免不了要犯的）。我鼓足勇气悄声儿地提出了“乌托邦”^①，可是这个名字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而且提名的人还受到了很严厉的指摘，好像认为他存心想暗地里讽刺大家。有的人赞成把我们这个村落叫做“沙漠中的绿洲”，因为在这个好似一片荒地的不道德的世界上，它可以算是一块绿洲；可是，其余的人坚持要加上一个附带条件，主张一年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叫“绿洲”，还是叫“沙漠”，到那个时候再作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再绞脑汁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们决定仍旧把这个地方叫做“福谷”，因为这个名字已经够吉祥的了。

夜逐渐深了；户外的死寂从窗口包围到我们里面来了，阴沉沉的，又狂野又渺茫，好像是紧靠在我们那温暖而明亮的

① 《乌托邦》：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著，内容讲的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的国家。

小天地旁边的另一个世界，那时候我们都当上了小天地里的碎嘴子和无事忙。不久，赛拉斯·福斯德开门进来，他头上包着一条布巾，手里拿着一枝油烛。

“兄弟们，听我的话吧，”他打了一个又大、又深、又长的呵欠说道，“赶快去睡吧。天一亮我就要吹号，我们得去喂牛，给九条母牛挤奶，还有许多别的事情都要在早饭前做好的。”

在福谷的第一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我哆嗦着走进我那没有生火的房间，担心自己已经染上了严重的伤风（在过去几个钟头里这个感觉愈来愈明显），心里只怕到天亮被号声闹醒时，我已经是一个需要进医院的病人了。那天夜里我果然发了一夜烧，大部分时间我处在极坏的状态中，一个固定不变的念头老是逗留在脑子里，像钉在西西拉^①脑袋里的钉子一样，同时还有无数其他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来来往往起伏不停，于是这些不断变化的思潮又跟那个叫人受不住的固定念头纠缠在一起。我相信如果当时我把那天夜里所有的半醒半睡的梦境记载下来，一定可以预先看到这个故事里的几个主要事件，和这个悲剧的模糊的轮廓。最后，我从床上惊跳起来，见暴风雪已经过去，月亮照耀着一片雪景，好像一幅刻在大理石上的没有生气的风景画。

从远处，在月光底下闪闪发光的河岸那边，飘来了天空中仅有的一朵云儿的黑影，被风刮着，飞快地掠过草地和小

① 西西拉（Sisera）：是迦南王耶宾的将军，后来兵败逃亡，睡着时候被雅亿用橛子钉死，事见《圣经·旧约·士师记》。

丘，消失在枝桠光秃的树林间；可是一下子又出现在我们这边，接着便扫过了门口的石阶。

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世外桃源呀！

6 卡佛台尔的病榻

正如赛拉斯·福斯德预先关照过我们那样，天才蒙蒙亮，号角就响起来了，号声嘶哑、鼓噪，拖得长长的，把睡魔赶得无影无踪，好像这位硬心肠的老农民手里拿的是世界末日的号筒似的。

我听到床架发出的叽叽嘎嘎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候福谷的兄弟们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忙忙把衣服穿上，因为急于着手去改造世界，全都穿得歪歪斜斜的。齐诺比娅从门里伸出头来，要求赛拉斯·福斯德不要再吵闹，并且恳请他帮个忙，拿一抱木柴和一桶水放在她的卧室门口。在全家人中——真的，除了蒲丽丝拉，她在祈祷这一方面的习惯怎么样，我不能断言外——，在我们所有负着造福人类这种任务的传道人中，我想只有霍林华斯一个人用祈祷来开始这项工作。由于我的卧室和他的卧室中间只隔一层薄板，他那一本正经的喃喃祈祷声音直传到我的耳朵里，使我不得不成为他向创造者严肃地私语的旁听者。这引起了我对霍林华斯深深的尊敬；当时我们之间的友谊，或者后来日益变得更亲密的友谊——不，就是到后来看到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时——，可

以说都不能抹煞这种尊敬。在这个年代难得遇到一个有祈祷习惯的人（当然，教堂里讲台上的人是例外的），因此无疑地有一道变容的光辉照耀着这样的人，这道光辉是在日常生活开始之前，跟神灵交谈时，射在他身上的。

说到我自己，只是躺在床上；虽然我也祈祷了，可是那是个很不好的祈祷，我咒骂自己，像忍苦耐劳的约伯^①咒骂自己一样。原因是城市屋子里那种温室般的暖气，以及我耽迷过的奢侈生活，把我的精力消磨掉不少；前一天的严冬冽风，和充满在我们这座通风的旧农舍里的寒气，都浸入了我的心和骨髓。在这种困难的境遇之下，我诚意地愿望——虽然这样做很自私——最好把改造社会的工作延迟半个世纪进行，或者，无论如何，总要延期到我完全不能够再去与闻这件事情的日子才行。

凭普通的常识看来，即使有一个社会比我过去经常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还要好，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个过去的社会已经使我够满意了。我那间舒适的单身汉客厅，阳光既充足，光线又不太强烈，窗上挂着帘子，地上铺有地毯，卧室就在隔壁；在我屋子中央的那张桌子上，放满了书籍和刊物；我的书桌上摆着一首写了一半的诗，分节的方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早晨我在阅览室或名画展览馆里闲逛；中午我沿着使人感到愉快的人行道散步，一张又一张叫你见了高兴的脸从你的眼前掠过，而且你自己也混在那兴高采烈的人群中

① 约伯（Job）：希伯来族长，忍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见《圣经·旧约·约伯记》。

间；我在“古英国”吃晚饭，那儿有一百多种菜让你挑选，能够吃得像魔术师迈古尔·司各特吃那些由魔鬼从法国国王厨房里拿出来的菜那么香；晚上我去弹子房、音乐会、戏院，或者高兴的时候就去参加某人的晚会——还有什么比所有这一切更好的呢？在牛房前面堆满了东西的空场上，锄草、刈草，辛辛苦苦地工作着；给两对公牛和十二条母牛当丫头；吃的是咸牛肉，而这种咸牛肉还是用血汗换来的，而且因此我还抢走了别人的饭碗，从那些可怜虫的嘴里夺走了不好吃的面包——这难道是更好的生活吗？尤其是像我那样，发起烧来竟可以亵渎神明而死，这可算是比较好的吗？

在这种十分不愉快的境况之下，仿佛有一炉火藏在我的心头，另外一炉火藏在我的脑袋里，发出热气使我不断地感到周身沸腾，但是光想到露出像一个指头那么小的部分，让它接触到室内冷冰冰的空气，心里就会直发抖。我一直躺在床上，到吃早饭的时候，霍林华斯敲门走进来。

“喂，卡佛台尔，”他喊道，“你很有希望成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庄稼人。你今天究竟打不打算起来呀？”

“今天不起来，明天也不起来，”我很失望地说。“我恐怕这一辈子也起不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的可怜情况，并且要求他用一辆密不通风的马车把我送回城里去。

“不行，不行！”霍林华斯很和善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真的害了病，我们一定得照顾你。”

于是他在我房间里生了一个火；由于外面地上还积着雪，

他没有事可做，就充当我的护士。大夫请来了，他是主张“同种疗法”^①的，因此虽然给了我两个星期的药，但是份量却少得只有放在针头上的那么一些儿。他们用麦片粥喂我，因此我很快消瘦下去，变成一具活骷髅了。不过我总算得到了不少关于那场病的宝贵的回忆。

霍林华斯照顾我比亲兄弟还要周到，这给了我一种说不出的快慰。大多数的男人——当然我不能够经常自称是个例外——对待在我们自私自利生活的粗暴排挤当中，因遭遇到疾病、衰弱或任何天灾人祸而变得沮丧和懦弱的那些人们，即使没有绝对的恶感，总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确，基督教的教育和由于因这种遭遇而产生的同情，以及女人的具体例子，都可以改良甚至可能推翻我们男人的这种冷酷的特性；但是这种特性是生就的，我们野蛮的兄弟往往把自己中间患病或者残废的人当做敌人一样践踏，这种行为也是很普遍的。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负伤的鹿四散逃跑，患病的狮子悲哀地退缩到自己的洞窟里去。除了恋爱、亲戚的情谊和其他长时期习惯性的感情，我们实在一点也不慈爱的。可是在霍林华斯的硕大、壮健的个子里面却有一些女人的性格。男人们对于自己最好的性格常常会感觉不好意思，他却没有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而且他似乎从来就不知道在自己心里还有一个温柔的特点。不管怎样，我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不过后来几乎都忘掉了。我想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霍林华斯这样的人。在他粗浓的眉毛下面生着一对下陷的

① “同种疗法”是用健康的人吃了会生病的那种药来医治病人。

黑溜溜的眼睛，当我精神颓丧、战栗不定的时候，他的目光使我感到温暖和愉快，比炉子里不论什么样的火焰都有效得多。

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在旁边，真是够福气的！除非身边有一个像霍林华斯这样的朋友——大多数是不会有——这个人还是下个决心孤孤单单地死去的好。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会碰到多少人，他愿意挑选他们做自己临终时候的伙伴！当我发烧到最高的时候，我要求霍林华斯不要让任何人走进我的房间，而要求他常常握握我的手，对我讲一两句话，或者，如果他认为应该那样做的话，让我听他祈祷，使我感觉到他不断在我身旁；那样他才会亲眼看见我应付那最不幸的事情时是多么勇敢。那时候我已经死心塌地地等死，结果却没有死成，这件事直到今天还使我觉得几乎是一种遗憾，因为当我踏上那条完全陌生的路径时，霍林华斯会一直陪伴着我到生命的边缘，并且他那充满着友爱和希望的声音还会远远地传到生命的边缘的那一边去。如今，我要是去请他来，他也决不会到我的床前来的，而且即使他来了，我也不会死得舒服一点的。

“这一次你不会死的，”他严肃地微笑着说。“你对于病一点儿也不懂，把自己的病看得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我想死，死神就应该把我带走，”我略带着我一向所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口气回答说。

“你是不是活着没有一点儿事情干，”霍林华斯问道，“因此就认为自己可以就这么死去吗？”

“一点儿事情都没有，”我回答说；“除了写些美丽的诗句，

以及跟齐诺比娅和其余的业余农民在我们的田园生活里尽一些职务之外，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好干了。在发烧时神志不清的状态中看这项工作，它显得似乎只是一种空想。不过，亲爱的霍林华斯，你的职业分明是该做个牧师，不分昼夜地帮助你的同胞，使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心里能够得到平安。”

“哦，你根据我哪一种性质，”他问道，“猜想我适合于做这种可怕的牧师呢？”

“根据你的软心肠呀，”我说，“在我看来那就是上帝的慈爱的反映。”

“哦，你认为我心肠软呀！”霍林华斯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句。“可是我却认为在我的性格中最显著最特出的是刚强而严酷的意志。一个人没有权利像我这样执拗，这不但是我的本性，同时我也有必要这样。”

“我不相信这话，”我回答说。

但是后来有一天他这句话回到了我的脑子里。

像霍林华斯所提到的，由于不懂病理，我的病大概根本就没有像我自以为的那么严重。作了那么多悲惨的准备，却发现自己的病逐渐好转，这真有点气人了。

这里所有的人都尽全力来照料我。齐诺比娅每天把她亲手煮的麦片粥拿来给我吃（如果要说实话，她那煮粥的技能是不太高明的），每当我仿佛觉得想闲扯的时候，她就坐在我床前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使我的脉搏不必要地多跳了几下。她的才能在她那几篇短短的故事和短篇论文中，根本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她完全是为了缺乏一条比较适宜的途径，才

不得已向文学方面寻求发展的。她是一个天生的树桩演说家^①，她还可能成为成千种其他人物。我看出齐诺比娅没有受过严格的教养；她的思想上充满了许多杂七杂八没用的东西。当时我的精神和身体还很衰弱，因此有时候，听到她那大言不惭的哲学思想会大吃一惊。她毫不犹豫地推翻人类一切的制度，仿佛借用扇子的微风把这些制度吹散开去。一个女改革家，由于她本能上就了解人生的意义何在，因此在攻击社会的时候，往往直接就针对那一点进攻。特别在性关系方面，不用说是最早引起她的注意的一些事情之一。

齐诺比娅确实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人。她的朴素简单的衣服遮掩不住，也几乎丝毫不影响，她那女王似的姿容。她的身材和容貌在全世界都应当留下肖像。只让少数几个人有这样的眼福，对其余人说来是件很不公平的事。舞台才是她适当的发展范围。此外，她还应该看作是自己的本分，永远坐着给画家和雕刻家当模特儿；特别应该给雕成像，因为冰冷的大理石像惯常只披极少的衣服，那一来，她那毫无瑕疵的身体就可以一饱人们高雅的眼福了。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她那天然的红润的双颊，甚至她那浑圆的肉感的手臂，以及她那丰满的胸部袒露的部分——总之，那温柔的化身——有时候迫使我闭上眼睛，仿佛盯着她看是不很正当的行为似的。毫无疑问，疾病和疲劳造成了我这种病态的神经过敏。

我注意到齐诺比娅的头发上经常戴着一朵刚摘下来的鲜

① 树桩演说家：以前美国政客往往站在树桩上发表自己的竞选演说。

花，并且觉得奇怪她是怎样把花弄到手里的。那依旧是一朵在温室里生长的花——一朵外国种的花——一朵热带地方的花，它好像是怀着热情而生长出来的，在那块土地上连野草也长得热烘烘和香喷喷的。虽然每天的花和前一天的花不相同，可是所有那些花的浓艳色彩都和佳人的美貌融洽成为一体，因此我每天都认为当天所戴的那一朵正是适合于她佩戴的唯一花朵；真的，它是那么的合适，显然造物主运用他那丰富的才能创造了这朵花中之宝，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它配得上装饰齐诺比娅的头部。也许是因为我发高热，脑子里才充斥了这些古怪的思想，要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可能这朵花就不会显得这样华丽和奇异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病得最重的时候，我竟断定那朵花是超自然的。

“齐诺比娅是个女巫！”我有一次悄悄地对霍林华斯说。“她跟‘蒙面小姐’是姊妹。她头上那朵花就是一种护符。如果你把那朵花抢去，她就会消失不见或者会变成别的东西。”

“他讲什么？”齐诺比娅追问道。

“简直无聊极了，”霍林华斯回答说。“我相信他有点儿神经错乱，他讲你是个女巫，还说你头上戴的花有魔力。”

“这是一个发高热的诗人该有的想法，”她同情地笑着说，一面把花拿下来。“我什么事情都不屑依靠魔术。这儿，霍林华斯先生，如果这朵花有任何能力的话，你可以保存这个符咒，可是我不能答应你明天就不戴一朵新的花来。只有戴花是我在过去比较灿烂、比较快乐的日子所做的许多事中，现在还继续做的唯一的事了！”

这件事情最奇怪的一面是在我脱离了昏迷状态很久之后

——事实上，自从我认识这位非凡的女人之后，始终如此——她每天佩戴的花仍旧影响着我，虽然程度上比较轻微，但是还是那样影响着我。想来一定是这样的原因：不管她是不是故意这样做，她最喜爱的这个装饰品，实际上就是齐诺比娅的性格的一种微妙的表现。

有一个问题——我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我对它做了许多次的猜测仍旧搞不清，那就是到底齐诺比娅结过婚没有。必须说明，这个念头并没有我亲耳听到的任何事实或暗示作为根据。在我眼里，她是那么年轻，我认为在一千个女人当中也挑不出一个像她这样鲜艳红润的美人儿，因此根本不必说，在她命运中的那件大事一定已经完成了；可是，她将来会带来人生所有最丰富的礼物的可能性却大得多了。社会上好像有许多人跟齐诺比娅很熟悉，那么如果像这样一个女人的终身大事已经决定了，怎么没有人知道这事呢。不用说那是荒唐可笑的胡思乱想——如果你猜想这个美丽的女人，既有钱，又拥有一个足以称得上高贵的身份，有可能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身体送给别人；而且即使有那样的事，别人的窃窃私语和怀疑，最终也会逐渐把事实的全部真相散播开去的。但是我又想到她原先的家是在几百里以外，可能那边的社会上已经充满了谣言，或者在她的家乡已经流传过一时，等到谣言慢慢地顶着风向我们的东北方城市传来时，可能在抵达这里以前，已经像烟雾一样消散了。

我再明白地重申一遍：我自己知道像这一类的任何推测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可是有一种直觉——也许根本是鬼话，也许是敏感的推理——这种直觉在我们身体衰弱的时候就会产

生出来。一个人害过一场大伤元气的病以后，或者他吃的蔬菜使他血液里有了过多的醚时，脑力往往会比体力强。在那种时候脑子里就产生种种幻想，使人常常会想象虚妄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也想象真实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伴侣的一举一动对我们的影响，要大大地超过强健的身体，所给予我们的那种抵抗和自卫的力量。我想齐诺比娅的一举一动有力地影响了我，并且在我这次身体虚弱期间，把我变成了一个有些像催眠术里的“千里眼”了。

此外她那谁都能够看出的放荡不羁的举止也完全不像个处女（虽然有些人会认为这种举止是一个年轻寡妇或者一个妙龄保姆的最完美的风度）。有什么女子曾经像齐诺比娅那样笑过呢？有什么女子曾经用像她那样柔美的声调讲过话呢？我还时常这样想：她那种毫不拘束和已成习惯的态度，也只有婚姻已经向她们打开神秘之门的女人所可能具有的。不过有时候，我竭力要自己为这些推测觉得惭愧。我承认完全是出于男人的一种下流思想——一种不道德地判断人的恶行，而且男人时常因此得罪女人——我才这样误解了一种高贵和慷慨的性格所具有的既可爱大方又温柔动人的率直态度。尽管我自作解释并且责备自己，还是徒劳无益。这个想法老是纠缠着我：“齐诺比娅是有夫之妇，齐诺比娅懂得人生的乐趣和爱情！这朵盛开的玫瑰花既没有卷拢的花瓣，也没有隐而不见的露珠！”——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这种想法就一下子把所有其他的结论都抹煞了。

齐诺比娅知道我在注意她，可是我想她不知道我所注意的目标。

“卡佛台尔先生，”有一天当她把我的麦片粥放在桌上，看到我在注意她，就说道，“这几年来我在社会里厮混，有许许多多的眼睛注视过我，可是我想，像你常常赐给我的这种眼色，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你好像对我很感兴趣；可是，除非一个女人的直觉这一回并不正确，我觉得你并不爱慕我；那么你究竟想在我身上发现一些什么东西呢？”

“你生活中的神秘，”我回答说，她那冷不及防的进攻吓得我把真话讲了出来。“你决不会告诉我吧。”

她把头凑近我，让我窥视一下她的眼睛，仿佛在向我挑战，要我拿一根铅锤线垂入她的思想深处似的。

“现在我看不到任何东西，”我闭着眼睛说，“我只看到一个妖怪的面孔在一座深井的井底向我发笑。”

当一个单身汉知道或者怀疑自己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已经失身，往往会觉得自己仿佛受了骗。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了。这完全是一种空论，因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不会对齐诺比娅钟情的。可是当我身心虚弱的时候，这个谜使我的神经过分紧张，以致我抱着极无情无义的心情，开始希望她不要再打搅我。她煮的麦片粥也是坏透的东西，差不多总带有松木的烟味，就像人家说的，在女巫调制的最精美的珍馐里也免不了有一股邪味。为什么她不让别的女人来管理我的麦片粥呢？不管她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能，造物主无疑从来没有想叫齐诺比娅成为一个厨师。如果造物主有这种打算的话，那么她也只该去烹饪供应人们在大宴会上，喝着杯杯令人陶醉的醇酒之间，所吃到的那些最丰美最喷香的佳肴。

7 养 病

当我的病况好转，一有了回想旧事的能力时，我就向人打听由霍林华斯以中间人身份介绍来的那位古怪的小客人的情况。现在看来，似乎可怜的蒲丽丝拉并不像我们起初所猜想的那样，真的是从云里跌落下来的。她来了之后，城里一个传教士寄来了一封介绍她的信，里面附着一张品格证明文件，信上还提到她的情况。依照写介绍信的人的看法，她的境遇使她特别适宜在我们这里找个避身之处。信里含着一个不十分明了的暗示，暗暗提到，不管那是些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如果蒲丽丝拉最近没有从某些特别危险，或者特别困难的处境里逃跑出来，那么她依旧会遭遇到这种危险或者困难的。如果我们对于接待一个在这样的危难中，又被人这样热心地介绍给我们的请求者这一事还有迟疑的话，那我们实在不配享有一个慈善团体的美名，何况这位奇怪的姑娘工作非常勤勉，而且还会做一手的好针线呢。虽然这样，一层模模糊糊的薄雾仍旧笼罩着蒲丽丝拉，并且直到现在还阻碍着她在有血有肉的人群里获得一个十分明确的位置。

她最初在我们这儿出现的时候，齐诺比娅对她所产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到现在仍旧那么强烈。我时常听到她那温和的、轻轻的脚步声陪着齐诺比娅轻快而坚定的脚步声

走上楼梯，跟在她新朋友的身旁，沿着过道轻轻地走着。齐诺比娅一走进我的卧室，她就停下步来。有时候齐诺比娅见蒲丽丝拉整天跟着她，会感到有些不高兴。她会用一种命令式和不十分和善的口气，劝她出去散散步，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或者到牛房里去干她的活儿，并且告诉她——但是并不十分肯定——，如果有空的话，她会来找她，跟她在干草堆上坐一会儿。蒲丽丝拉对她的一片爱心分明只换得微薄的酬答。霍林华斯也是她极喜欢的人。当我的听觉还保持着一个身体衰弱的人的那种易感性时，我时常听见从楼下房间里传来低微、愉快的说话声，有时候一连几分钟之久；最后我听出那是蒲丽丝拉的声音，像一条小溪流似的，跟霍林华斯滔滔不绝地谈着。她跟他讲话，要比跟齐诺比娅讲话自由和随便得多；实际上，她对齐诺比娅有的似乎只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情，而并不怎么把她当作心腹。如果蒲丽丝拉选拔我做她所喜欢的第三个人，我就会认为自己的品质更好了。可是，她虽然在表面上对我相当好，我总认为她对我并不像对霍林华斯和齐诺比娅那样另眼看待。

那时候我还在养病，有一天上午，有人在我卧室的房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我敏感地知道是谁在敲门，马上就说，“进来，蒲丽丝拉！”我没有弄错。果然是蒲丽丝拉——一个脸色苍白、大眼睛的小女人（因为她大概快到二十岁，至少眼看就要跨过少女时期的界限了），但是脸色没有我上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那样苍白，不论身体或精神，都好多了。我初次看见她的时候，她使我想起了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一些植物，它

们在一个给一道墙团团围住的院子里的砖块缝里挣扎着生长，那里不但泥土稀少，而且永远见不到阳光。目前，她虽然还没有达到艳丽的程度，然而可以看到这个姑娘的血管里已经有了成人的血液。

蒲丽丝拉轻轻地走到我的床前，手里拿着一个烫得非常仔细、平滑、用雪白的麻布做成的东西。她好像并不害羞，一点忸怩不安的样子都没有。我想我身体的虚弱给了她一种理由来接近我。

“你需不需要这个？”她问道。“这是我替你做的。”

是一顶睡帽！

“我亲爱的蒲丽丝拉，”我微笑着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戴过睡帽！不过既然我现在是一个可怜的病人，或许戴一顶会好些。你做得多好呀！不，不；你做得这样精巧的一顶睡帽，我可不舍得戴，除非在白天我坐起来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戴。”

“这是用的，不是为了好看，”蒲丽丝拉回答说。“我如果高兴，还可以在上面绣些花，把它弄得更漂亮些。”

当我举起睡帽，称赞着那精致的针黹时，我看见蒲丽丝拉手里拿着一封密封的信，等着给我。这封信是那天早晨从乡村邮局里送来的。我没有马上伸手去接那封信，她就缩回手把信贴在胸前，双手压着，这个样子可能在她已经是成了习惯了。现在当我把眼睛从睡帽上转向蒲丽丝拉的时候，我猛然觉得她的风度，可不是她的身材，以及她的面部表情，然而不是她的容貌，跟我时常看到的一个朋友，一个当代最有才华的女人，有点相像。那种风度我可无法形容。最容易说

得使读者明了的特征是肩膀上的一些曲线，和那半开半闭着的眼睛，她那穿过眯起来的眼缝的目光，似乎比张大眼睛的时候更能透入我的眼睛。她跟那人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绝不相似的地方，真是一个奇妙的化身。

“蒲丽丝拉，你把那封信给我好吗？”我说。

她怔了一怔，把信放在我手里，那个曾引起我注意的模样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蒲丽丝拉，”我问道，“你曾经见过玛格兰·富勒小姐吗？”

“没有，”她回答说。

“因为，”我说，“刚才你使我想起了她，而且奇怪得很，恰巧这封信就是她寄来的。”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蒲丽丝拉显得非常不安。

“我希望人家不要对我乱想这样的怪事情！”蒲丽丝拉很生气地说。“我只不过拿了她的信，怎么会因此就像起那位小姐来了呢？”

“当然啰，蒲丽丝拉，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解释才好，”我回答说；“我也并不认为这封信跟我那个感觉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桩凑巧的事罢了。”

她急急忙忙走出房间，在我病愈前，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蒲丽丝拉。

在我恢复健康期间，我觉得孤寂，就不断地看了爱默生^①

^① 爱默生 (R. W.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哲学家、诗人。

先生的散文、《日规》^①、卡莱尔^②的著作、乔治·桑^③的浪漫小说（这是齐诺比娅借给我的），以及这个或者那个兄弟姊妹带来的其他书籍。这些书的内容大多数好像是一个孤独地站在人类前进先锋队前哨岗位上的哨兵所发出的呼声；或者，有时候好像是从旧日碎瓦颓垣当中所发出的悲鸣，可是又带着一种对将来怀着希望的回声，除此而外，这些书没有什么相同之处。这些书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进香客（至少要比任何其他知识分子的作品好，这些作品里具有发挥作用的要点从前曾经出版过），我们现时的野营已经深入浑沌的荒地；远远超过任何人类十字军的队伍曾经进军的深度。傅立叶^④的著作同样引起我很大的注意，那是一套非常沉闷的丛书，从他的书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他的主义和我们的主义相同的地方。但是在基本原则，这两种理论好像天涯海角，相差很远，因此实际上相似的地方很少，并不像世人所以为的那么相同。

我跟霍林华斯谈起傅立叶，并且把我印象最深的几段翻译给他听。

“由于人类进步的结果，”我说，“当整个地球达到最后的

① 《日规》(Dial)：曾在美国波士顿出版的一种杂志。

②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散文作家、历史家、哲学家。

③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法国女作家 Madame Dudevant 的笔名。

④ 傅立叶 (Francois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提倡“共产公社”。

完美阶段，辽阔的海洋将变成一种特殊的柠檬水，就像在傅立叶时代巴黎风行过的那种柠檬水。他把它叫做‘香梨柠檬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想象一下，城里的码头天天泛滥着这种香喷喷的饮料！”

“为什么法国人不马上把它制成五味酒^①呢？”霍林华斯问道。“水兵们会很高兴乘了船，拿这样的东西来做生意的。”

我继续尽我的微力进一步解释傅立叶主义里的一些问题，处处引用一两页原文来举例说明，并且征求霍林华斯的意见，把这些优美的特点介绍到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去是不是有利。

“我不要再听这种话了！”他极端厌烦地嚷道。“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家伙的！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他选择了这个自私自利的原则——就是认为全人类都有过错的原则——人类的心肠都是墨黑的，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部分连自己见了都会不寒而栗——而这也正是宗教教规倾全力所想消灭的目标，并且他不挑选这种原则作为他的主义的基础，这个家伙本身还会犯什么比这个更丑恶的罪呢？他利用并助长了所有潜入我们的性格里来的邪恶、卑鄙、下流、污秽、兽性和令人痛心的堕落，使它们成为实现他那可怕的革新的有效工具。他在书里描写的那个已经完成的天堂，跟他指望用它来建立这种天堂的那个原则再相称也没有了。可恶的流氓！”

“但是，”我说，“想到他的主义所保证的幸福——那些幸福一定是非常正当的，他的同胞才那么赏识——我不免想到

① 五味酒：一种柠檬汁、糖和葡萄酒的混合饮料。

一般的法国人不会一下子就接受他的理论的。傅立叶提出他的见解的方法不是含有一种民族的特性吗？他并不自称这是出于灵感。他并不相信是上天授权他讲的——斯维登堡^① 就曾经这么讲过，除了法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籍，有着同样重要的任务需要传达的人，也都会这样讲的。据我所知道，他传布自己的主义，完全是自作主张的。他完全是凭个人的智力和聪明去探求并且发现上帝对过去、现在和整整七万年以后的人类的整个计划的！”

“把这本书拿走！不要再让我看见，”霍林华斯现出极憎恶的样子说，“否则，我干脆地告诉你，我要把它扔到火里去了！说到傅立叶，如果他能够的话，就让他去把地狱变成一个天堂吧！我实实在在相信，他此刻正在地狱里挣扎着呢。”

“我想，傅立叶还在嚷呢，”我说——我讲这话并不是对傅立叶抱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替霍林华斯心里那个印象加上最后一笔罢了——“嚷着要一小滴他所心爱的香梨柠檬水！”

想跟一个这样善辩的人争论是不会有什麼益处的；因此我把这问题丢下，再也不提起它了。

然而，如果使他感到那么愤怒的那个主义，的确包括几乎人类所有的智慧、高超的眼光和想象的美丽，那么我怀疑霍林华斯的智力是不是够得上接受这个主义。我开始明白他跑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并非真的跟我们有同样的情感和希望，主要还是为了我们逐渐与世界疏远，而他那孤立、独特的人

^① 斯维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作家。

生目标早已使他和那个世界发生了冲突。霍林华斯一定天生具有一种伟大的慈善精神，这种精神既深厚又温暖，足以成为无私美德的根源，上帝常常赐给人这种优待同类的权利。这种天生的本能还是在他心里存在着。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亲自受过它的好处。从他对待蒲丽丝拉的情形也可以看出这种慈善精神。在这里随时碰到的一些情况会加强他那颗仁慈之心的了不起的力量，当那些情况还影响着他的时候，会使他显得是一个世界上最仁慈最忠诚的朋友。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你就看不到他前一天的仁慈，伤心地逐渐感觉到霍林华斯有一个你永远比不上的、更亲密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他自己想象中那个阴森森、鬼形鬼状的怪物；他在这个怪物身上倾注了心中所有的热情，而且最终自己却变成了怪物的奴隶——这些胸怀大志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怪物就是他的一套行善理论。

想到这个结果主要正是由他对慈善事业的一番热忱造成的，使人一想起这个结果就感到格外痛心。的确很痛心，但是又决不是不普通的事。他教导自己的好心肠专门向一方面施舍他的温暖，因此在热爱一般人的其他方面的伟大表现，就都没有了，也没有留下什么温暖去培养个别的友谊，除非这友谊在某些情形下，能够满足他所误认为上帝的天使的那种可怕的利己主义。如果霍林华斯受到过更多的教育，他可能不会这样不可避免地摔进这个陷阱里去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追求工作教育了他。除了那一方面的事之外，他什么都不懂；他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朝那个方向思索，而且感情是那么深，因此宇宙间所有的理由和正义当然都好像集中在那个方向了。

我个人认为霍林华斯在他一生中的这个阶段，愈来愈疯狂了；就像对其他疯人一样（我把各种程度的幽默作家都包括在内），你需要凭一种忠实的友谊来抑制自己去说他是一个使人受不了的讨厌东西。这样长时期的老调重弹——反来复去老谈同一个见解。他的目的（他通过演讲和散发小册子使大家对他的目的太明白了）特别是要募集一笔款子，使他在建造一座大厦之外，还能备有一笔类似大学基金的资金。在这个基础上，他打算和几个门徒全心全意从事对我们犯罪弟兄们的改造和精神修养的工作。霍林华斯所梦想的大厦是他唯一的空中楼阁；这是他拚命想使自己的好梦得以实现的物质方面，他使肉眼能够看见这个计划，这样就可以使计划显得更加明确，就可以把它掌握得更紧，抓得更牢。我已经不知多少次看到他拿着一枝铅笔、一张纸，在画建筑物的正面、侧面或背面的草图，或者在设计内部的布置；那种热情就跟别人在设计一座准备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在那里面过幸福生活的房子时一样。我们在晒干草季节中闷热的下午，常到一条小溪边乘凉，我知道他已经在那里捡了许多小石子，开始盖了那座大厦的模型。他的灵魂跟所有其他的幽灵不同，经常在一所根本不存在的屋子里出没，而不在一座陈旧不堪、充满着恋爱、快乐和悲伤的传说的房子里出没。

“亲爱的朋友，”我有一次在离开病房前对霍林华斯说，“我真希望能够把你的计划当做我的计划，因为我觉得能够跟你走同样的道路是非常幸福的。不过，恐怕我当一个慈善家是不够坚定的——或许在这方面我特别不够坚定——或许，不止仅仅在这方面不够坚定。要是果然是这样情况，你受得

了我吗？”

“至少我还得等一个时期，”霍林华斯回答说，严肃而忧郁地盯着我。“但是除非你为了实现我那人生的伟大目标和我同心协力，你怎么能够做我终身的朋友呢？”

天啊！一种可怕的猜疑不知不觉钻入了我的心里，并且像蝮蛇的毒牙似的刺痛了我的内心。我不禁怀疑霍林华斯当初在我床前操那么大的心照料我，是不是打着鬼主意希望我能成为他的见解的皈依者呢！

8 现代的世外桃源

五朔节^①——我忘记到底是齐诺比娅独自决定的，还是我们大家投票一致决定的——已经被我们宣布为一个不定期的节日。节日延期庆祝了，等太阳有适当的时间把沿着石墙上背风处的积雪融化掉，等那上面长出几朵最易生长的野花来的时候再庆祝。在代替节日那天的上午，我把窗子打开，让一些温和的空气吹进我的卧室，我感觉到再把自己像犯人一样地关在屋子里，实在太荒谬、太没有大丈夫气概了。因此我就下楼走到客厅里去，看见里面没有人，又朝牛房里走去，从那里传来齐诺比娅的声音，和一阵阵难以辨别的女人的笑

^① 每年5月1日为五朔节，俗例用花冠戴在五月女王（由少女扮装）的头上和举行跳舞来庆祝。

声。当我走到那里，发现这些愉快的笑声是蒲丽丝拉的，心里感到有些惊奇。

她们两个人一起去采了五月花回来。她们采到许多的秋牡丹、好几把矢车菊、一些耧斗菜、几朵长梗的紫罗兰花和一些白色鼠麴花，她们的篮子里还装满了灌木和大树的细枝。其中以枫枝最为好看，它的叶子像五月里鲜红色的蓓蕾，又像十月里金黄色的菜瓣。齐诺比娅对于花草毫不怜惜，她还从一棵樱桃树上折下一根开着花的树枝，并且用这些各种各样的田园中的装饰品替蒲丽丝拉打扮。蒲丽丝拉给打扮得很风雅。我回忆上文形容过的那个脸色苍白、被霜冻坏了的姑娘，真想不到她能够打扮得这么娇媚。可是，在那些芬芳馥郁的鲜花当中，而且还在很显著的地方，却插着一根臭味四溢、样子难看的野草；我一看到它，就觉得它把四周所有的花的诱人的力量都糟蹋了。齐诺比娅的眼睛里闪着一种暗藏的恶意——姑且不把它称做凶狠——从这种眼光中似乎可以看出她这样做法有些不怀好意。

至于她自己，却看不起野生的花叶，除了她那朵长戴的热带花之外，她什么东西都不戴。

“卡佛台尔先生，你现在对蒲丽丝拉怎么看法啦？”她问道，像一个孩子盯着自己的洋娃娃那样地打量着蒲丽丝拉。“她值不值得你写一两首诗呢？”

“只有一件东西不顺眼，”我回答说。

齐诺比娅笑了一笑，把那根含有恶意的野草扔去。

“对了；现在她值得人家来写几首诗了，”我说，“而且应该由一个比我更高明的诗人来写。她活像新英格兰的春天；颜

色晕淡，相当清凉，却满有阳光。她带给我们几朵阿尔卑斯山^①上的花儿，作为将来某种更鲜艳，然而不太美好的东西来临的预兆。一朵秋牡丹是最适合于她的典型。”

“蒲丽丝拉健康好转后，”齐诺比娅说，“我觉得她显得最突出的就是她那股野气。看起来她是一个那么恬静的小个子，叫人家真想不到她会那样的。哎呀，我们一起在树林里蹒跚的时候，我简直就没法不让她像一只松鼠似的爬到树上去！她以前就从来不知道在自由的空气里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因此这种自由生活使她如醉如狂，仿佛喝醉了酒似的。她还认为这里简直是一个天堂，而且我们大家，特别是霍林华斯先生和我，都是天使！看到一个人那么快活——特别是一个女人——使人觉得很可笑而且几乎还会产生恶感呢。”

“女人家总是比男人快活，”我说。

“卡佛台尔先生，你必须纠正那种想法，”齐诺比娅傲慢地回答说，“不然的话，我会认为你缺少诗人的眼光了。你平生可见过一个快乐的女人吗？当然，我指的并不是女孩子，像蒲丽丝拉这样一个女孩子，以及成千的其他女孩子——因为她们在生活经验的愉快的一面时，全都是一样的——而是指的一个成年的女人。当她发现命运分配给她的只是一件事，而她必须千方百计地把她构成为她整个生活的内容，这样她还能够快活吗？一个男人却有不可胜数的事情可以任意选择。”

“我想，一个女人，”我回答说，“如果反复不断地干她那桩唯一的事情，那也可以补偿单调的生活。”

① 阿尔卑斯山（Alps）：欧洲东部最高的山脉。

“哼！”齐诺比娅说。

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蒲丽丝拉远远看到霍林华斯从田里回来，他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肩上扛着一把锄头。她立刻跑去迎接他，边跑边跳，心情像五月早晨的微风那样轻松，只是手足由于太少活动而显得不够敏捷；她一面还拍着手，手舞足蹈，这是年轻的姑娘们心里过份兴奋的时候常有的态度。可是突然间，当她走到离开霍林华斯还有一半路的时候，她停了下来，掉过头朝着河水、道路、树林，还回头朝着我们张望，那样子好像在倾听什么声音，仿佛她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然而不知道究竟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

“你把她蛊惑了吗？”我问道。

“那倒不是我的魔术，”齐诺比娅说，“不过我见过这个女孩子以前有过一两次这种同样的情况。你想得出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想不出；除非，”我说，“她天生能听到那些‘无形的舌头说出人名’，这是弥尔顿^①讲过的话。”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蒲丽丝拉的活泼劲儿似乎一下子完全消失了。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直到霍林华斯走到她面前，牵着她的手，把她带回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她又有点像原先我所看见的那个脸色苍白、毫无生气的蒲丽丝拉，而一点儿都不像几分钟以前看到的那个满头花朵的五月女王了。这种突然的转变完全是由高度的神经过敏所造成，继续不断

①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大诗人，著有《失乐园》、《复乐园》等史诗。

的发生，结果成了这个女孩子的特性，不过这种转变的次数随着她身体的强健逐渐减少了。

我现在又开始能够走路了。我这场病成为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一条通道；我仿佛用我的两手和双膝趴在地上，穿过一个又低又暗的拱门，从古老传统主义的生活里爬出来，进入了拱门的那一边比较自由的地区。从这方面来说，那场病就好像是死亡。而讲到死亡，经历这一场死亡也是值得的。要不那样的话，我是摆脱不了自己那些数不清的愚行、虚饰、偏见、习惯，以及诸如此类不可避免地落在沿着大路行走的人们身上的俗世垢尘的，不管人们在到处都是露水的早晨启程朝山进香时是多么清洁，还不到中午，这些尘埃就已经把他们全身都弄得肮脏不堪了。除了我以前过惯的那种生活方式外，我的体质是不适宜过任何一种比较好的、真实的或者更活跃的生活方式的。因此我的体质就像一件穿旧的或不合时令的外衣被剥下来，摔在一边；我的骨骼经过一阵抖颤之后又重新开始穿上衣服，而且比穿着以前那套衣服时要满意得多了。实实在在，千真万确，我完全变了个人了。当我把死亡的重担老早丢入坟墓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可不在乎，就像现在我对病中所失去的肉体一样不在乎，我只感到无比的欣喜，而我的心灵也将随着前进不息的过程走上另一阶段。

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我半信半疑地认为弟兄们的劳动已经实现了傅立叶的一些预见。他们改良的耕作法以及在他们严肃的生活中的道德，开始对这个物质世界和它的气候产生了影响。在我新近这种热情洋溢的心情中，男人看来是多么强健雄壮——女人，哦，多美丽呀！——而地球是一个绿色

的花园，开着五颜六色讨人喜爱的花朵。因此，我虽然用了种种人工的方法破坏了造物主的规律，造物主还是把她自己当做一个严厉然而仁慈的母亲来对待我，她的孩子淘气的时候，她就用戒尺打他，可是随即又一变严厉的态度，去抚慰她的孩子，给他赔一个笑脸，亲一个嘴，并且给他一些好看的玩意儿。

在我养病蛰居的期间，我们这个圣徒和烈士的小团体已经招募了一些新团员。他们大多数人经历过人生的苦乐，他们唾弃寻常的职业，可是他们的年纪还不太大，也没有深深地受到过痛苦，所以对将来会有好日子过还没有失却信心。他们互相交换意见时，常常会发现这种社会的观念在暗地里已经不约而同地发展了好几年了。在他们当中，有思想丰富、皱纹颇深的面孔；眉毛黑黝黝的，可是那些眼睛却不需要戴眼镜，除非在学生时代过早给不够光亮的灯光弄得模糊了，他们中间很少人有一根白发的。老年人，心里眷恋着过去，旧日的习惯好像一层石块似的把他浑身包住（只是从前适应环境的能力却一点儿都没有保留），是完全不适合像这样的一个事业的。青年人，像刚出现的曙光，也很难适合我们的要求；这是因为青年人看到的是青春的活力像灿烂的晨光一样照耀在一些枯草荒沙上，而正是在这些枯草荒沙上，我们看到青春的消失。不错，我们有非常年轻的人和我们在一起——脸上还没有长胡子的小伙子，十三四岁双颊红润的女孩子，以及高过人的膝盖、高矮不一的孩子——但是这些人主要是被送到这儿来受教育的，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个宗旨，是我们所规定要布置的一项工作。我们还有从城市和其他地方来

寄居的人，他们和我们亲密地住在一起，或多或少地都赞成我们的见解，并且有时候也参加我们的劳动。

总而言之，像这样聚集在一起的团体是非常少的；或许按理也不能期望它维持得很长久。个性特别的人——就像我们中间那些可以称做顽固分子的人——是最不容易把他们缚成一捆的。不过，只要我们的团体存在下去，凡是有思想情感而本性又奔放的人，一定会发现我们这里有许多吸引他来的特点，这是他走遍了其他各处所找不到的。我们抱着各不相同的信念和见解，而且在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问题上，一般总是互相宽容的。在我看来，我们的结合不是肯定的，而是否定的。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个别的人因为一两桩事吵过嘴，而现在大家都一致同意，再跟着旧社会制度去混是很不适当的。至于什么应当淘汰，意见就很不一致了。我们不太注意——至少我从来就不注意——成文宪法，我们是在它的规定之下，开始了太平盛世的。我的希望是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创出一种正确而且可以采用的生活方式；而且即使我们最后会失败，积年累月的试验工作总不会白费的，因为我们至少可以把它看做一时的享乐或者增加人类智慧的一种经验。

虽然我们是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理想家，我们的服装跟诗里和舞台上用来识别田园人民的服装——装饰着缎带的紧身上衣、绸马裤、丝袜子，以及上面缝着假玫瑰花的便鞋——没有相似的地方。在外表上，我谦逊地认为，我们与其说是像一群老实的劳动人民，或者什么秘密会议里的哲学家，倒不如说是像一群乞丐，或者一伙强盗。不管我们的论点有什

么不同，我们大家到福谷来，似乎都抱着一个把我们的旧衣服穿破的节俭和值得赞美的念头。每当我们跨过田野，还可以让身上穿的这种外衣晾晾干呢！上衣有的领子很高，有的根本就没有领子；下摆有的很阔，有的是燕尾形的；腰身做得高低不一，最低的穿到臀部，最高的穿到膈肢窝；裤子有十几种不同时代的式样，并且由于穿的人对他爱人的屈从，裤子的膝部都被磨得光秃秃了——总之，我们是过去的上流社会的一个活的缩影，而且又是最褴褛的破落户的演出。我们是一群穿得破烂不堪的上等人。由于我们经常带着一种学者或牧师的神气，你们还可能以为我们原是寒士街上的居民，想依靠农业劳动来获得舒服的生活；或者把我们当做一群正在进行柯尔律治^①所假想的“理想的平等社会”的全面实验的人；要不就是把我们都做空提德^②和他那批身穿杂色衣服的伙伴们在菜园里干活儿；再不然也有可能认为我们是一批捉襟见肘、背上满布极不雅观的补丁的什么东西。我们也可能是福尔斯塔夫^③破破烂烂一大群人的莫逆之交。在其他耕作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技能可以夸耀，可是如果要我们大家站在田里当个吓鸟的草人，那倒很有一点用处。最糟糕的却是真正的劳动所不可缺少的第一下的用力举动，就一定会使这些破旧的衣服完蛋。因此我们渐渐把所有这些旧衣服抛在旁

① 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诗人。

② 空提德 (Candide)：法国作家伏尔泰 (Voltaire) 所著《老实人》一书中的英雄。

③ 福尔斯塔夫 (Sir John Falstaff)：莎氏戏剧中的人物，肥胖、有机智、爱吹牛。

边，而穿起真正的土布和麻毛混织品来；总之，我认为这样做要比维吉尔^①所介绍的办法——“光溜溜的石像；光溜溜的肉体”——略胜一筹；我把这一句格言翻译给大家听的时候，赛拉斯·福斯德说这句话往往会使女人家大吃一惊。

经过了一个相当时期的锻炼，我们的农村生活发展得很不错。我们的面孔晒得黑黝黝的；我们的胸围扩大了，我们的肩膀变得又阔又结实；我们晒得黑黑的大拳头看去好像一向就伸不进羊皮手套的。对犁、锹、镰刀和干草耙，我们都能运用自如了。牛也听我们的话了。我们一天里干的活儿已经跟赛拉斯·福斯德干的差不多了，干完了就去安睡，天亮醒来时也只觉得骨节略微有些僵硬，通常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完全好了。

当然啰，我们的近邻还假装不相信我们真的能够很熟练地干我们的活儿。他们捏造谣言破坏我们，有的说我们连自己的牛都不会驱使，有的说我们在驱使牛的时候，把牛赶得在田里乱跑，有的说我们在黄昏时分把一对对公牛和母牛拆散了。他们还厚着脸皮说，我们在挤奶的时候，母牛见到我们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还发笑呢，又说我们常常把牛奶桶踢倒——一半是因为我们把凳子放错了地方，一半是因为我们讨厌牛尾巴扫来扫去，因此有用一只手抓住这些天然的蝇拍，用另一只手挤奶的习惯。他们还硬说我们用锹把一整亩一整亩的玉蜀黍和别的农作物都铲光了，而在杂草四周锄泥却是小心翼翼的；说我们把牛蒡草误认为卷心菜，种了五百簇；又

① 维吉尔 (Virgil, 70—19B. C.): 罗马诗人。

说由于我们技术拙劣，结果没有几颗菜籽长大起来，就是那些长出菜来的，菜根却是朝上的；还瞎说我们花费了六月里最好的一部分时间把一片倒长的大豆掉过头来。他们还说，我们用刈草刀笨手笨脚地割草，在一个上午我们中间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总要割去两三只手指，而且说这种事情并不算是稀奇的了。最后，这些爱扯谎的无赖还造谣说我们结果大祸临头，挥舞着镰刀把自己切成二段，死得一个人也不剩！——而世界并不由于这个小小的灾难蒙受丝毫损失。

不过，这纯粹是邻近居民的妒忌和恶意。我们实行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并不担心自己不能够成为老练的农业家，我们所担心的倒是我们可能再也做不来任何别的事了。当我们的事业还在理论阶段的时候，我们对劳动精神化的乐观的幻想曾经使自己高兴过。我们的事业该成为我们祈祷的内容和崇拜的仪式。锹子每次铲土都要发掘一些至今还见不到阳光的“智慧”的芬芳的根源。我们在田里歇一下气，让风吹干我们额角上的湿汗，同时抬头向上面张望，想瞥见遥远的真理的灵魂。从这方面看，事情并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顺利。有时候，我在辛勤工作的时候随便向四处望望，的确常会在肉眼所见到的景色里，看出一幅更加美丽的风景画。在这样的一刹那间，大自然的外表现出一种新奇、罕见的样子，仿佛她冷不防被人家偷看到了，来不及遮住自己的真面目，把面具戴上，在凡人面前把自己神秘地隐藏起来。可是妙事只到此为止。我们经常用尽力气、翻了又翻的泥块始终没有感化成为思想。相反地，我们的思想却很快地变得像泥块那样呆笨。我们的劳动等于零，使我们到了黄昏时分思想迟钝不

堪。智力劳动和大量的体力劳动是不相容的。农民和学者——也就是农民和德育最高，却不是最坚定和正直的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绝对不能溶化或焊接成为一个东西。

齐诺比娅很快就看到这个事实：有一天黄昏，霍林华斯和我正辛苦地干完了一天的活，在草地上躺着的时候，她就跑来开我玩笑。

“恐怕你今天在装干草车的时候，”她说，“没有像彭斯^①一边割大麦，一边做诗那样编歌曲吧。”

“彭斯从来没有在晒干草的时候编过歌曲，”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说。“他当农民的时候就不做诗人，当诗人的时候就不做农民。”

“那么，从总的来看，这两种人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呢？”齐诺比娅问道。“因为我认为你在这项把这两种人结合起来的工作上不会比彭斯做得更好。啊，我想象得出，两三年以后你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样子可怕的赛拉斯·福斯德就是你的模范，你也会有他那像鞋底皮似的手掌，和他那像生锈的铁条般的骨节（整个夏天他的骨节不灵活，他把这叫做冬天的风湿症），还有他那什么脑筋——我不知道他的脑筋是什么东西做的，要么是萨瓦^②的卷心菜吧；可是你的脑筋可能是花椰菜做的，因为这是比较细致柔嫩的一种菜。我想你身上的肉会以每天一磅半的速度变成咸牛肉和油炸猪肉；这是我们在厨房里需要的大概平均数量。你每天梳洗（还是跟这位

① 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

② 萨瓦（Savoy）：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方。

整天高高兴兴的赛拉斯·福斯德一样)是站在门口石阶上,在一只小洋铁盆里用水洗洗手指和面孔的正面,在一块七寸宽九寸长的镜子前面,用一把小小木头梳子梳头发。你唯一的消遣就是用一只黑色的破烟斗抽些劣质的烟丝。”

“请你饶了我吧!”我喊道。“不过用烟斗吸烟并不是赛拉斯唯一的自慰方法呀。”

“你的文学,”齐诺比娅继续说,显然对自己那番描写感到很得意,“就是农民的历书了;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朋友福斯德连报纸都不会看的。你偶然有空的时候,一坐下来就会打盹,并且像福斯德一样,发出鼾声;晚饭后,未来的卡佛台尔太太一定会常常把你从打盹中唤醒,并且叫你按时上床睡觉。到星期天,你穿上一件铜钮扣的蓝上衣,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只想到石墙和篱笆旁去蹒跚蹒跚,呆瞪瞪地望着麦子长大。你还会用一种内行的眼光看看牛,心里还想爬进猪栏去摸摸猪,并且约略估计一下把这些猪杀了煮好以后会有多少重。我早就注意到你已经开始用鼻音拖拖邋邋地讲话了。今天你要是真的做过什么诗,请你就用那种鼻音念给我们听吧。”

“卡佛台尔现在已经不写诗了,”霍林华斯说,他对我的诗从来没有过一点儿好感。“想想看他用那样子的拳头握笔写诗!劳苦的生活至少总有这么一个好处:它拿走了一个人毫无意义的空想的工作,而留下的只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一个农民拿着犁柄耕田时还能做诗,那一定是因为他的天性硬要这样做;如果真有这种事,天老爷,那就让他去做吧!”

“那你怎么样呢？”齐诺比娅换了一种口气说；她常常取笑我，可是从来没有笑过霍林华斯。“我想，你不可能放弃一种富有思想和情感的生活吧。”

“我总是很认真的，”霍林华斯回答说。“我让铁在我心头上烧红，然后把它捶成了思想！我在外表上干什么苦工，那倒没有多大关系。我如果是一个在矿井底的奴隶，我还是要像现在一样，坚持同样的目标，抱着同样的信心，相信最后一定能够成功。不管是当个诗人还是当个劳动者，迈尔士·卡佛台尔总是不认真的。”

“你太挖苦我了，霍林华斯，”我说，心里有些不快。“在田里工作我不比你差，不管我的脑筋怎么样，我的骨头里总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

“我想象不出，”齐诺比娅非常强调地说——无疑地她把当时自己的情绪完全表现了出来——“我想象不出像卡佛台尔先生那样，常常和一个性格坚强而高贵的人接触，竟然受不到那种性格的影响，使自己变得坚强和高贵起来。”

漂亮的齐诺比娅这句温和的话证实了我早就怀疑的事情：霍林华斯像许多其他有名的预言家、改革家以及慈善家一样，似乎至少在妇女中间会争取到两个皈依者，在男人中间会争取到一个皈依者。齐诺比娅和蒲丽丝拉！我相信这两个（除非我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人可以算做是第三个）就是他的传道会中仅有的门徒了；我还白费了很多时间，企图猜测霍林华斯到底想在她们身上干些什么——她们到底想在霍林华斯身上干些什么！

9 霍林华斯、齐诺比娅、蒲丽丝拉

我认为埋头从事于研究个别男女的性格，恐怕不是一种正常的脑力工作。如果被研究者是自己本人，那么结果必然是：我们还来不及看第二眼，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或者，如果我们随便把一个朋友放在我们的显微镜底下，撇开许多跟他真正有关的东西，把他的特点扩大，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把他扯成碎块了，过后，当然啰，再粗率地把他重新缝起来。那么，事后如果我们被一个终究可以说主要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的模样吓了一跳——尽管我们能指出他身上每一个缺点——那又有什么希奇呢。

因此，就像我的良心时常悄悄地对我说的那样，我从事窥探霍林华斯的性格，是非常对他不起的一种举动；也许现在我竟然还相信在他身上所发现的那些不太确实的东西，是同样对他不起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不是那么爱他，我对待他或许会好些。依我想，他、齐诺比娅和蒲丽丝拉——一方面完全为了她们的缘故，一方面也为了这事跟他有关系——跟这里其余的人是隔离的，他们成为一个由我来解答的问题的索引。我也跟其他的伙伴们花去了我一部分的时间；别的事情也使我觉得很有兴趣；日常琐事也总是吸引着我。但是这件事才是我的思潮所围绕的漩涡，而且思潮还是不断地愈转愈靠近这个漩涡。当我跟一群欢乐的人在一

起时，往往会觉得孤单寂寞。这是由于我不可能不感觉到：这三个人在我的心目中是处于那么显要的地位，而我——虽然他们或许都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心里却最多居第二三位。

我喜欢霍林华斯，这一点在上文已经说得够多了。然而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人天生有一种严肃而可怖的特性，这种特性对那些跟他发生密切关系的人的幸福是有害的。他并不完全通人情。在霍林华斯的身上，除了血肉、同情和爱情，以及神圣的心灵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那些沉迷在一个能使人忘我地专心致力于它的目标中的人，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并不是在身体外面的任何力量使他们这样，甚至也不是什么内心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通过他们一切的和感觉的结合，在他们心里逐渐产生了这样一个目标，结果除了那个原则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也不顾了。情境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的时候，回避这些受了骗的人，并不是由于胆怯，而是一种聪明的举动。这些人没有心肠，没有同情，没有理智，也没有良心。除了那些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自己的目标的人之外，这种人是没有任何朋友的；如果你跟他们走了第一步，而跟不上第二步、第三步，跟不上他们那极端笔直的道路上的每一步，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揍一顿，然后杀了你，还要用脚踩你的尸体。他们有个崇拜的偶像，他们把自己献身做那些偶像的祭司长，并且认为牺牲任何最宝贵的东西给偶像都是神圣的工作；然而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一次怀疑过——因为附在他们身上的魔鬼是那么狡猾——这个假神就是祭司长本身形象，在周围的黑暗里显现出来，他

们在他的对一般人都铁面无私的面貌上，只看到仁慈和爱。最初心目中的目标愈高尚、愈纯洁，产生这个目的的动机愈不自私，那么，这种人在认出由上帝般的仁爱变成了贪婪无厌的利己主义的这个过程，这方面的可能性也就愈小。

当然，我完全明白，为了想充分地加以说明，上面的讲法是言过其实的。自称慈善家的人就是这样；可是我想没有一个生来就很好的人曾经是这个样子。读者认为我的话该打个怎样的折扣，就打个怎样的折扣吧。无论如何，上面那一番话有力地说明了霍林华斯真正的倾向，并且显示了我的观察方法所必然使我产生的一种误见，那番话有它的真实性，也有它夸张的地方。结果，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静静地想起我这位朋友时，常常会不由得打起颤来。我回忆到他那动人的黝黑的面孔，他的容貌就会显得比实际的样子更严肃更显眼，脸上下陷和比较阴暗的地方显得更黯淡，明亮的地方更苍白；他皱眉的时候只不过稍微皱了一皱，可是在我的回忆中，他的眉头却扭得不成样了。因此当我又碰到他的时候，他那双深陷的眼睛和善地看着我，就像在一个山洞里生一炉在家中常有的那样的火的光辉那么亲切，使我感到悔恨无比。“他毕竟是一个人呀，”我这样想，“是上帝自己最逼真的肖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呀！——不是魔鬼创制的钢铁机器，而是一个慈善家！”但是，当我在树林里散步和待在寂静的卧室里的时候，这个黝黑的面孔又出现在我的脑际，向我皱着眉头。

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入了这样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内，她就跟旧时的古典神话中所讲的那种被人们献给恶龙的女郎所处的境地一样危险。如果我对一切跟霍林华斯有关的事情负有

任何的责任，就该竭力设法把蒲丽丝拉从那种一般女性都很容易向圣人和英雄们滥施的敬慕中挽救出来。通常只要这种英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就会打动一个姑娘或者女人的心窝，就能把这种热诚从最高度的赞许和信心转变为热烈的爱情。现在，霍林华斯常常向蒲丽丝拉微笑——比向任何人都笑得更多。如果她认为霍林华斯长得漂亮的话，那当然是不足为奇的。我也时常认为他很漂亮，有亲切的情感和非常温柔的同情心，而且似乎只有蒲丽丝拉一个人有力量使他在脸上露出这种表情。为了这种表情，我猜想齐诺比娅会愿意用自己一双明亮的眼睛回顾它一眼；而为了要多多博得这样的表情，我们可怜的蒲丽丝拉至少已经把自己的心都献出来了。我们大家在福谷相处的关系，跟在平常社会里的关系全然不同，这样，上述的危险也就更大了。我们倾心于黄金时代的温柔的爱情，因此，不管那样做在别的地方会不会被认为是件适当和慎重的事，大家似乎公认任何男女之间都可以发生恋爱。于是，我们彼此之间充满了程度深浅各不相同的温情，但是这些温情大部分随着原先把它带给人们的一桩桩事情消逝了。这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像蒲丽丝拉这样的一个姑娘和像齐诺比娅这样的一个女人，争恋着像霍林华斯这样的一个男人，那可不是儿戏呀。

如果我是一个有时候自以为是那种冷漠无情的人，那么没有一件事比目睹这件会弄到这样地步，必然发展成为一场恋爱风波的事，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了。但是，说实话，我的确肯花很大的力量，最低限度把蒲丽丝拉从这样一件戏剧性事件往往会带来的悲惨的结局里挽救出来。

蒲丽丝拉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发育，每天总要增添些新的妩媚，而你一发觉这种新的妩媚，就会觉得这种新的妩媚抵得上她以前所有的妩媚。她刚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简直不成人样，呆瞪瞪的，虚弱瘦削，而现在似乎我们真看到造物主就当着我们的面造成了一个女人，但是对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身躯的神秘，我们只有更敬畏了。昨天，她的面孔是苍白的——今天却像鲜花一样艳丽。蒲丽丝拉的微笑像小娃儿第一次的微笑一样新奇。见到她有地方不够完美或者有什么缺点，我就会感到一种很可笑的悲哀，这种悲哀是我曾经所体验过的、最使人心荡神移的感觉。她在福谷住了一两个月之后，血气逐渐旺盛，使她不断地又叫又笑、吵呀闹的，还参加了自己的体力还够不到的活动。她很喜欢和别的姑娘在户外玩。一群快要成年的年轻姑娘在一起玩，尽情地玩着，轻快地奔来跑去，好像脚尖都没有着地，像这样的美景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幅了。

女孩子往往比男孩子更放纵更兴奋，而且更难管教，她们不肯循规蹈矩，不肯受任何拘束，老是变化无穷，常常想出些新的花样玩耍，但是她们的举止始终又都很适当。她们的脚步、她们的声音都像清风那样无拘无束，可是配合着一种我们耳朵所听不见的音乐旋律。在另一方面，年轻的男子和少年都按照公认的规矩游戏，他们玩的是古老传统的游戏，不肯随便变花样，但是在那些游戏里要有可以让他们发挥野性的机会。因为，不管年轻的或年老的，不论在嬉戏或认真的时候，男人总是比较粗野。

尤其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姑娘在赛跑时的样子令人见

了会感到愉快，她的头向后仰着，手脚过份轻快地舞动着，那样子既像小鸟，又像小马。蒲丽丝拉赛跑时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却是她那无力、零乱的步伐。她活到那么大，除了她那可怜的小手指外，身体上其他部分始终就缺乏运动，她的两条腿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运用。因此，她起步时很轻快，仿佛没有一个速度比阿塔兰特^①慢的敌手能够同她竞赛，她跑的时候摇摇晃晃，时常摔倒在草地上。这样的一件小事——虽然好像太微小了，不值一想——看到了却会使你发笑，然而在比这件小事带给你大得多的快乐和悲伤的事，像陈旧的废物一样，从你的脑海里被扫除一空之后，想起那件小事会使你不禁流泪，而且它会一直停留在你的心头。在我看来，蒲丽丝拉的一生就充满了像这样感动我的琐琐碎碎的小事。

她和我们相处在一起，熟得像一家人以后，我总觉得蒲丽丝拉比这里任何一个姑娘都淘气，都爱开玩笑。例如，我有一次听见赛拉斯·福斯德用很粗暴的口气吓唬蒲丽丝拉，说要在她的脖子上钉三块马蹄铁，再把她缚在木柱上，因为她和其他几个年轻人爬上一辆装满干草的车子，弄得干草全都从车上滑了下来。后来她怎样跟他重新和好，我就不得而知，不过不久以后，我看到老赛拉斯用自己一双结实的手抱着蒲丽丝拉的腰，把她摇来摇去，最后把她放在牛背上，让她学习骑牛。她为了挤牛奶遇到过好几次不幸的事；她把鸡鸭赶进了菜园；她无论烧什么菜，总是弄得一塌糊涂；她打破了陶器碗碟；她把我们最大的水壶掉进井里去；除了会使

① 阿塔兰特 (Atalanta)：希腊神话中的女英雄，以貌美腿快著称。

用针线和那些木头小工具做钱包外，她在社会上是一个没用的人，正如任何一个小姐在田里一点没用处一样。她没有别种能力。可是每个人跟蒲丽丝拉都很要好；人人都爱她，并且当她面笑她，而从来不在背后笑她；人人都愿意把自己最后的一块面包皮分一半给她，或者把自己的葡萄干蛋糕切一大块给她。这些事情无疑地说明了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姑娘有一个可爱的弱点，并且认为她还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利益，或者与世相争。而且霍林华斯——或许由于蒲丽丝拉是由他介绍到这个新地方来居住的缘故——似乎认为照顾他是他自己的特殊义务。

她那单纯、无忧无虑的孩子气常使我感到苦闷。在我眼里，她好像是一只蝴蝶，在闪耀的阳光底下翩翩起舞，而误认为这是一个明朗而且永远长存的夏天。我们有时候对欢乐要比对忧愁更严格地负责——要欢乐，一定要有很好的动机，否则，那些笑声的回音会显得很悲切。而蒲丽丝拉的快活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性质，它证明她是一具多么精巧的乐器，而她的神经又是一副多么脆弱的竖琴上的琴弦呀。这些琴弦，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发出悦耳的乐声，可是要把它们扯断却需要用很大的劲。这可能是很可笑的事，可是我的确向她这么说过，我劝她不要那么高兴，告诉她我认为如果她把自己幸福的泉源少浪费些，她的幸福也就会更持久些。我记得有一个夏天傍晚，我们这些疲乏不堪的劳动者，像哥德斯密士^①书

① 哥德斯密士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里的家人坐在村子里的荆棘树下那样闲坐着，看着正在游戏的年轻人，那时候我曾经跟她讲过这些话。

“这么快活到底有什么用处或者有什么意思呀？”我趁蒲丽丝拉在大跳大蹦之后歇口气的时候对她说。“对不论什么事情，我总喜欢找出充分的道理，像你这样的快活我可看不出任何道理来。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在这个世界上过得这么快活，你到底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简直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蒲丽丝拉笑着回答说。“不过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待我都很好，我也喜欢所有的人。我的心老是那么兴奋地跳跃着，而你所看到我干的那些傻里傻气的事情都是我的内心驱使我做的。我的心不允许我悲伤，我怎么悲伤得出来呢？”

“你没有什么不快活的事可以回忆吗？”我绕着弯儿讲。“要是没有的话，那么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啊！”蒲丽丝拉慢吞吞地说。

接着她又做出那种莫明其妙的姿势，仿佛在倾听远处的讲话声。

“说到我自己，”我继续往下说，心里怀着好意，想用自己忧郁的心情去影响她，“我过去的生活够讨厌的了；可是我宁愿回头看十次，却不愿向将来看一次。对将来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太了解，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十分肯定——我们所指望的幸福是不会实现的。人们总是得不到跟他们所追求的完全一样的幸福。即使万一得到了，那一定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且是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也不是他们所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那么，再想一想，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今天的

朋友过了几年之后不会还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只跟他们中间的一个朋友维持友谊，那就会失去其他的朋友；而且很可能我们会弄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当然啰，我们还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交，不过，即使这些新朋友比我们周围的朋友还要好，谁愿意再去交一批新朋友呢？”

“我可不是这样！”蒲丽丝拉说。“我愿意和这些朋友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好啦；不谈将来了，”我继续说。“谈谈现在吧，我们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人的心底里去，你期望在里面看到些什么东西呢？在最神圣的壁龛的最内部看到自己的肖像吗？啊！我可不知道！可能根本不在那儿。也可能是一个满积灰尘的肖像，被人扔在角落里，不久可能会被人抛出门外去，任何人都可以用脚踩它。如果今天不会这样做，那么明天一定会的！因此，蒲丽丝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这么兴高采烈，我可不认为这是十分聪明的行为。”

我差不多花了七年尘世生活的时间，聚积了我在这里送给蒲丽丝拉又苦又甜的感情。她却谢绝了！

“你讲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她回答说，又笑了起来。“你讲过去的事，害得我心里不好受了一会儿；可是过去的事决没有办法挽回的。同样的梦，我们会做两次吗？别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怕。”

她就那样跑了，在青草地上摔了一交，她常常这样摔交的，她马上就爬了起来，一点也没有受伤。

“蒲丽丝拉，蒲丽丝拉！”霍林华斯坐在门口石阶上喊道，“今天晚上你不要再跑了。你要把自己弄得太累哩。也不要坐

在门外，天开始下很大的露了。”

她一听到霍林华斯的叫声，就往他那边跑去，跑到门口，在他脚边坐下，样子非常自得、非常快乐。他那粗笨硕大的身体有什么魔力能够那样吸引并且抚慰这个瘦得不成样子的姑娘呢？我对这样的事情总怀着好奇心，在我看来，蒲丽丝拉那种莫明其妙而又无缘无故地在外表上显露出来的欣喜的心情，是一个不懂世故的人在爱着一个人，然而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回事时所有的一种心情。爱情把这种人捧上了七重天^①；如果你追问是什么东西把他们送到那里去的，他们既讲不出所以然，又不想研究一下，只是心醉神迷地抱着一种信心，认为自己会永远住在那儿。

齐诺比娅站在门口，离霍林华斯不远。她很古怪地凝视着蒲丽丝拉。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坐在一个肤色又黑、个子又大的人的脚边，确实是一幅值得一看的美景，而且还是很美丽的一幅呢。她的态度很淑静、很优美，象圣处女似的，看上去好像她受到霍林华斯的支配，被吸引到他的身旁，并且不知不觉地要投靠他。我自己没有办法把目光转移到别处，心里只希望，除了齐诺比娅和我，没有别的人看到这幅情景。现在这幅情景又在我眼前出现了，不过在模糊的记忆中，黄昏的暮色加深了一点儿。

“蒲丽丝拉，到这里来，”齐诺比娅说。“我有话要对你讲。”

她讲话的声音只比打耳喳稍许高些。可是奇怪得很，打耳喳往往把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多么明显呀。蒲丽丝拉马上

① 七重天：最高的一重天，神和天使的住所。

感觉到出了什么不好的事了。

“你跟我生气吗？”她问道，慢慢地站起来，垂头丧气地站到齐诺比娅面前。“我做错了什么事吗？我希望你不要生气？”

“没有，没有生气，蒲丽丝拉！”霍林华斯微笑着说。“我保证她并没生气。你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小小的人儿，谁都不会跟你生气的！”

“孩子，跟你生气？多傻的念头呀！”齐诺比娅笑着喊道。“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可是，亲爱的蒲丽丝拉，你逐渐长得漂亮起来了，因此你绝对需要一个保姆；我年纪比你大，有过一些自己的生活经验，同时我自以为非常贤明，我打算做一个未出嫁的姑妈来照顾你。每天我要给你上十五分钟的课，讲些处世的道德、态度以及礼貌。蒲丽丝拉，到我们的田野生活快要过完的时候，我这套处世的智慧可能对你会很有帮助的。”

“我恐怕你在跟我生气！”蒲丽丝拉伤心地又说了一遍；虽然她像蜡一样的容易感受，她时常坚持自己的想法，她是一个既顽固又驯服的姑娘。

“唷，我对这个孩子能讲些什么呢？”齐诺比娅带着轻佻的烦恼的口气嚷道。“好啦，好啦；既然你一定要说我生气，那么现在就到我的房间里来，让我揍你一顿。”

齐诺比娅向霍林华斯非常亲切地说了一声晚安，然后笑容可掬地向我点点头。可是就在她跟蒲丽丝拉转身向门廊的黑暗的一头走去的那一刹那，我又瞥见了她的脸色。如果一个专演悲剧的女演员在表演从怀里摸出一把暗藏的匕首或锋

利无比的尖锥，或者在表演把白砒霜渗入情人的酒杯里或情敌的茶杯里那一刹那间，能够借用一下齐诺比娅这副表情，她就会大大地走运了。我一点也不希望有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悲惨下场——社会风俗在支配我们发泄狂放的热情的方式上比支配任什么都有力量，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此外，我们如果不在新英格兰，而在意大利，那么这事还没有到匕首或者酒杯这个紧要的关头。

然而，霍林华斯竟然会毫无顾虑地对待蒲丽丝拉那么亲切，而且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在她心上可能会有什么影响，这一点常使我感到奇怪。我已经说过多次，这个人的那个像一颗大赘疣似的行善计划使他完全失却了正常的道德观念，并且简直使他搞不清楚应该怎样维持私人关系了。我时常看到，或者以为那样，他对齐诺比娅是一个女人这一种感觉一点也不迟钝。然而，他当然更喜欢蒲丽丝拉对他的计划所表示的那种默默的、不加任何批评的同情，这要比听到任何知识分子的赞许愉快些，因为那些赞许的话里往往可能同时还包含许多不太露骨的批评。一个人——诗人也好，预言家也好，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好——总确信自己有权接受所有出于自愿的崇拜。为了报答霍林华斯要赐给人类的那么丰富的恩惠，我们连一个少女的爱所能给他的这么一点儿安慰也不让他享受，那未免说不过去了；他已经把这个少女的心握在自己手里，并且把它当做玫瑰花的蓓蕾一样地闻着。但是，如果他一边按一边闻着香味的时候，一把捏碎了这个柔嫩的玫瑰花，那又怎么办呢！

至于齐诺比娅，我没有必要替她担心。她自身有力量，又

有处世的经验，不需要我的任何帮助。尽管这样，我可真慷慨，因为我也有点关心齐诺比娅。她虽然有她的缺点（除了我所知道的许多缺点之外，恐怕还有很多），但是她却有一种高贵的特性，以及一颗至少在当初是很宝贵的心。然而，她似乎随时会像蒲丽丝拉那样毫不加思索地把这颗心送掉。我禁不住怀疑，如果她只是和霍林华斯闹着玩，那么她是在跟一个自己没有加以充分估计的有力人物闹着玩了。否则，如果是认真的话，在齐诺比娅的多情与霍林华斯阴险、自欺的利己主义之间，可能凑巧会产生一种热情，那种热情发展下去，虽然不会有匕首和酒杯这种事，也会造成某种相当悲惨的结局的。

这个时候，这里的人们在闲谈中都把他们当作一对情人。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人们时常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碰到他们，听到霍林华斯用庄严动人的声调深奥地高谈阔论着。齐诺比娅显得那么漂亮，双颊红喷喷的，目光比平时还要柔和，即使她的伴侣是个再地道十倍的慈善家，只要她送个秋波去他不可能不马上回心转意，又成为一个平常的人。他们最常到的是一块草地的斜坡上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几乎能够眺望到我们全部的田地，以及那条河流和许多遥远的小山的模糊景色。我们大家规定，这里的人都有权利在我们的境域内盖幢小房子作为自己的住所，铺起炉石，不论喜欢要多少私用的地，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用木栅围起来，但是同时居住者仍旧继续享有共同生活的利益。有人推测霍林华斯和齐诺比娅打算在这一块他们所中意的地上盖起他们的住所。

我开玩笑似地把这些流言告诉霍林华斯。

“你如果跟我商量，”我继续往下讲，“那我会推荐一个再靠左一些的地方给你，就是靠近树林的边缘，略微伸进树林里去的那块地，在那儿有两三个地方可以从树缝中看到外面的景色。如果你在这块光秃秃的斜坡上盖房子，而要使房子的四周长满比那儿更浓密的树荫，那你即使等到白发苍苍，还得等很长一段时间哩。”

“可是，我要把我的房子当做观览物献给全世界，”霍林华斯说，“让世界拿它做榜样，盖起许多像这样的房子。因此，我打算把它盖在开旷的山边上。”

不管我怎样分析和解释这几句话，总找不出令人十分满意的含义。农舍的建筑虽然确实需要改进，然而霍林华斯竟然会关心大家在这方面的审美力的培养工作，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10 一个来自城里的客人

有一天上午，其他的弟兄们忙着在农场上一个很远的地方干活儿，霍林华斯和我掘了一上午的马铃薯后，坐在一丛枫树底下吃我们十一点钟的中饭。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沿着田边一路走来。他穿过一扇旋转栅门，从路旁走来，看样子好像要找我们讲话。

这里顺便提一提：已经有不少的人来访问过福谷了，特别是那些同情我们理论的人，那些人有可能一看到我们的实

地试验有可靠的成功希望，就会参加我们的实验的。然而，我心里的一股热情已经跟着这许多日子的辛勤劳动所流的汗，渐渐散发掉了；因此，至少在我看来，这些渴望入伍的人对我们这种生活和劳动竟想象得那么光荣，实在是件相当荒谬，可笑到了极点的事。在他们眼里，我们除了跟马萨诸塞州^①的节俭的农民一样实际外，还跟淳朴田园的理想家一样富有诗意。一点不错，我们一向没有花过很多的时间向自己的羊群吹笛子，也没有向姊妹们唱过天真烂漫的情歌。虽然这样，他们却赞扬我们把一种含有宗教性的诗意注入了平常的田野工作；因此连我们的牛棚和猪栏也变得像花圃那样芬香扑鼻了。这些外行的热心人都喜欢抓起一把锹子撬上几下；看到他们拿着锹子，一股劲地乱撬了一阵，或许不到十几下就没劲儿——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有趣了。那些人的身体是那么虚弱丢人，一生从来没有尝过在惯常的辛苦劳动后所产生的那种满身汗水、疲乏不堪的味道，因此当然很快就满足了。我难得看到一个新入伍的人，在七月的炎日底下埋头苦干了一刻钟之后，他那股新的热情不变得像他那湿透的衣领一样松懈疲塌。

可是现在这个走近来的人却完全没有那些和蔼可亲的梦想者的神气。他的年纪已经很大，衣着相当破烂，然而却很整齐。他穿着一件颜色已经褪得带褐色了的灰色长外衣，头戴一顶老式的阔边白帽。他的头发雪白，找不出一根黑的；他的鼻尖虽然发红，但决不是那种一般人认为象征欢乐的红鼻

① 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在美国东北部，是新英格兰六州之一。

子。他是一个驯良、不轻易显露情感的老头子，时不时就喝上一杯对自己身体可能有害的酒——然而，他喝酒并不是为了要自己大大开心一下，而只不过希望自己能跟一般世人一样地快活。他越走越近，样子有些羞怯，好像由于自己穷苦，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或者，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他好像最好我们侧眼看他，而不愿我们正眼看他。他还有一种古怪的样子，好像老是希望自己能藏在那块套着左眼的眼罩后面。

“我认得这位老人家，”我们坐着，望着他，我对霍林华斯说；“我意思是说，我曾在城里碰到他一百多次；我还常常喜欢暗自猜测他在落到这个地步之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他时常在酒馆这一类地方出没，一有机会就古怪地躲在一个角落里或者一扇门背后，伸出一只手，拿着一些小东西要你买。虽然他不得不常常在世人的眼前出现，却似乎很害怕人家的眼光落在他身上。我真想不到会在旷野里看到他。”

“你知道他的来历吗？”霍林华斯问道。

“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回答说；“可是一定有些古怪。我把他当做一个好人，一个相当老实的人；但是他老是那么鬼鬼祟祟的，总使我联想起耗子来——一只不怀恶意，没有凶恶的眼睛，没有会咬东西的牙齿，或者根本就不想咬东西的耗子。现在你瞧吧！他打算沿着那丛矮树偷偷的走过来，从枫树丛的另一头走过来。”

我们不久就听见这个老头子踩着草地的轻轻脚步声，这说明他已经离开我们所坐的地方只有几步路了。

“穆狄先生，早啊，”霍林华斯当他熟人一样地招呼这位生客；“你从城里来，一定走得又热又累了。请坐下，吃一些

面包和奶酪。”

这位客人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就在一块离开我们较远的地上坐下；因此我扭过身子去，可以看到他那条灰色裤子和一双扑满尘土的鞋子，但是他的上半身却大部分藏在灌木丛的后面。在此后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也始终没有从这个隐蔽的地方移出来一点。我们把手边现成的食物递给他，还给他一壶蜜糖水（我们要是白兰地酒，或者什么更好的东西，来暖和他那寒冷的老心肠，那就更好了），像祭司把珍馐的祭品献给一个安置在神龛里看不见的神像一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没有东西吃，但是听到他咬我们的面包皮的声音，却是很感动人的。

“穆狄先生，”我说，“你可记得曾经卖给我一只非常漂亮的丝织小钱袋吗？这种钱袋仿佛成为你在市场上的专利品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钱袋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啊，谢谢你，”我们的客人说。“对啦，卡佛台尔先生，我过去卖出去过许多这样的小钱包。”

他无精打采地讲着，而且只讲了这几句话，好像一只表的弹簧失却了弹性，刚嘀嗒嘀嗒响了一两声就停了。他似乎是一个十分可怜的老头儿。年轻人的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充沛的精力以及舒适的环境使我养成了喜欢研究人家个性的习惯；我在这种环境当中，曾经企图把这位老人家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来了解他对世界的看法，然而结果却好像透过一片熏黑的玻璃去观看太阳似的。它使秀丽的景色失去一切的生气。我们农场里那些悦目的起伏的山坡，一路向着那片广阔的草原倾斜下去；查理河满溢着的潮水懒洋洋地兜着草

原转了一个圈，冲洗着两旁河岸上的长芦苇；太阳的灿烂的光辉照在蜿蜒的水流上；土角与土角之间夹着一湾流水，显著地突出在完全平坦的草原上，好像插进一片碧绿的湖水似的——好一幅美丽动人的景色呀；荫影蔽空的林地，阳光穿过树叶的缝罅像雨点似的射在地上；那种像香烟似的到处袅袅上升的闷人的热气，使我的心陶醉在里面，表明在热烈的日子和燃烧着爱情的世界里充满着一股那么强烈的热情。我试用老穆狄的眼光看着这一切景色。将来我的眼睛比现在模糊的时候，我还要到那里去看看自己当初有没有正确地领悟到穆狄的看法，再看看自己眼睛里是不是也有他那种冷冰冰、死气沉沉的神情。

不过，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为什么对他会感到兴趣。

“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告诉我那些小钱袋是谁织的？”

“先生们时常问我这句话，”穆狄慢吞吞地说；“不过我总是摇摇头，什么话都不说，而且想尽办法溜之大吉。我是一个不大讲话的人；如果我告诉了先生们一件事情，我想他们往往会再问我别的事情。但是，卡佛台尔先生，现在刚好很凑巧，关于编织那些小钱袋的那个人，你能够告诉我的，要比我能够告诉你的还要得多呢。”

“卡佛台尔，你为什么拿这些无谓的问题来麻烦他呢？”霍林华斯插嘴说。“你一定早已经知道是蒲丽丝拉了。我的好朋友，那么你是来看她的吗？好，我很高兴你来。现在你会看到她比那个冬天晚上你把她交给我照顾的时候两样多了，好多了。唔，现在蒲丽丝拉的面颊红润得多了！”

“我那脸色苍白的小女儿已经变得红润得多了吗？”穆狄

带着一种慢慢地感觉到的惊叹，也跟着说一遍。“蒲丽丝拉面颊红润多了！啊，恐怕我认不得自己的小女儿了。她快活吗？”

“就像小鸟一样快活，”霍林华斯回答说。

“那么，两位先生，”我们的客人很不安心地说，“我想用不着再问下去了。我偷偷地跑到这儿来，就是要问问蒲丽丝拉的情况；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告诉了我这样好的消息，那我也许最好还是再偷偷地跑回去的好。如果这个孩子见到我这副老脸，她会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过的非常痛苦的日子的那些日子确实是非常痛苦的！她已经忘记那些日子了，我知道——忘记了那些日子，也忘记了我——不然她不会那么快活，脸上也不会红润润的。对啦——对啦——对啦，”他依旧慢吞吞地继续往下讲；“霍林华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我又要偷偷地跑回城里去了。”

“穆狄先生，你别这样，”霍林华斯很率直地说。“蒲丽丝拉常常谈起你，如果她还缺少什么东西，因而她的脸蛋还不能红润得像两朵淡红色的蔷薇花的话，我敢说，那就是因为没有看见你。来——我们去找她吧。”

“霍林华斯先生！”这个老头儿吞吞吐吐地说。

“唔，”霍林华斯回答说。

“有没有人来找过蒲丽丝拉？”穆狄问道，我们虽然看不见他的面孔，可是从他的声调里可以想象到，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现出那种点点头、眈眈眼的不可思议的样子。“先生，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穆狄先生，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霍林华斯回答说；“据我所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来找过蒲丽丝拉。来吧；

我们真是在浪费时间，我还有几件事情要顺便跟你谈谈呢。”

“哟，霍林华斯先生！”穆狄又唤了一声。

“嗯，又来了！”我的朋友相当不耐烦地嚷道。“现在又怎么啦？”

“这儿有个小姐，”老头儿说，声调不再那么吞吞吐吐的讨人厌。“我要提起这件事，你一定会认为非常奇怪的，但是巧得很，当这位小姐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如果人家告诉我的话没有错，她已经长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社会上是个顶出风头的人物，才貌双全，用钱又豪爽大方。人家告诉我，只要看到一位小姐头上戴着一朵鲜艳的花，那就是她了。”

“他讲起齐诺比娅，那种口气给他自己平淡无奇的看法添上了一种多么丰富的色彩啊！”我悄莫声儿地向霍林华斯说。“他跟齐诺比娅，怎么可能有什么利害关系，或者亲戚关系呀？”

“已经有好几年了，”霍林华斯轻声地说，“这个老头儿的神经总有点儿不正常，或许你已经也看出来了。”

“我要问的，”穆狄又说，“是这位漂亮的小姐待我这个可怜的蒲丽丝拉好不好。”

“很好，”霍林华斯说。

“她喜欢蒲丽丝拉吗？”穆狄问道。

“看样子是喜欢的，”我的朋友回答说。“她们经常在一块儿。”

“恐怕是像一个小姐对待她的女仆那样吧？”那老头儿说。他讲这句话的声调很有些古怪，因此我忍不住转过头去，

想看一下他的面孔，心中几乎这样想，我看到的一定是别人，而不是穆狄。可是坐在那儿的还是他，套着眼罩的那一面脸朝着我。

“还是更像姊妹，”霍林华斯回答说。

“啊！”穆狄比较满意地说——因为他刚才的口气又严厉又尖刻——“我要是能亲眼目睹那个样子，那我这颗枯老的心肠一定会高兴极了。霍林华斯先生，要是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更快活的话，那就是看到那位美丽的小姐挽着我小女儿的手了。”

“来吧，”霍林华斯说，“或许你会看到的。”

我们这位三心两意的客人稍微耽搁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出发，老穆狄跟在霍林华斯的后面，总保持着一两步的距离，这样霍林华斯就不能很方便地看到他的面孔。我仍然坐在枫树丛底下，竭力想从刚才那幕情景中探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尽管霍林华斯刚才随随便便地解释了一下，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位怪客真的神经失常，而只认为他的脑筋像一具已经不合调了很久的乐器，琴弦已经失去了婉转的高音调，需要校一下音才行。我想，我们都是美满生活的创造者，应该欢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把他当做我们的一份子，让他待在我们的土地上；这对我们会有益处的。这样可以使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变得稍微愉快些，有时也可以使我们为了他变得稍微苦恼一些。人类的命运，尽管你没有看到它那阴暗的一面，本来就是不幸的。而且，如果我们中间任何弟兄，由于对自己的成就过份高兴而浑身发起烧来，那么只要偷偷地溜到树林里面，跟这位孤苦伶仃的老穆狄单独相处上一个

钟头，或者一天，或者医治这种病所需要的时间，那样做就等于服用了一种有效的清凉治疗剂了。

我独个儿回家去吃饭的时候，在路上又瞥见他在一棵树后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农舍的一个窗口；不久看到蒲丽丝拉在那个窗口出现，打趣地拉着齐诺比娅。齐诺比娅好像向我们发出灿烂光辉的白日那样明朗，只是离开她的全盛时期还相差很远。我相信这一幅美景一定是蒲丽丝拉故意布置好给这个老头儿看的。但是，不知道是为了这个姑娘把齐诺比娅抓得太久了呢，还是齐诺比娅认为她撒娇撒得过份随便而讨厌她，齐诺比娅突然间断然地撒开蒲丽丝拉的手，而且像女主人对待婢女那样，很傲慢地瞟了她一眼。老穆狄摇了摇头，随后当他沿着那条路走回去的时候，我又看见他一路摇着头，走到一个他回头还可以最后一次望见这幢农舍的地方，他转过身来，举起手杖在空中晃了几晃。

11 林中小径

上述的事件发生后不久，为了想消除多日的劳动所引起的筋骨痛，并且减轻那种刻板的生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苦闷，我放了自己一天假。我打算从早饭时候起一直到黄昏时候，独个儿在周围树林里任一个最僻静的地方度过这一天的假期。我虽然很喜欢群居生活，却天生有这样一种癖性，就是有时候需要过一些幽静的生活；即使处在像福谷这种显著地与世

隔绝的生活中，我还是需要那么做。我除非在内心深处再进一步反省一下，使自己清醒过来，恐怕就会失掉自己个性的较好的一面。我的思想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我的感觉也会逐渐变得像一撮苔藓那样干燥（苔藓是一种终年生长在阴暗处、雨水里或者午夜露水里的东西），久旱无雨，被阳光晒得分裂了开来。这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如醉如痴的快乐，打定主意不要和任何人交谈，免得把自己这种愉快的心情驱散，因此急急忙忙地溜了出来；不到一会儿我已经在一条上空尽是弯成弓形的树枝，脚下铺着枯黄树叶的林中小径上踱着。

起先，我走得非常快，仿佛群居生活像汹涌的涨潮似的就在我的脚跟后面怒啸着，我如果不跑得快一点，眼看就要赶上我，把我淹没了。可是，后来在离家远一些的地方，穿过了一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后，我就把脚步放慢了，一路张望着，想找一条小路。钻进这座翠绿色大教堂里最隐蔽的内殿去；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有时候一句偶然的话会触到我们那神秘的心弦，使我们突然之间产生了期望已久的亲密友谊。我深深地沉浸在默想中——或者还不如说自己一时的情绪，因为它的实质还不肯定，还不能叫做思想——以致落叶上沙沙响的脚步声我也没有听见，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我也没有看见。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后面离我不远有人在讲话，声音那么尖锐唐突，跟我的心境完全不能调和，并且就像用手指戳进肥皂泡一样，一下子把我的沉思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喂，朋友！”这个最不识时务的声音喊道。“听我说，停一停！我要跟你讲一句话！”

我转过头来，心里又气又好笑。首先，打扰了我，不管怎样总是一种可恨的损害；其次，那种讲话的口气也使我感到不高兴。最后，一个人的心里除非有真正的感情，如果他要——因为世界已经堕落到这么糟糕的地步了——对别人表示轻蔑，或者要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的话，没有比称呼他为“朋友”更有效的办法了，滥用这种字眼尤其会引起隐藏着的仇恨的爆发，一定会激起某些特殊的宗派，和那些，不管他们的目的多么伟大，已经脱离了人群退隐的人们的仇恨；仇恨这一种情感，的确可以隐匿在心里某处像狗窝一样的地方，在黑暗里喃喃抱怨着；可是除非对方获得足够的力量宽大地对待所有的人，它是永远不会完全消灭的。说到我自己，称我做“家伙”、“小丑”或者“乡下佬”，我都不会认为是一种侮辱。这三个称呼中间随便哪一个，我的农民装束（身上穿着一件麻布罩衫、格子花衬衫和条纹裤子，头上戴着一顶薄木片编成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根粗糙的胡桃木手杖）都可以使我受之无愧。至于像现在这样的称呼，却使我顿时冒起火来——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呀！

“你叫我干吗？”我面对着他说道。

“朋友，走近一点儿，”那陌生人说，向我招招手。

“不，”我回答说。“如果我能够替你做什么事情，同时对我自己不会有多大的麻烦，就请你讲吧。不过，请你记住，跟你讲话的不是你的熟人，更不是你的朋友！”

“噢，我相信不是这样吧！”他反驳说，好奇地望着我；他举起帽子，向我敬了个礼，那种挖苦的样子叫人看了很不痛快，但是同时又似乎很有礼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

他生气就反而会显得荒唐而可笑了。“可是请你原谅我！我承认自己有点儿弄错了。如果我冒昧假定一下，先生，你恐怕是住在这儿附近的一位风流劳动者——或者我还是说是一个精神恍惚的人吧？^①这个地方恐怕就是你的阿尔登森林^②，而如果你不是那位被放逐的公爵本人，就是随从他的一位首要贵族。再不然就是愁眉苦脸的杰克斯^③？就算这样吧。那么，你也许可以帮我一点儿忙。”

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想帮别人忙的。

“我没有空，”我说。

这个陌生人刚才那么突然地在我面前出现，几乎使我怀疑他是一个妖怪；想到我们周围冷僻幽暗的森林，更觉得他的出现无疑地要比一个从丛林里跳出来的、浑身毛茸茸、腰间束着一根用叶子编成的腰带的古代野蛮人还要可怕。他很年轻，样子还不到三十岁，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健美，是一个我所看到过的最漂亮的美男子。尽管这样，他虽然具有那种雄壮的男性美，却一点也不合我的爱好。他的面貌——我不知道怎么样描写那种特征——有一种无礼、粗鲁的样子，一种冷酷、粗野、激动的、随随便便的表情，不论在外表上怎样加以修饰，也丝毫掩饰不了这种表情。我并不是说这种表

① “风流”原文是 aesthetic，“精神恍惚”原文是 ecstatic，两个字音很相近。

② 阿尔登（Arden）：位于英国中南部的一座森林；这里引的是莎士比亚喜剧《如愿》（As You Like It）里面所讲的一位被放逐的公爵，带着随从贵族和小丑等来到阿尔登森林避难。

③ 杰克斯（Jacques）：莎士比亚喜剧《如愿》中那位被放逐的公爵的随从贵族。

情是俗不可耐的。但是他没有优良的性情；他的眼睛虽然可能有另外一种够狡猾的表情，可是却赤裸裸地暴露了一些它所不该暴露的东西。我看到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和他的脸上那种表情而产生了这些含糊的幻觉，我就把这种特点留给那些极少有这种特点的人去领悟吧——因为这种特点在直觉上是最讨人厌的。

他的头发和胡须是乌黑的；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的，而且很亮，他的牙齿闪闪发亮。他身上穿着一套夏季的便服，虽然穿得十分随便，却很讲究，而且式样也很时髦。他的背心上横挂着一条手工精致的金链条。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所穿的衬衫的胸部上那么平滑洁白的光泽；胸前别着一枚饰针，上面嵌着一块宝石，它在他站立的那个树荫底下闪闪发光，像闪烁着的火舌一样。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柄手杖，上面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蛇。我恨他，我相信一半是因为我自己朴素的装束和他一身浮华讲究的服饰相形见绌的缘故。

“喂，先生，”我说，想起刚才自己生了那么大的气，感觉有些不好意思，然而还是不肯对他客气，“请你马上讲吧，我还有事情要干呢。”

“我很抱歉刚才招呼你的方式有点儿不太好，”那陌生人微笑着说；他似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已经有些看出我心里对他所抱的恶感。“我并不是存心想得罪你，今后我一定要注意礼貌。我只是想向你打听一个我过去认识的女人的一些事，她现在住在你们那里，而且我相信，她跟你们所干的社会事业有很大的关系。我想，你们是叫她齐诺比娅的。”

“这是她在文学界所用的名字，”我说；“也许她也允许她

的亲密的朋友们知道并且用这个名字称呼她——但是一个陌生人或者偶然相识的人当面要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她的朋友是不会随随便便答应的。”

“哦，”这个讨厌的家伙回答说，他立刻把脸转过一边，短促地笑了一笑，使我猛然觉得这种笑是他性格的一种显著的表现。“根据你刚才自己所说的理由，或许我可以提出一个要求，用一个非常合乎她那美妙的性格的名字来称呼这位小姐。但是，你如果有别的名字可以称呼她，我是很愿意知道的。”

我真希望他不是变得更无礼一些，就是变得特别有礼貌，要不然就索性中止我们的谈话，因此我讲了齐诺比娅的真名。

“对啦，”他说；“在普通的社会里，除了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过人们用别的名字叫她。可是我们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目的只是要问一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怎么样才可以最方便地见到这位小姐。”

“当然是在她现在所住的地方啰，”我回答说。“你只要到那儿去问一声就行啦。你只要顺着这条小路走，就会看到那座房子的。那么我们就再会了。”

“对不起，请你等一会儿，”那陌生人说。“在白天作普通的拜访时，你所指点的这条路当然是很恰当的。但是这是件私事，是秘密的，而且性质有些特殊。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村落里，我可以断定不管发生什么小事情，都会引起人们唧唧咕咕的谈论，而我可不希望这样。你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并不是说这件事和这位小姐完全没有关系。总之，我特别希望能够私下见到她。如果她的习惯像我过去所知道的那样，那么在树林里或者河畔，就常常有可能会碰到

她，我想你可以帮个忙，告诉我她在这个时候喜欢在哪里散步，使我可以很幸运地碰到她。”

我仔细想了一下：负责保护齐诺比娅完全是我分外的一种愚侠行为，我这样效力，如果她一旦知道了，反而会整天把我当做嘲笑的对象。因此，我说出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像任何别的地方一样，齐诺比娅每天在这个时候常到那儿去；这个地方离农舍也不太远，她在那儿不至于碰到太大的危险，且不管这个陌生人的品格究竟如何。

“还有一句话，”他说道；他的亮晃晃的黑眼睛盯着我，他到底是开玩笑，还是含有什么恶意，那我可不知道，但是无疑地那好像是一对魔鬼的眼睛。“我知道你们兄弟中间有一个献身给神的心地仁慈的铁匠；从各方面说来，他确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一个粗鲁、倔强可是心地很好的人，他的态度有些粗俗，然而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文化修养方面呢，也不是顶高。他是一个慈善事业的演讲家，有两三个门徒，还有自己的一套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买一大块土地，在那上面盖一座宽敞的房子；因为他的财产如果用铜或者废铁做单位计算，要比用金子或银子做单位计算方便得多，所以这一笔费用大大超过了他的财力。他现在为自己这一项事业埋头苦干，就像他从前拚命捶打马蹄铁那样。你认得这样的一个人吗？”

我摇摇头，转身想走。

“人家告诉我，我们这位朋友，”他一股劲儿地继续往下说，“是一个身体强壮、浑身是毛、样子可怕、容貌丑恶的人物，巴结女人的功夫可以说是并不特别高明。可是这个老实

人正在追求一位我们认识的小姐，到目前为止总算是成功的，他指望从她巨大的财富里得到所需要的钱财，来实现他那一套砖瓦灰泥的计划！”

说到这里，这个陌生人好像对自己在霍林华斯的性格和意图方面所形容的那番话觉得非常有趣，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一阵大笑和刚才提过的那种像敲打金属时所发出的声音似的、短促的笑声，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不过笑声拖得很长，而且响亮得多。他过份高兴，把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套在他上颚牙齿上的一副金圈，原来他的每一颗亮晃晃的牙齿都是假的。这个发现对我发生了十分奇怪的影响。我觉得仿佛这个人在道德上和肉体上都是一个骗子；尽管我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那张怪漂亮的面孔也可能像一副面具那样可以揭开；他的身材看去虽然很高大、很好看，可是说不定他本身只是一个萎靡、衰老、白发斑斑的小侏儒；他周身除了狞笑时那种邪恶的表情以外，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是真实的。我对他那鬼怪似的性格所作的幻想那样影响了我，同时我又感染到他那种怪笑，使我也觉得好笑，因此我不久也像他一样，开始呵呵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不笑了，真的，他的笑声停得那么突然，我自己反倒独自又高声狂笑了一会儿。

“啊，对不起！”他说。“我们的谈话好像比开始的时候有趣些了。”

“谈到这里为止啦，”我回答说。“我觉得很惭愧，我竟愚蠢得忘记了自己应该恨你才是，你那样讥笑了我的朋友。”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话，”那陌生人说，走近一步，把戴着手套的手按住我的袖子。“我还得请你帮个忙。在你们福谷这儿有一个我曾听说过的年轻女子——或许我早已经认识她——无论如何，我对她是特别关心。她是一个娇弱、敏感的年轻人，在新英格兰常会看到这样的人，我想她在这里的女人当中，已经变成一个体格逐渐瘦削下去的人，这是像她那种人的必然趋势。有些哲学家喜欢赞美这种体质，把它叫做飘飘欲仙的体态，但是我却认为这种体质是由于这些闺女和她们上代的女祖先，吃了腐败的食物，呼吸了混浊的空气，缺少户外运动以及不经常洗澡，结果才造成了一种遗传性的消化不良症。齐诺比娅虽然充满了过多的活力，使人看了不大顺眼，却是极好的女人典型。可是——让我们再回头谈这个年轻的姑娘吧——她在你们这儿的名字是叫蒲丽丝拉。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跟她谈一谈呢？”

“你已经问了我好多问题了，”我带着责难的口气说，“那么我至少也可以用一个问题来麻烦你。你叫什么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威斯脱华尔教授”，一边戴起一副眼镜，他这样做仿佛是为了要证实他那自称为教授的尊号——这是人们到了人家对他非常怀疑的时候常用的一种办法。戴了这么一副眼镜，他脸上的特点完全变了样，几乎使我不认得他了。但是我对他现在这个样子，像对他刚才那个样子一样，一点也没有好感。

“关于你的事情，我再也不跟你纠缠下去了，”我说，身子向后退了一步。“我已经告诉过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齐诺

比娅。至于蒲丽丝拉，她有比我更亲密的朋友；如果那些朋友同意，你可以通过他们去找她。”

“那么，”这位教授很有礼貌地把帽子举起，回答说，“再见吧。”

他走了，不久就在树林里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上消失了。我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情景，不免觉得很后悔，那个陌生人似乎还想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我竟那么坚决地把谈话打断。关于我这三位朋友的事情，他显然知道得很多，从他的话里可能发现或者推测到一些有用的材料。自从蒲丽丝拉到这里来以后，许多事情都有了这么一种倾向，在齐诺比娅和她之间激发了和建立了一种关系，这一点使我觉得特别奇怪。首先，她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要求齐诺比娅保护她。老穆狄的寻访似乎主要是为了要探问一下这个目的是不是已经达到。而今天这里又来了这个可疑的教授，在问起她们的时候，他把这两个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想找她们两个人谈。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想散步了，因此就逗留在农场附近，心里可能还怀着一种模糊的想法，威斯脱华尔提过要跟齐诺比娅相见，不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什么意外。在这些事中，我自己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我就像一出古典戏剧里的一个合唱队队员，似乎没有个人表演的可能性，而把自己全部的希望或忧虑，欢乐或悲哀都寄托在别人的成败上，而这种情感是别人和自己之间的唯一联系。也许，命运之神——它是最有手腕的舞台监督——在没有得到至少一个沉着的旁观者出席之前，难得会把幕景安排好，进行演出全出戏剧的。

这个旁观者的任务是在适当的时候喝一声彩，有时候还得淌下一滴不可避免的眼泪，检查一下戏剧的内容对剧中人究竟是不是适合，以及在自己长思默想中，去吸取整出戏剧的教训。

碰到需要我尽职的时候，我是不该规避的，同时为了避免闯进神或人都不希望我去的地方，我仍旧逗留在靠近森林边缘的地方。我逗留的地方离齐诺比娅经常去散步的那条小路有一段距离，但是并不太远，只要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可以迅速地赶到出事地点。

12 卡佛台尔的藏身洞

很久以前，在我们周围的这一带森林里，我就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僻静的地方。这是一种树叶构成的洞，四周的树枝高入云霄，在一棵白松树枝叶间最中心的地方。树上缠绕着非常粗大而茂盛的野葡萄蔓，这些野葡萄蔓不仅几乎缠满了这棵树的每一根树枝，还爬上了三四棵邻近的树木，使整个树丛结合成为一个完全难分难离的并蒂同株结。有一次，我为了要躲避一场夏日阵雨，灵机一动就爬进了这一丛似乎阵雨透不进的树叶中间去。树枝给我让出了一条路，然后又阖了拢来，仿佛只有一只松鼠或者小鸟从这地方钻过似的。在很高的一个地方，靠近中间那棵松树的躯干，可以看

到一个适合鲁滨逊·克路索^①或者英王查理居住的、再好也没有的安乐窝！一些枯残的松枝搭成了一个罕有的冷僻洞室，这些枯枝被葡萄蔓紧紧密密地拥抱和纠缠着，埋在空中的葡萄树叶所构成的坟墓里，见不到天日。我只不过稍微动了动脑筋，就把洞室的内部扩充了一些，并且在四周由青枝绿叶编成的墙壁上开了几个小洞。我要是有度蜜月的福气，我真会邀请我的新娘到这儿来；我们在这里的邻居就会是一对金莺儿，住在这树丛里另一个地方。

这儿是一个作诗的胜地，可以借着时常在葡萄藤叶丛中吹过的微风所发出的那种交响乐曲来调谐诗韵；在这儿还可以替《日规》构想一篇文章，说明大自然在用各种语言悄悄地讲着奥妙的事情，似乎只要有一阵较强的风，就可以解答大自然本身这个谜。而且，这个地方的空气又是这样流通，正是个享受一根雪茄烟的好所在。虽然我自以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分子，我还是把这个隐蔽的地方当作我的一个独占物。这个地方也是我个性的象征，而且使我的个性不受到侵犯。除了有一次一只松鼠看见过我，就从来没有一个动物发现过我在这儿。我也没有带过任何朋友到这儿来，因为自从霍林华斯丢弃了我以后，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分享一切的东西了。因此我时常像一只猫头鹰似的坐在那儿，可是心里却充满了磊落和好客的思想。我数了数属于我的那些

① 鲁滨逊·克路索(Robinson Crusoe)是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所著的一本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鲁滨逊在大海中船遇风暴沉没之后，漂到一个孤岛，与自然斗争，过着人类的原始生活。

一串串数不清的葡萄，并且预料到葡萄的丰收。当我有一天像一个寓意中十月丰收的人物，背着一大束一大束成熟的葡萄回到我们的住处，肩膀给压得垂了下来，额角上被几颗压碎的葡萄染成了深红色，像斑斑血渍似的，使大家见了大吃一惊，想起那种情景总使我觉得非常高兴。

我向上爬，进了这座天然的角楼，从一个个小窗口望出去。那棵古老的松树耸立在其余比较年轻的树木中间。我所坐的那个地方，大概是在树根和最高的一根树枝当中，那地方已经高到可以充当一座天文台，不过不是用来观察天文星斗，而是察看尘世俗事，然而那里面却包含着一种像关于行星那样无穷的学问了。我从一个洞孔看到河水静静地流着，在靠近河边的草地上，有几个弟兄正在挖泥煤，那是我们冬天的燃料。在靠我们农场里面的那条车路上，我看到霍林华斯在赶着一对公牛，两头牛拖着一车堆砌围墙用的石头——这项砌墙的工作是我们利用劳动后一些短促的休息时间来干的。他吆喝着那两头懒洋洋的公牛；虽然离他那么远，我从他那刺耳的吆喝声，仍旧听得出他心里一定很局促不安，这位受尽挫折的慈善家还有斗争的精神呢！

“呵，朋友！”他说。“靠那边儿走，你们这些懒虫！你们现在又怎么啦？向右转呀！”

“霍林华斯认为，”我想着，“人类只不过是另一对牛，像我们的老勃朗、老波莱脱一样顽固、愚蠢、懒惰。他开口辱骂我们，心里诅咒我们，而且不久就会动手用刺棒来刺我们。但是，我们难道是他的牛吗？而且他又有什么权利充当赶牛人呢？而且我们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做，为什么要浪费

自己的精力，把他那套慈善家的冗长无聊的荒唐话拖回家里去呢？我在离地面这么远的地方冷眼看着，这整回事显得多么可笑啊！”

我把目光转向农舍，看到蒲丽丝拉（虽然离这儿很远，我确信那一定是她）坐在齐诺比娅的窗口；我猜想她在编织小钱袋，或者在缝补我们破旧的台布。一只鸟儿从我这棵树旁边飞过；当它飞到阳光照耀着的高空中时，我投上一个口信请它带给蒲丽丝拉。

“告诉她，”我说，“她那脆弱的命脉跟别人强韧的命脉连结在一起，已经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了，而且将来很可能会折断的。告诉她，齐诺比娅不会经久做她的朋友。告诉她，霍林华斯的心，热中于自己的事情，但是对一切人类的感情却是冷冰冰的；还有，如果她已经把自己的心献给了他，那就等于把一朵鲜花扔进了坟墓了。你还得说，如果世界上有人真正关心她，那就是我了；可是，照她的实际情况，连我也不关心她的——一个可怜的小女裁缝，这是齐诺比娅给她的一个很恰当的称呼——我所关心的只是在我闲散的幻想中经过一番修饰的那个人。”

树木在炎热的阳光里，散发出一股香气，钻进了我的鼻孔，仿佛把我当做一个壁龛里的神像似的。许多树木发出了一股千百种香味混成的气味。或许在我底下的中午明亮的阳光对我的感觉起了一种影响。也许这是一个原因，我发觉自己的心情突然变了，我不再相信道德的美或者英雄主义，并且相信企图替世界造福是桩蠢事。我从自己这座观察台上，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那个改良社会的特殊计划，看来是多么

荒谬，使我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但是，这个玩笑可开得太厉害了，”我暗底里想道。“我如果是个聪明人，就应当赶快脱离这个苦境，然后再嘲笑那些还留在里面不走的朋友们。”

我正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在下面树林里什么地方怪笑着，这种怪笑我在上文曾经描写过，是威斯脱华尔教授许多惹人讨厌的特点之一。这个怪笑使我联想到刚才我们之间的那段谈话。我发觉前一会儿我的脑海里之所以对人生一切美好的目的，会充满了怀疑和讥笑的想法，主要是受到了这个人的影响。我是用他的眼光，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霍林华斯和他那即使是不能实现的、至少可以说是伟大的梦想，去看齐诺比娅那种俗世的高贵性格，甚至也用那种眼光去看蒲丽丝拉那奇异的、又虚弱又漂亮、形容不出的妩媚。他们三个人身上主要的魅力却丝毫看不到。有这么一种人，跟他一接触就不可避免地使高尚的变为堕落，使纯洁的变为下流，使美丽的变为丑陋。如果有人能够经常和这种人交谈，而永远不受到损害，那他一定是一个具有非凡的力量，并且感受性很弱的人；可是这位教授的话是代表世界上一般人的意见，带有一种冷酷的猜疑，拚命要压制我们崇高的志向，并且使其余的志向都显得滑稽可笑。我痛恨这种人；由于我自己的性情有一部分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格外恨他。

这时候有一阵说话声从树林里靠近我这棵树的地方传来。不久我就看见两个人影——一女一男——齐诺比娅和那个陌生人——一边走，一边热切地交谈着。

齐诺比娅的脸红喷喷的，可是脸色常起变化。虽然她的脸色大多数时候是红红的，但是突然之间会变得非常苍白。她的眼睛发亮，因此目光有时候会朝上向着我闪烁，仿佛阳光射在地上什么发亮的东西使人眼花缭乱。她的态度很自然，而且非常动人。这个女人全身洋溢着一股强烈的热情，我现在发觉这种强烈的热情正是她的美貌达于绝顶的一面。任何一种热情都很适合她；而热烈的爱情或许是最适合的了。但是现在可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非常傲慢的愤怒。可是，我油然产生了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在这两个伴侣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然是经过一场恋爱之后产生的——至少在齐诺比娅方面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日后这种恋爱却成了一种同样剧烈的仇恨。他们走过树林里的时候，虽然她走路的样子很随便，却很留神，连自己衣服的折边也不让它碰到那陌生人。我心里怀疑莫非这两个人中间存在着什么裂痕，要经常这样严密地提防着呢。

至于威斯脱华尔，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齐诺比娅的一股热情，并不比火蛇^①受到家里炉火的热气觉得更加温暖些。要不是脸上带点儿为难的样子，再加上强烈的嘲笑神色，他简直像一尊雕像那样毫无表情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而且连他的智力也帮不了他的忙了。他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齐诺比娅为什么这样怒不可遏，却深信这全是胡闹，不过是女人家五花八门的无理取闹的另一种花样罢了，而这些无理取闹是男人所永远不能够了解的。多少倒霉的女人已经

① 火蛇：传说住在火中的怪物。

跟这样的男人结合在一起了啊！造物主把我们一些人推进了在情感方面贫乏得这么可怜的世界里来，在这儿，除了兽类所有的那种感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感受了。这里除了感觉上的热情，没有热情；没有纯洁的温情，也没有纯洁的温情所产生的体贴心情。在外表上，他们跟其他的男人很相像，除了最良好的美德外，或许什么都有；可是一个女人受到了这样一个人的残害，最后才发现在他心里找不到跟自己那种真诚的女性的温情相同的东西。她从心坎深处发出的呼声得不到任何反应；她喊得越恳切，他越显得死气沉沉。这可能根本不是他的错误；他总不能够把自己心里所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送给她呀。但是她的不幸遭遇，以及随着虚伪和表面化生活而产生的道德上的堕落，使她不再有力量维持愉快的生活——这些是一个人所受的最可怜的罪了。

现在我从树上俯视着这一对男女——外表上看来是多么美丽，好像一对情侣在树林里闲荡着——一边心里在猜想，齐诺比娅在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曾经堕入过上面所讲的那种失意情场。当她那怀着满腔的女人的温情，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就在她生活上比较公开的方面，表现出一种突出的乖僻和反抗的性格。

事情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那样凑巧，使我觉得命运注定我可以探听到齐诺比娅所有的一切秘密，因此这一对男女也可能坐在我这棵树下面交谈起来，那一来我什么都明白了。然而，如果事情真的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发生，为着自己的自尊，我无疑地会警告他们有人在偷听，扔下一把还没有熟的

葡萄，或者把我这个隐藏的地方当做但丁^①诗里那座魔鬼森林中的一棵鬼树，从上面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声。但是实际生活里的事决不会安排得跟一部小说里的情形一模一样。首先，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坐下。其次，虽然他们的确从树下走过，可是齐诺比娅的讲话声是那么急促并且时断时续，威斯脱华尔的讲话声又是那么冷淡和低沉，因此两人讲些什么话我几乎一句都没有听到。我到现在心里还在怀疑，我好像记得的一些话可能还是后来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用自己所幻想的一些话拼凑而成的。

“你为什么，”威斯脱华尔说，“不把那个姑娘扔掉，不去理她呢？”

“她一来就缠住我，”齐诺比娅回答说。“我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到底自己有什么东西会使她这样依恋不舍；但是她是爱我的，我不愿丢弃她。”

“那么，”他说，“她就会用不只一种手段来害你的。”

“你说的可是这个可怜巴巴的孩子啊！”齐诺比娅喊道。“她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她又为什么要来害我呢？”

我不知道威斯脱华尔悄悄地回答了她什么话，齐诺比娅随后的那声惊喊也弄得我莫明其妙，我只知道他的话显然激起了她心里的恐怖和厌恶。

“我接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呀？”她喊道。“如果我的上

①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神曲》诗，第一部分就讲到在魔鬼森林里迷失路途的情景。

帝有一点关心我的灵魂的话，请他帮我摆脱这个可耻的关系吧！”

“我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她的伴侣说道。

“无论如何，”齐诺比娅回答说，“结果总会把我逼死的！”

接着我听到她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呻吟声——从一个像她这么坚强、自尊心又这么强的人心里挣扎出来的这种叫声，大大地感动了我，假如她号啕痛哭，使整座树林都充满了凄惨的悲鸣，还不能这样感动我。

除了上面所记载的一些话以外，他们两人还谈了些不可思议的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懂；我甚至还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懂得上面所记载的那么多的话。我们对自己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一番长久的默想后，往往会把所回忆的事情微妙地变成一些类似幻想的东西，而且很难把实际的情况和幻想分别出来。不到几分钟，他们已经走远，到了呼听不到的地方。在他们后面起了一阵微风，打开了周围树叶的话匣子，使它们也立刻开始哗啦哗啦漫谈起来，仿佛不可胜数的长舌妇突然间全都知道了齐诺比娅的秘密。微风越吹越紧，树枝间的风声仿佛在说，“嘘！嘘！”因此我就决定了不把我刚才所听见的话告诉任何人。虽然这样做法说不定还有可能给人曲解，但是我总认为在一切类似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做法是最公道的惯例了。

13 齐诺比娅讲的故事

赫赫有名的“福谷社”，虽然为了人类的利益终日非常认真地辛勤劳动着，有时候也会用一个下午或者晚上来作些娱乐，来点缀一下艰苦辛劳的生活。在树下举行野餐是相当风行；在室内也时常演出片断的戏剧，如独幕的悲剧或喜剧，或者做一些关于某些剧本的俚谚游戏和字谜游戏。此外，齐诺比娅很喜欢给我们朗诵一些莎士比亚的剧本，她的朗诵时常带有一种深厚的悲剧力量或广阔的喜剧效果，使人感觉她没有立刻上舞台去表演，对于人们确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活人画”是我们有时候采用的另一种娱乐方式，玩的时候，猩红的披肩、古老的绸缎长袍、绉领、丝绒衣服、皮袍，以及五花八门的好看而没有价值的东西，把我们熟悉的朋友扮成了各种图画里面的人物。在前一章里所叙述的事情发生后，我们就过了这么一个晚上。几幅名画——有的按照古代艺术家的版画，有的按照历史上或小说里原版的插图来布置——都已经演过了，这时候我们恳切地要求齐诺比娅再表演几个节目。

她带着沉思的样子站着，手里拿着一大块薄纱，或者像薄纱似的什么薄薄的料子，心里似乎在考虑下一次应该按照哪一幅画化装；她的脚边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衣服，凭着她敏捷的幻想力和魔术般的本领，能够很容易地一下子把这些

衣服变成英雄美人所穿的华丽夺目的衣服。

“我对这个玩意儿有点儿厌烦了，”她想了一会后说道。“我们自己的相貌以及自己的身体和神气使我们扮演一切人物都显得太唐突了一点儿。我们的实际情况彼此都那么熟悉，因此我们不能够随便把自己引进一个幻想的境界里去。今天晚上我们不再玩‘活人画’了；不过，为了尽我的可能来补偿你们一些损失，你们可喜欢听我讲一则临时拼凑起来的荒诞无稽的鬼怪故事吗？”

齐诺比娅天生有一套本领，能够随时讲出一则古里古怪的短篇故事，效果要比后来费尽心血写下的一篇同样内容的作品大得多。因此，她的提议受到大家一致的赞成。

“哦！故事，故事，一定要讲故事！”年轻的姑娘们嚷着说。“不管怎样光怪陆离，我们都会相信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相信。就请你讲鬼故事吧。”

“不，不完全是一则鬼故事，”齐诺比娅回答说；“不过很像鬼故事，你们一定会觉得很不容易看出它跟一则鬼故事的区别在哪儿。唔，蒲丽丝拉，站到我面前来，这样我才可以瞧着你，并且从你的眼睛里得到灵感。今天晚上你的眼睛非常深奥、非常富有梦意。”

我不知道下面所要重述的故事会不会保持一些她所讲的那则故事的原有精神；可是，由于齐诺比娅讲得又乱又快，讲到夸张的地方毫不犹豫，讲到荒诞无稽的地方更是滔滔不绝，我太胆怯了，不敢把它们照样重述出来——她讲的时候，用种种模仿不出来的口气加重了语气，她的面部表情仿佛给故事添上了画片似的插图，同时从头到尾，我们都闻到那种当

思想从她脑袋里滚滚涌出的时候所发出的最新鲜的芬芳香味——她这样讲着，大家这样听着，那故事倒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节目。当时我不太了解她到底想引我们发笑呢，还是想使我们得到更深刻的印象。故事从头到尾无可否认地是胡说八道，但是不一定就因此逊色。

银 面 罩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听到过“蒙面小姐”这个人，她在几个月以前突然变得非常出名啦。但是，人们对她还没有厌倦，她的名声还在逐步上升，关于她的身份的这个谜不但还没有被人看破，而且在每一次表演中反而显得格外不可思议的时候，这个奇怪的人却忽然失踪了，你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这是多么稀奇的一回事啊。大家知道，她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观众十分拥挤。到了第二天晚上——虽然每一个街头都张贴着关于她的巨大红字广告——“蒙面小姐”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现在，听我讲这个简短的故事，你们就会听到大家所知道的这个人最近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了，这就是这个像影子般的奇人的生活（如果可以叫做生活，那就叫做生活吧，实际上这生活比烛光射着自己的影子在我们黑洞洞的窗口外面，偷瞧我们，不会更加真实些）。

你们得知道，一天下午有几个年轻的公子哥儿，像一般年轻的公子哥儿有时候都喜欢的那样，在一起喝着一两瓶香槟酒；他们在谈论一些不太神秘的女人的时候，十分自然地

谈论到“蒙面小姐”这个话题。她好像随着他们的酒沫的飞溅而显现出来，而且由于他们是穿过酒沫去看她，因而显得更空虚奇妙了。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互相谈论着外面所传闻的一切无稽怪事；我想，他们也毫不迟疑地添了些因自己一时的兴致联想起来的枝节小事，使他们谈话的内容显得更离奇。

“可是把这个怪人说成是一个年轻的闺阁小姐，”有一个年轻人说，“那是多么大胆的说法呀，”——在这儿他提起了这位小姐的姓名——“还说是我们一门最有声望的家族的千金小姐呢。”

“啊，那故事还有很多叫人搞不懂的地方呢，”另一个人说道。“我从很可靠的方面听到，每次‘蒙面小姐’当众表演的时候，我们所谈起的那位小姐总是失踪了，找也找不到，连她自己家里的人也没有办法找到她；关于她的失踪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只要考虑一下这个情况吧：她哥哥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也免不了会听到这些关于自己妹妹的谣言。那么他为什么不出来替妹妹的名誉辩护呢，除非他知道调查起来只会使事情弄得更糟糕吧？”

在我这个故事里有必要把其中一个年轻公子哥儿跟他的同伴们区别开来；因此，为着用一个悦耳好听的名字（这种名字是我们文学界的姊妹们常常送给英雄们的），我就叫他做西奥图吧。

“呸！”西奥图大声说；“她哥哥不是这样的呆子吧！除非他的脑筋像这杯酒一样，充满了泡沫，没有一个人会真的相信那种无稽的谣言。唔，如果我没有看错（到目前为止我从

来就没看错过),昨天晚上当这位蒙面的非凡人物正在玩她的幻术把戏的时候,我肯定我看到那位小姐也在看表演!这你又怎么讲呢?”

“哦,你看到的是一个鬼怪的幻影吧,”他的朋友们哄堂大笑,回答说。“‘蒙面小姐’玩这一套把戏是很拿手的。”

由于上面所讲的无稽之谈抵不住西奥图率直的驳斥,他们就闲扯到城里到处盛传着的其他事情上去。有的人认为盖在面罩里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容貌;其他的人认为——根据“蒙面小姐”的性别说来,这样的看法当然比较合理——她那张面孔一定是极端可怕吓人的,并且认为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才把面孔蒙蔽起来。他们说,那是一张死尸的面孔;一具骷髅的头骨;一个怪物的面貌,像女怪^①一样,满头蛇发,脑门子正中生有一只红彤彤的大眼睛。又有人肯定说,在面罩下面的面孔没有一部分是不起变化的;要是谁有胆量把面罩揭去,就会看到世界上那个已经注定跟他有缘的女人的面貌;或许会碰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温柔地微笑着向自己招呼,或者同样地有可能会看到自己的死敌用一双恶毒的眼睛怒视着自己,使自己的一生蒙受不幸。此外,关于这整个事件,他们还引用了这么一个惊人的解释:指导“蒙面小姐”演出的那个魔术师——顺便提一下,他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男子——用自己的灵魂换来了占有一个和自己很熟悉的恶鬼七年的权利,而现在契约中的最后一年快要满期了。

如果这些话值得我们听,我可以使你们继续听我讲一千

① 女怪 (Medusa): 希腊神话中一个蛇发、扁鼻、长舌、龇牙的丑怪物。

多个像这一类的荒谬怪事，直听到半夜一点钟。可是终于我们的朋友西奥图认为自己的见识很了不起，对这事感到很不耐烦了。

“你们要赌什么我都可以，”他喊道，一边用力把玻璃杯往台上一摆，把杯子柄都打断了，“我要在今天晚上把‘蒙面小姐’的秘密弄个水落石出！”

我听人说过，年轻人喝醉了酒对任何事情都是不多加考虑的；因此，他们又谈一会之后，就决定一个相当大的赌注，并且把现钱拿出来作赌注，而西奥图就向大家告别，去寻求解决这个争论的办法。

他怎样进行这件事，我可不知道，这对于这一则千真万确的故事也没有多大关系。最普通的方法当然是贿赂看门的人——也许他情愿从窗口爬进去。不管怎样，就在那天晚上，当大厅里正在进行表演的时候，西奥图设法溜进了那间私人房间，“蒙面小姐”在表演完毕后，惯常要到这里来休息的。他在那里等着，同时我想他还在留神倾听着广大听众隐约的唧咕声；他当然也能够听出魔术师深沉的声调，用自己故作玄虚的解释来使他所演出的奇迹显得格外阴沉，使人难以捉摸。当那表演时伴奏着的狂放轻松而活泼的乐声暂时中断的时候，他或许还可能听到“蒙面小姐”用低微的声音传达着女巫的意旨。西奥图的神经虽然可能很坚强，他虽然也十分夸耀自己那面对现实的坚定力量，可是如果他的心口比平时跳得稍微快些，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稀奇的。

西奥图躲在一座屏风的后面。后来表演结束了；到底她是把门轻轻地打开的呢，还是穿过墙壁隐身进来的，那我不

知道，可是突然间，连这个年轻人自己也给弄得莫明其妙，一个戴着面罩的人已经站在房间的中央了。在表演的大厅里看到这个神秘的人物时，那里有几百个人挤得紧紧的，那种温暖的活力支持了他的勇气，并且她的魔力散布在那么多的人中间；可是单独一个人和她在一起却是另一回事了，尤其是自己还抱着一种恶意，或者至少是抱着一个自己没有权利有的，并且不能认为正当的目的。我想，西奥图现在已经开始发觉自己的冒险尝试，比以前跟好朋友们在一起喝着香槟酒时所想到的情况，要严重多了。

我们得承认，那个人带着非常奇怪的样子在地毯上飘来飘去，她从头到脚被那张银色的罩子遮盖着；那块罩子从质地上看来似乎是无形的一种东西，像空气一样，没有实质，可是却把她全身遮盖了起来，使人看不见里面的东西，像深夜那种黑暗一样。她一定不是用脚走路的！她在房间里飘飘浮浮的，脚不沾地，翩翩翱翔着；听不见脚步的响声，也看不见四肢的动作；就好像一阵无定向的微风，凭着它自己狂放和文雅的心情，吹送着她向前浮动。可是不一会儿，从她遍身隐隐约约显露出来的不安情绪里，可以看出她的动作是有用意的。她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一种微妙的预感使她知道有个年轻人在这儿呢？如果是这样情形的话，这位“蒙面小姐”还是在找他呢，还是在避开他？西奥图脑中的怀疑很快就消释了，因为她经过一两分钟古怪的扰动，就断然地走到屏风前面，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你在这里！”一个柔和、轻微的声音说道。“西奥图，出来！”

西奥图，这个有胆量的人，被她这样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办法，只得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站在“蒙面小姐”的面前，脸上的酒色差不多已经完全褪光了。

“你想对我怎么样呢？”她用刚才讲话时候那种温和沉着的态度问道。

“神秘的人，”西奥图回答说，“我要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的嘴唇是被禁止泄露秘密的，”“蒙面小姐”说。

“无论冒什么危险，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秘密，”西奥图回答道。

“那么，”那个神秘的人说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把我的面罩揭起来看吧。”

西奥图恢复了一部分勇气，立即按照“蒙面小姐”的建议向前走去，打算去揭面罩。但是，她却朝后向房间那一头飘去，仿佛这个年轻人的呼吸有足够的力量把她吹过去似的。

“稍微等一等，”那条柔和、轻微的嗓子说，“你先得知道你这样大胆要做的事情有怎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就这样走开，今后再也不必想起我；或者随你的便，你能够揭开这张神秘的面罩，在这面罩下面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囚犯，被比死更惨的枷锁束缚着。但是在揭开以前，我不顾一切少女的害羞，恳求你弯下身子，在我的呼吸吹动面罩的地方吻一下；而我这个处女的嘴唇会凑向前来触你的嘴唇；从那一刻起，西奥图，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了，从此以后不再有什么面罩隔在我们俩之间了。此生以及来生的一切幸福都属于你我两个人了。一个少女在面罩里面所能够讲的话就是这么一些了。

如果你觉得害怕，不愿意这么做，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办法呢？”西奥图问道。

“当面罩还遮盖着我的面孔的时候，”“蒙面小姐”说道，“你是不是还在犹豫，不敢吻我的嘴唇，来向我表明你自己的心呢？难道你的心对我还没有认识吗？你到这儿来，难道不是怀着圣洁的信心，也不是怀着一个纯洁和仗义的目的，而是怀着无礼的疑惑和无聊的好奇心吗？虽然这样，你还是可以揭开这张面罩！但是，西奥图，从那一刻起，我就注定要成为你命运中的恶魔；你从此再也尝不到一丝幸福了！”

讲到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口气里流露出一些难以形容的悲伤情绪。但是，天性多疑的西奥图听到“蒙面小姐”要求他生生世世和一个像她那样不明不白的人缔结姻缘，感觉到那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即使她只要求接一个无关紧要的吻，可是想到她的面貌可能不怎么迷人，那对他说来，还是一种侮辱。这可是个好主意——要他吻一个已死的女人，或者一个骷髅的嘴，或者一个怪物咧开了嘴笑时的那个像窟窿似的嘴巴，来表示敬意！即使她在其他各方面确实都够得上称为一个标致的闺女，她的牙齿大有可能有缺陷——在接吻的乐趣方面这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美人儿，”西奥图说——我猜想他几乎忍不住要发笑了——“如果我情愿把面罩先揭去，那请你原谅我；说到接吻这一桩事，我们以后再决定吧。”

“那么你已经决定了，”那个在面罩里面的悦耳而伤心的声音说道，声调里似乎有一种柔情，而且并不怨恨这个青年人轻蔑地曲解了一个女人的要求，因而使她受到了委屈。“我

不该劝你改变你的决心，但是你的命运还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他一手抓住面罩，把它向上一掀，瞥眼看到了里面一张苍白、可爱的面孔，可是一转眼工夫这个幻影就不见了，那张银面罩慢慢地飘落在地上。只剩下了西奥图一个人。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他所得到的报应是永远焦急渴望再见一面那张模糊不明、令人酸鼻的面孔——这一张面孔可能一辈子成为他炉边的家庭乐趣——渴望着，狂热地四处搜寻着，就这样虚度过了他的一生，始终没有再见到她。

可是，实际上，“蒙面小姐”到哪儿去了呢？是不是她只能够在那张神秘的面罩里生存，而现在已经消失了呢？或者，她是不是具有天上的灵性，如果西奥图有足够的勇气和诚心向她求爱，这种灵性还可以变为人类的幸福呢？听着，我的好朋友们——听着，亲爱的蒲丽丝拉——齐诺比娅所能讲给你们听的剩下不多了。

尽可能确定地说来，就在“蒙面小姐”失踪的那一刹那，在一群追求美好生活，好幻想的人们中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瘦得像影子似的女郎。她是那么文雅、又是那么可怜——一种莫名的忧郁使她赢得了他们深深的同情——因此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起要问她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可能到现在还活着，或者她那瘦削的身体可能是在他们初次看到她的那一刹那，从空气里模塑成为人形的。不管她的来历怎样，他们都不在乎；他们都很关心她。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小姐，这位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的姑娘对那位小姐格外接近。

可是，有一天早晨，这位小姐在树林里蹒跚的时候，碰

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穿着一件东方式样的长袍，黑黑的胡子，手里拿着一个银色面罩。他向她做个手势，叫她不要走。她是个沉着的女人，因此并没有喊叫起来，也不跑开，也不像许多女人常会的那样晕倒，反而静静地站着，叫他开口讲话。这实在是因为她以前曾经见过他，所以虽然知道他是一个可怕的魔术师，心里却始终不觉得害怕。

“小姐，”他带着一种警告的样子说道，“你生命有危险呀！”

“有危险！”她大声喊道。“是什么性质的危险呀？”

“有一个姑娘，”那个魔术师回答说，“从神秘的境界里出来，已经成为你最亲密的伴侣了。现在大数已定，不管这个怪客是不是出于自愿，她是你最大的死对头。不管在恋爱方面，钱财方面，或者在作为寻求幸福所做的一切事上，她是注定了要给你的前途蒙上一层阴影。要防止她有危害性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

“那么请你把那个办法告诉我吧，”那小姐说。

“把这个面罩拿去，”他回答道，一边把那块银色的料子递过去。“这是一个符咒，一个有力的法宝；这个面罩是我特地为她制的，而在这个面罩里面，她曾经做过我的俘虏。你趁她不留意的时候，把这张面罩撒在这个神秘的敌人头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口里喊道，‘魔术师，上来，‘蒙面小姐’在这儿了！’我马上就会从地下钻上来抓住她，而从那个时候起你的生命就安全了！”

这位小姐接过银色面罩，这个面罩就像是空气织成的一样，或者像比空气还要轻的一种物质，仿佛她一放手，它就

会一直向上飘去，最后在云层里消失。她回到了家里，在一群还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好幻想的超绝论者中间，找到了这个瘦得像影子般的姑娘。那时候她已经变得很快活，双颊像玫瑰花那样红润，并且是世界上一个最漂亮、似乎也是最幸福的人了。可是，这位小姐不声不响偷偷地走到她后面，把面罩撒在她头上。当这块薄薄的料子落在她身上，使她无法闪避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姑娘拚命把它掀了起来，这时候她碰上了她亲爱的朋友的眼光，那是一种非常恐怖而深深责备的眼色。她的任务是不能改变的。

“上来，魔术师！”她大声喊道，一边使劲跺了跺脚。“‘蒙面小姐’在这儿了！”

这句话刚讲完，那个身穿东方式样的长袍、满脸胡子的人从地下钻了上来——就是那个漂亮、肤色微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魔术师！他伸开手臂搂住“蒙面小姐”，从此之后，她又永远成为他的奴隶了。

齐诺比娅讲故事的时候，手里始终拿着那块薄纱，当她形容那个魔罩的时候，她利用这块薄纱大大地增加了这个故事的戏剧性效果。她讲到那个悲惨的结局，口里喊着那句不祥的话时，把薄纱向蒲丽丝拉头上撒去；在那一瞬息间，听众全都屏住了气息，我真的相信，他们心里都半信半疑那个魔术师会从地板底下钻出来，当着我们的面，把我们这个可怜的小伴侣带走。

说到蒲丽丝拉，她垂着头站在我们中间，并不动手去拿下面罩。

“我的心肝，你觉得怎么样啦？”齐诺比娅说道，脸上带

着恶作剧的微笑，一边用手揭起薄纱的一角，偷看了她一眼。“啊，亲爱的小宝贝！怎么啦，她真的快要晕过去了！卡佛台尔先生，卡佛台尔先生，请你拿杯水来！”

蒲丽丝拉的胆量本来就不顶大，晚上余下的时间她就几乎没有恢复沉静的常态。这确是一个遗憾；然而我们认为齐诺比娅这样生动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倒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主意。

14 伊律特讲道坛

新教徒^①的后裔应该严格地遵照规定做礼拜，可是我们在福谷却并没有那样做，尽管我们有时候自诩为已经担负起了他们的崇高事业，而且正在把它发扬光大，希望要达到一个非新教徒们所梦想得到的境地。

不错，在那个圣日，我们停工休息。我们的牛摆脱了平日的束缚，在草坪上到处游逛；然而每一头耕牛还是紧紧地挨着自己的伴侣走，而且，由于习惯和逐步养成的相互了解，仍旧维持着主人为了要达到他自己的艰辛的目的而强加在它们身上的那种配合。至于我们这些在一起干活的人，也就是自己在劳苦工作时候所挑选的伴侣们，经过了一星期在一块

① 新教徒：这里是指一六二〇年为避英国教祸而到美国创立普里木斯殖民地的新教徒。

儿劳动之后，这一天都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享受一下我们的休息假日。我相信，有些人虔诚地到乡村教堂去做礼拜。有些人或许登上一座城市或者乡村教堂里的讲道坛，他们身上穿着牧师的法衣，样子极其庄严，使你简直不会怀疑他们是在挤完牛奶之后，才脱下农民的外衣的。又有些人在乡间的僻巷和小路上漫步很久，有时候站住了看看屋顶倾斜的黑色旧农舍；有时候看看新式的小农舍，它们的样子很像玩具，仿佛人生真正的苦乐在那里面没有插足的余地；有时候看看那座外表矫饰得过份的别墅，一列木头圆柱支撑着那个没有必要装饰得那么阔绰的巨大柱廓。有些人跑到那间宽敞、阴暗的麦仓里去，在气味冲鼻的干草堆上面躺上几个钟头，这时候，太阳光和阴影互相竞争着——阴影想使麦仓蒙上一层严肃的气氛，阳光想使麦仓充满一片愉快的生气——结果双方都是胜利者；燕子啾鸣高歌，在金黄色的阳光底下飞来飞去，倏现倏隐。有些人走进树林，躺在地上，把脑袋靠在一堆苔藓上面，那是一根朽烂到发绿的枯木；他们睡着了，大黄蜂和蚊子在他们的耳边嗡嗡地叫着，睡得正香的人在睡梦中不免抽动和惊缩了一下。

霍林华斯、齐诺比娅、蒲丽丝拉和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专喜欢在一块岩石旁边消磨星期天的下午。这个地方被人家叫做伊律特^①讲道坛，相传二百年前，这位年高德劭的圣徒伊律特曾在这里向印第安听众传过道。这位圣徒的传道声音惯

① 约翰·伊律特 (John Eliot, 1604—1690): 美国传教士，曾为印第安人翻译《圣经》。

常穿过的那座古老的松树森林，在人所不能记忆的时代早就已经砍光了。但是这里的土壤外层极为粗糙，凹凸不平，显然从来没有人在这儿耕作过；枫树、栎树、桦树，这些其他种类的树木已经继上古时代的树木之后生长了出来；因此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野的树林地区，一个伊律特时代的印第安人无数代以后的子孙（如果还有这样的后代的话）会很愿意选择这块地盖起他的小屋子，让它隐蔽在这个地方的。后来生长起来的树木的确失掉了原先那座森林那种雄壮的姿态。然而，如果听任这些树木自由生长，它们也会长成一座不很粗野的茂密丛林，太阳可以穿过那些沙沙响的树叶，投射愉快的光辉，这是太阳对一片黑压压树顶的松树森林所从来做不到的。

这块岩石大约有二三十英尺高，它是一块击碎了的花岗圆石，或者是由好几块圆石结合成的，石面凹凸不平，而且有许多罅隙，从罅隙中间长出灌木、矮树丛，甚至还长出树来，仿佛它们的根觉得裂缝里的那一点点土壤，要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土壤都来得甜美。石坛底层的碎圆石互相支撑着，形成了一个浅洞，有时候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个洞里躲避夏季的阵雨。在洞口，或者就在洞外，长着一撮正合季节的灰白色的稊斗菜花，还长着像悲苦清瘦的隐士似的紫罗兰花，就像我们初次看到的蒲丽丝拉那样；这些花好像都是太阳的儿女，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的面，而且住在潮湿的，却不是它们同类的苔藓中间。岩石的上空被一棵桦树形成的天篷遮蔽着，它可以作为讲坛的响板。在一棵树荫下（我理性的眼睛半闭着，让幻想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时候），我时常看到那

个从前向印第安人传教的圣徒，阳光穿过树叶，在他的身上闪烁着，就好像是一道俗眼只能模模糊糊看见的，使他神性化的灿烂光辉照耀着他的全身。

我把这块岩石和每逢星期天我们在这儿相聚的那个幽静的小地方描写得特别详细，是因为霍林华斯经我们的请求，时常爬到伊律特讲道坛上去，向我们这几个门徒发表谈话，当然未必一定是传道，他讲话的声音倏高倏低，像清风在桦木的树叶间吹动的声音一样自然。别人的演讲从来没有像他某些话那样感动过我。他满脑袋的宝贵思想实在可以丰富上千个听众的灵魂，而现在就这样慷慨地散布在我们这三个人中间，这似乎太可惜了，——这对整个社会说来，绝对是一种不幸——同时，如果霍林华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自己也会受到更大的好处。他讲话没有一定，有时多些，有时少些，讲完后就从灰色的讲道坛上走下来，然后总是面孔朝下，直挺挺地望着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围在他身旁，谈谈讲话中所提出的问题。

齐诺比娅自从碰见了威斯脱华尔之后，脾气时常变化，喜怒无常，使朋友们忍受不了。在那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霍林华斯从伊律特讲道坛上爬下来的时候，她非常热烈和激昂，怒气冲冲地大声攻击社会没有给妇女自由、荣誉和热烈的欢迎，不允许她们公开自由发表谈话，这对妇女很不公平，而对社会本身也是同样的不公平。

“不该老是这样的！”她嚷道。“如果我再活上一年，我一定要大声呼吁，要求给妇女更多的自由！”

她或许看到我在微笑。

“迈尔士·卡佛台尔，你觉得我的话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齐诺比娅大声问道，眼睛里充满了怒火。“我可以说，你那一抹微笑使我怀疑它是出自低级的感觉和肤浅的思想。我相信——对的，如果这桩事在我死后才实现，那就是我的预言——要是现在有一个好口才的男人，到我们女性争取到女权的时候，就有十个好口才的女人了。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女人痛痛快快地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话全讲出来。社会上广大群众的不信任和指责使我们窒息，好像两只巨手扼着我们的喉咙一样！我们咕哝了几句软弱无力的话，而把千百句有力的话留在自己心里没有说出来。你们让我们在一些有限度的题目范围内写一点儿东西，这是事实。但是拿笔杆并不是女人的长处。她的力量产生得太自然，太直接了。她只有用生气勃勃的声音，才能够使全世界不得不承认她辉煌的智力和深奥的内心！”

刚才——虽然我不能就这样对齐诺比娅讲——我的微笑并不是由于瞧不起女人，也不是拒绝她开口提出的要求。我觉得有趣和费解的却是：不管女人们的智力是多么卓越，除非她们自己的个人情感偶然闲散着，或者局促不安，她们难得会为了妇女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感到烦恼的。她们不是天生的改革家，而是受到了非常不幸的遭遇才迫使她们成为这样的人。现在齐诺比娅提出了这个女人针对男人的一般性争论，而从她所表现的憎恨态度上，我能够判断齐诺比娅内心烦恼到什么程度了。

“齐诺比娅，”我回答说，“如果你听见我讲过什么话不利于妇女现在还在梦想的最广泛的自由，我很甘心受你严厉的

责骂。妇女所要求的东西我都会给她，并且还要给很多很多她不会要求的东西，但是如果男人是慷慨和聪明的话，他们会自动把这些东西赐与人家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我非常高兴——至少在最近的一千年内——把政府的一切权力都移到妇女的手里。我极不喜欢由男性统治；这种统治既使我嫉妒，又损害我的自尊心。迫使我们低头服从的是钢铁般的武力。可是，我要是用出乎自愿的、豁达的礼节跪在一个女性统治者的面前，那种礼节是多美呀！”

“如果她又年轻又漂亮，那是不错的。”齐诺比娅笑着说。“然而如果她是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那又怎么样呢？”

“啊！这是你把女人看得太低了，”我说道。“那么让我继续讲下去吧。我从来就受不了一个有一大把胡子的牧师那样接近我的心灵和良心，这对我的精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一想到这回事面孔就要红起来！哦，到情况好转的时候，但愿上天准许把人类的灵魂交给妇女们管理！到了那一天，圣城的大门口将会挤满了进城的人群！这种任务是属于妇女的。上帝预定把它交给妇女的。他已经把最深邃、最纯洁的宗教热情赐给了她，这是从污浊的理性中提炼出来的，而这种理性却往往会给所有的男性神学家掩在自己的宗教热情中——只有一位是例外，因为这一位不过是叫自己蒙上了一个凡人和男性的外形，事实上却是神性的。我一向就羡慕天主教徒所信仰的那个可爱、神圣的圣母，她站在教徒和上帝之间，一方面多少遮断了上帝极其灿烂的光辉，另一方面却让上帝通过一个女人的温情，把自己的慈爱用一种使人更容易了解的方式滚滚流注到教徒的身上。我讲够了没有，齐诺比娅？”

“我想这些话不是真的，”蒲丽丝拉说道，她睁大着眼睛，不以为然地凝视着我。“我当然也不希望这些话是真的！”

“可怜的孩子！”齐诺比娅喊道，口气相当傲慢。“她是这样一种女人，男人们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才培养成的。男人除了对自己爱慕的人，是怎么也不甘心降低身价，屈身低头的。从他否认我们的权利这一事上，可以看出他对维护自己本身的利益比任何一种不顾我们的利益显得更盲目！”

“这话是真的吗？”蒲丽丝拉转向霍林华斯，很天真地问道。“卡佛台尔先生和齐诺比娅所讲的话都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蒲丽丝拉！”霍林华斯带着他那惯常的直截了当的口气回答说。“他们讲的没有一句是真话。”

“你看不起女人吗？”齐诺比娅说。“啊，霍林华斯，那是最无情无义的了！”

“看不起女人？不！”霍林华斯嚷道，抬起他那满头粗发的大脑袋向我们摇了一摇，同时几乎凶狠狠地瞪着眼睛。“女人在她正确的地位和性格上，是上帝最使人惊叹的杰作。她的地位是在男人的身边。她的职务是一个同情者的职务；她是一个无条件的、毫无疑义的信仰者；在一切其他方面受不到重视的事，只有通过女人的怜悯才能得到赏识，不然的话，男人就会对自己完全失却信心；她的话就是上帝用自己的声音所宣布的那句话‘干得好！’的回音。除此以外，妇女所有的行动现在是，过去一向是，而且将来永远是，虚假的、愚蠢的、虚荣的、伤害自己最美好最圣洁的品质的、缺乏一切美好的效果的，以及产生令人难以忍受的灾害的行动！男人没有女人就是一个苦命的人；但是女人没有男人来作为自己

公认的主脑，那就是一个怪物——谢天谢地，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有的，而且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怪物！如果女人所希望的社会地位有任何可能达到——某些可怜、不幸、失败的女人梦想这种事情，是因为她们失去了女人所特有的幸福，或者因为造物主真的把她们造成了非男非女的东西！——如果这些穿着裙子的怪物真的有机会达到她们心里所企图的目的，那么就像我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我所敬爱的母亲这回事同样的可靠，我一定会号召我们男人运用自己的体力（这是掌握主权的明证）把她们打回到她们所应当留在那里面的界限里去！不过，并不必要那么做。真正的女人心明白自己应当待在那儿，她们决不会想越出界限，在外面漂泊流浪的！”

人类决不会有这种眼福——如果这可以算是眼福的话——看到像我们的小蒲丽丝拉不自觉地对霍林华斯所有的那种绝对的顺从和毫无疑问的信心，而且心里还觉得无比的快乐。她似乎是从他的两片嘴唇上得到感情，把它深深地藏进自己的心坎里去，然后心满意足地沉思着。他所形容的女人——那个温顺的寄生虫，也就是一种更有力量的生命的软弱反映——就坐在他自己的脚边。

但是，我的眼睛盯着齐诺比娅，一心期待着她对这篇我认为男性利己主义强烈表现的荒谬绝伦的论断表示愤慨——我愤怒得仿佛全身的血都在沸腾，我感觉到她也应该愤怒。利己主义把一切东西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它剥夺了女人的灵魂，这是女人的最难形容，最深不可测的东西，而且使女人的灵魂在广大的男人中间成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霍

林华斯大胆地说出了自己，以及千百万个像他那样的独裁者心里的真正感觉。他无意中暴露了所有这些波涛汹涌的脑海的泉源。如果有女人替女性出口气的话，现在正是齐诺比娅该出来做个战士的时候了。

但是，只见她忍气吞声，这使我觉得又奇怪、又气恼。她眼泪汪汪，可是并非由于愤怒，而完全是由于悲伤。

“好，就算是这样吧，”她说的就是这么几句话。“至少我有很大的理由认为你是对的。就算男人是雄伟的，像个神似的，而女人因他的缘故很愿意变成你刚才所讲的那种人吧！”

我想到自己真倒霉，不由得笑了起来——实际上那是一种苦笑。我怀着满腔热情，毫不吝啬地赞成让她们得到她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给多些，可是这两个女人却对我这么冷淡；霍林华斯不公正地用了一些可恶的邪术，似乎反倒使她们两个人都向他屈服了。

“娘们儿的行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吧，”我暗自想道。“这个事实说明了些什么呢？难道这是她们的天性吗？或者这毕竟是多少年代以来被强迫落在人家后面的后果吗？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是否可能挽救她们呢？”

现在仿佛有一种直觉控制着大家，至少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不要再谈下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地上站起来，穿过相互缠结着的树丛，向一条在拱形树木间的纡曲可爱的小路走去。有些树枝垂得很低，跑在前面的人会有一部分身子被遮没掉，使跟在后面的人看不到。蒲丽丝拉跳起来的时候，比我们谁都轻快，她在前面轻快而活泼地一路跑去，那姿态就像一只鸟朝着跟她同样的方向，偶然在树木间掠过时所特

有的那种样子。她似乎从来没有像那天下午那样快活过。她心里高兴到极点，就情不自禁地跳着蹦着。

齐诺比娅和霍林华斯两人紧挨着身子在她后面走，只是没有臂挽着臂。他们刚走过一根垂得很低的桦树的树枝时，我看得清清楚楚齐诺比娅双手抓住霍林华斯的手，把它按在自己的胸脯上，然后又把它放了下来！

这个举动突然得很，而且非常热情；她一时的冲动显然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可是这已经说明了一切！如果齐诺比娅跪在他的面前，或者靠在他的胸上，喘着气说，“我爱你，霍林华斯！”那我也不会比见到她此刻这个举动更明确那是什么意思。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向前走着。可是，我想，当正在西落的太阳把齐诺比娅的人影放大投射在小路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影子在颤动着，戴在她头上的那朵花儿的纤细的花梗也随着她摇动起来。

蒲丽丝拉——至少，从她的眼睛的神情来说——不可能知道上面所描写的那个举动。可是，就在那时候，我看到她突然变得垂头丧气。前一刻那种像飞鸟般的快活的神情完全消失了；似乎毫无生气了，连她整个人也变得瘦削和苍白起来。我几乎把她想象成一个在树林里模模糊糊的微光中逐渐消失的影子。她走得非常慢，霍林华斯和齐诺比娅已经走在她前面了，而且我虽然没有加快脚步，也赶上了她。

“来，蒲丽丝拉，”我说道，眼睛凝视着她那张十分苍白、满面愁容的面孔，“我们必须赶紧走，才赶得上我们的朋友。你突然觉得不舒服吗？不过一会儿以前，你还是那么轻快地一路飞跑着，我还把你譬喻做一只鸟呢。现在，相反地，你

的心好像很沉重，你好像也没有力气支持它似的。请你挽着我的手臂吧！”

“不，”蒲丽丝拉说，“我想这对我不会有多大帮助的。就像你所说的，是我自己的心使我感到沉重，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刚才我还觉得很快活的。”

企图探索闺女的秘密，在我说来，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亵渎神明的罪过；但是既然她的其他朋友像对待一朵花那样把她抛弃在一边，或者随随便便地让那朵花掉在地上，我就情不自禁想去偷看一下，在她那卷着的花瓣底下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齐诺比娅和你近来已经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了，”我说，“起初——就是在你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并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很亲切地招待你。”

“我记得的，”蒲丽丝拉说。“那不能怪她对我没有立即表示欢迎，那时候对她来说我还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既不文雅，又不漂亮的女孩子——而她自己却是那么美丽！”

“可是她现在当然爱你啰？”我暗示着说。“此刻你觉得她是你最亲爱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蒲丽丝拉喊了起来，仿佛我逼她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情，这一举动使她吓了一跳似的。“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问题使我的脑袋产生了一些古怪的想法。但是我的确深爱着齐诺比娅！只要她同样地爱我，只要有我爱她一半那么多，我就很高兴了！”

“蒲丽丝拉，那怎么还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呢？”我回答道。“瞧吧，齐诺比娅和霍林华斯在一起走得多么愉快，多么快乐

呀。我把这个叫做一幅悦目的景象。我真高兴霍林华斯已经找到了一个这么相称、这么多情的朋友！社会上有那么多人不信任他——那么多人不相信他，讥笑他，他原是个奇才，却没有什么人公平地对待他，或者承认他是个奇才——而他现在赢得了像齐诺比娅这样一个女人的同情，这真是一件幸运的事。这样的事任一个男人都会引以自豪的。任何男人，即使像霍林华斯那么伟大，都会爱上这样一个漂亮大方的女人的。齐诺比娅是多么美丽呀！这霍林华斯自己也知道的。”

我的话里可能含着一点儿恶意。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范围之内，对人宽大是一桩十分美好的事。但是看到一个人支配着所有女人的一切思想，丢下自己的朋友在外面僻远的地方哆嗦着，而这个朋友甚至连想从那个被比他幸运的伙伴所拒绝的人那儿得到慰藉的办法都没有，这岂不是一桩令人厌烦到了极点的事情。是的，我讲这些话是出于自己的一片苦口婆心。

“请你先走吧，”蒲丽丝拉突然说，而且还带着一种完全属于女性的专横口气，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她用这种口气说过话。“我最喜欢独个儿蹒跚。我走路也没有你那么快。”

她做了个手势，叫我走开。这惹怒了我；不过，这个手势大概是蒲丽丝拉所做过的最迷人的手势了。我服从了她，心里很不高兴地慢慢走回家去，一边想着——我老早已经这样想过一千次了——霍林华斯打算怎样安排这两个被自己莫大的利己主义所独占了的女人的心呢（这件事我看得很清楚，而现在我不得不认为霍林华斯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凭观察所得到的成绩也不算小。

齐诺比娅抱什么态度向霍林华斯表明自己的心呢？她是不是抱着一个自由的女人的态度，还没有把爱情送给别人，也没有人向她求过婚，她完全有自由把爱情送给人家，也有自由答应人家的求婚，去换得她显然盼望得到的意中人呢？但是我亲眼在树林里看见的那幕情景难道是幻影吗？难道威斯脱华尔是一个妖怪吗？我听到齐诺比娅讲的那些极度苦痛的话难道只是一篇舞台上的朗诵吗？那些话难道是用比空气更轻的物质构成的吗？假使这些话有它真正的重要性，她为自己和霍林华斯这样计划着，岂不是一种危险和可怕的错误吗？

我快要走到农舍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那片牧场上的长长的斜坡，看到他们两人在晚霞的夕光下一起站着，就是站在那个大家谣传过他们两人打算在那上面盖幢小村舍的地方。给人忘了的蒲丽丝拉独个儿在树林的阴影下徘徊着。

15 骤 变

夏天就这样快要过去了——这是一个劳顿的、有趣的、并不十分快乐的夏天，可是却深深地存在我的内心里，并且还获得了一种丰富的经验。我觉得自己高兴地打算在这个制度里，如果不干一辈子，也要干上好几年。我们大家现在正开始准备长久的计划。我们的任务当中有一项是要盖一幢“公共住宅”（我想当时我们是照傅立叶所用的词儿叫这种住宅的；不过那个时候所用的词儿实际上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

了)，在这幢住宅里面，大众的大家庭可以住下。至于那些一定要保持独居的庄严的个别社员，也纷纷按照各人对景色和其他享受方面的不同爱好，在树林旁，或者在通风的小坡上，或者在小谷里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选择他们盖小村舍的地点。由于我们同心合力地作了种种计划，我们已经使新奇的事情实现了出来，而且还认为前途很有希望，就好像我们那些受骗的祖宗们的尸体在我们脚底下的泥土里并没有给叠得几尺深似的；而这个世界对过去的每一代，像对我们这一代一样，总是装出一副没有结过婚的新嫁娘的样子。

霍林华斯和我时常讨论这些计划。可是，很容易看出，他讨论的时候很少或甚至一点也没有热情，他不是对我们是不是能实现那些期望有些怀疑，就是认为无论如何这件事和他个人毫不相干。伊律特石坛那回事发生后不久，有一天他和我在一起修理一堵旧石头围墙，我开玩笑地故意提起将来的事来作为消遣。

“等到我们都成了老头子的时候，”我说，“他们会叫我们叔叔或爷爷——霍林华斯爷爷，卡佛台尔叔叔——而我们会眉开眼笑地回想起年轻时的这些日子，还会把我们过去极度困苦艰难的经历编成一则传奇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如果比实际的情况稍微神奇些，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过了一两个世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神话里的人物，或者无论如何会变成非常动人、富有诗意的人物了。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共会堂，里面挂着你我和现在还活着的其他二十个人的肖像；我呢，会被画成一个身上穿着衬衫，袖子卷起，露出发达的肌肉的人。在他们中间会盛传着我们有强大无比的

气力的故事！”我继续说着，一边举起一块大石头，把它安放在适当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子孙过了好几代的简单、自然和活泼的生活后，的确会比我们强壮得多。那时候还会有神话，讲到齐诺比娅的美貌，和蒲丽丝拉的柔弱、瘦得不成样子的美质，以及那些神秘的特质，使她看去好像受着神光的照耀而变得透明似的！将来到了一个年代，我们一个个一定都会成为英雄，在一首史诗里出现，而且我们要——至少我个人要——伏在那个未来的诗人身上，人家是看不见我的，而当他写诗的时候，我们就送给他一些灵感。”

“看你这样子，”霍林华斯说，“好像要试试看自己一口气能够吐出多少废话来似的。”

“我希望你会了解，”我反驳说，“最深奥的智慧里必定掺杂着九成的废话，不然，就不值得开口去讲它了。不过，我真希望那些小村舍快点盖好，好让蔓藤开始爬上房子的外墙，让苔藓在墙上生长起来，让树木——这是我们要种的东西——长大，形成一片树荫去遮蔽一幢幢的房子。这个崭新的奇怪妙事并不十分适合我的胃口。我们该生孩子的时候也到了。第一个孩子还没出世呢。要到有人用死亡来使这个制度显得神圣，我才会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实行的，而且含有诗意的人生制度。”

“真是一个殉道的好机会！”霍林华斯说。

“跟其他的任何机会一样好，”我回答说。“霍林华斯，我在想，不知道在我们这些健壮的男人，漂亮的女人和少女当中，谁注定该头一个死。在我们还没有绝对需要的时候，就决定一个地点做墓地，那不是很好吗？让我们挑选一个最荒

芜、最崎岖不平、最不宜耕种的地点来做死神的园地；那么死神就会教我们用一个坟墓把这块园地修饰起来。凭着我們那安静愉快的死亡，我们举行葬礼时那美妙雅致的气氛，以及我们刻在墓碑上含有寓意的轻松的字句，人生的最后一幕就会失去恐怖的感觉；所以今后活着既是快乐的，死去也是有福的。我们都不会年纪很轻就死的。可是，如果上帝注定有人得早死，我们也不该悲伤，我们只会感受到一种爱惜、体贴，带着几分忧郁，同时又带着几乎含笑的悲哀！”

“那就是说，”霍林华斯低声说道，“你现在活着无疑地完全像一个异教徒，将来死去也会像个异教徒。不过，卡佛台尔，你听我讲。你这些古怪的期望使我格外清楚地看到，我们这套计划是一个多么没有价值、多么不现实的计划，为了它我们已经浪费了一生中整个宝贵的夏天。你是不是真以为，你和这里许多人的梦想有一天真的会实现吗？”

“我当然是这样想的，”我说。“到了实现的那一天，它当然就会穿上‘现实’经常穿戴的那件平常、普通、染满了灰尘和相当朴素的外衣。但是，撇开优美的理想不谈，我认为我们那最高贵的期望是可靠地建立在普通的见识上面的。”

“你讲的话自己也只是半信半疑的吧，”霍林华斯又说道；“至于我，我对你的梦想既没有信心，即使它有可能实现的话，也只把它看做和这块小石头一样没有价值。你还想要些什么呢？这已经给你写诗提供了一个题材。你就这样心满意足了吧。可是最后，我现在要求你做个头脑清醒和真挚热心的人，帮助我干一项事业，这项事业是值得我們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和超过我们千百倍的强大的力量去干的。”

此后的谈话用不着详细地写下来了。只要提一提霍林华斯又一次提出了他那套顽固和难以打破的计划就够了——一个改造坏人的计划，采取的方法是利用道德、理智和勤劳的力量，以及出于纯洁、谦虚然而高尚的心灵上的同情，还有便是给自己的门徒们建立一种比已经成为他们终生命运的不幸生活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除非霍林华斯对自己的财力估计得过于雄厚，他似乎想（他确是这样想的）要占有我们在那上面建立“福谷社”的这一块地；我们还没有买下这块地，因此它还不是我们的财产。他想要的就是这块地基。我们的事业可能一开头就很适合他那伟大的计划。我们已经完成的布置会自然而然地适合他的制度。他的理论看去好像很合情合理，而且不止合理，还显得那么实际——他耐心想出这样一种合乎情理的气氛，把它笼罩在自己的理论外面——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布置得和其他各部分相吻合，而且既错综复杂，又那么实用，并且他对每一种相反的意见都能敏捷地回答，因此在推理和辩论时，他的确是不肯听从别人的意见的。

“但是，”我说，“你自己没有钱，从什么地方能够得到这笔试验所需要的巨大资金呢？我想国库也不会很慷慨地解囊来帮助这样的一种尝试吧。”

“我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款子——至少做开办费是足够了，”他回答说。“如果必要的话，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拿出来。”

我想起了齐诺比娅。那只有是她的财产，霍林华斯才可能那样阔绰大方地挪用。然而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拿到这

一笔财产呢？她是不是像一个女人为了一时高兴冲动而变得慷慨，不加盘算地把自己的财产投入那个计划里去呢？那么她会不会把自己连人带财产一起投进去呢？这一点霍林华斯并没有自动向我解释。

“你要把我们这个经过深思而作出的计划，”我问道，“并且现在正开始那么有希望地在我们的周围发展起来这种新生活的良好制度，一手推翻，难道不觉得可惜吗？这个制度是多么美好，而且就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来说，又是多么实用呀！多少年代都在等待着我们，而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是试着实行我们这种相亲相爱、互相援助的生活的第一批人！霍林华斯，凭我的良心，我可不愿意把这项事业毁掉。”

“那就由我的良心来负完全责任吧！”他皱了皱他那浓黑的眉头，回答说。“我看透了这个世界。它的缺点太多了——无法矫正，荒谬透顶的缺点，除了这些缺点，就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制度抓在手里看看，却一点儿内容都没有看到。它里面也没有人性。”

“你的行动为什么这样秘密呢？”我问道。“我决不会骂你故意破坏的；但是在我看来，一个慈善家容易犯的罪恶往往就是道德上的不端正。他的光荣感已经不是其他享有荣誉的人的感觉了。在他一生中某些时候——我不知道确确实实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他总是躲避正确的道路，而且不能自制地确信他的公众事业的重要性特别容许他把自己的良心扔在一边不顾。哦，我亲爱的朋友，你要当心别犯这种错误！如果你企图推翻这个制度，那你该召集我们的伙伴们，说明你的计划，用你那雄辩的口才来为你的计划辩护，但是也

该允许他们有个机会来为他们自己辩护。”

“我并不喜欢那样做，”霍林华斯说，“我也没有责任那样做。”

“我认为你有责任，”我回答说。

霍林华斯皱了皱眉头；他并没有发怒，而是像命运之神一样无动于衷。

“这一点我不打算争论下去，”他说。“关于你，我想知道的——你可以用一句话告诉我——就是在这个伟大的慈善计划中，我是不是可以指望你跟我合作？跟我一起来干吧！在这个事业上做我的同志吧！这个事业给你的一生（你对我讲了又讲，这是你最迫切需要的东西）提供了一个目的，是一个绝对值得为它舍身的目的——如果命该如此，还值得为它殉道的。我为了这个缘故把这个计划介绍给你。你能够替人类谋到很大的幸福。我将使你的特长在这个事业上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没有一项特长会搁着不用。跟我握一下手，从现在起你再也不会感觉自己像一个半失业的懒汉那样郁闷和失魂落魄了。在你的生活中可能不会再有无准则的美景；取而代之的却是力量、勇气和坚决的意志——这些是男子汉的宽大性格所应有的一切东西！我们会成功的！我们要为这个悲惨的世界贡献出一切的力量；幸福（它除非偶然，是从来不会降临的）会不知不觉地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来。”

他似乎不准备再讲下去。但是，他讲到语不成声的时候，眼泪涌进他那深陷的眼眶里，他把双手伸到我面前。

“卡佛台尔，”他低声说道，“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我可以像爱你那样的爱他。你不要丢弃我！”

经过了这许多年，这幕情景已经变得冷淡模糊，现在我回想起这幕情景时，心里依旧存在着这么一种感觉，仿佛霍林华斯一把抓住了我的心，用着几乎抵挡不住的力量把它拉到他自己的身边去。我当时怎样抵挡得住，到现在自己还不明白。但是，说实话，在他的慈善计划里，除了惹人讨厌的东西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那是一种会永远伴随着我的日常工作的讨厌东西！那是一种邪恶的大罪，他打算把这种罪从千百个人的心里收集来，并且要我们终身从事试验，把这些罪恶变成美德！我只要一碰到霍林华斯伸出的手，他那磁石般的吸引力或许就会把他自己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想法渗透入我的心里。但是我没有受到感动。我格外怀疑他的意志的力量是不是不够强大，无法支持自己的正直，反而迫使他去破坏别人都认为至高无上的事情。

“齐诺比娅是不是准备参加你的事业呢？”我问道。

“她准备参加的，”霍林华斯说。

“她呀——这个美人——漂亮的人呀！”我大声喊道。“你怎么样争取到这样一个女人到那么肮脏的环境里去工作的？”

“不是用像你所怀疑的那些卑鄙的手段争取到的，”他回答说；“而是打动了她心里最优良和最高贵的品质。”

霍林华斯眼睛望着地上。然而由于他时常向地上看——的确，他时常在沉思默想的时候，大半都是如此的——我不能断定他现在是不是特别不愿意跟我的眼光相接触。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来，我到现在还不能讲出个所以然。但是，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冲到嘴边，不知不觉地滑了出来，因此这个问题一定是很恰当的了。

“蒲丽丝拉怎么样呢？”

霍林华斯凶狠狠地盯着我，怒火在眼睛里燃烧着。如果他存心想用刀戳入我的心窝，那他的脸上不会再有其他样子的表情出现了。

“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女人的名字呢？”他含蓄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她们跟我向你提出的建议有什么关系呢？你得回答我！你是不是愿意一生致力于这个伟大的目标，牺牲一切，永远做我最好的朋友呢？”

“天晓得，霍林华斯，”我喊道，有些生气，然而却又为自己的生气感到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抗他那惊人的注意力和难以制服的意志，“你难道不能想到，除了你所拟定的那个计划外，一个人还可以根据一些其他的计划来把这个社会搞好，并且为社会的幸福而奋斗吗？你是不是要抛弃一个朋友，并不由于他不配做你的朋友，而只是因为他坚持自己应有的个人权利，并且用自己的眼光，而不是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呢？”

“跟我走，”霍林华斯说，“不然就是反对我！你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那么，这就是我的决定了，”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计划是很聪明的。此外，我还非常担心你所采取的方法会经不起一个有良心而没有偏见的人一番仔细的检查。”

“那么你不参加了吗？”

“不！”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字——当然今后也不会再说——使我费去像那次讲这个字的千分之一的力气。我提起那阵心痛

不只是为了要形容这件事，而的确确是一阵剧烈的心痛。我的眼睛呆呆地盯着霍林华斯。我想这个字像一颗子弹那样击中了他的心口。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可怕——这样的脸色出现在一张黝黑的面孔上总是极端可怕的。他的喉咙口起了一阵痉挛，仿佛拚命把一些想喊出口的话压制下去。到底是愤怒的话，还是伤心的话，那我不知道；我虽然曾经猜测过不知多少次，他要讲的到底是哪一种话，结果只是徒然使自己苦恼。如果他再一次向我恳求友谊——就像霍林华斯有一次恳求过的——，趁我力图对抗后，在感情上的骤变来向我进攻，这就会完全征服了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好吧！”他说道。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只要他再讲一句话，即使这句话会刺痛我的心，像我的话刺痛他的心一样，我会感谢不尽的。但是他没有讲；过了几分钟，我们不约而同地干起活来，继续修理那座石头围墙。我看到霍林华斯像泰坦^①一样干着活；说到我自己，我抬着一块块的石头，但是如果在今天——或者在那天心情比较安静的时候——我抬了那些石头一定一步也走不动，一定会像背着加萨^②城门一样不能走动。

① 泰坦 (Titan)：希腊神话里的力大无比、刻苦耐劳的巨人，曾打败统治世界的神。

② 加萨 (Gaza)：埃及到巴勒斯坦的海岸门户，古代阿拉伯到地中海的孔道。

16 告 别

霍林华斯和我之间那场带有悲剧性的吵嘴发生后几天，我换下了平常穿的工装，真的穿上一件好衣服，来到餐桌旁边；我还打了缎子领带，穿了白色的背心，还用了一些连我自己也觉得稀奇古怪的其他东西。这个不常有的样子使坐在我们的家用餐桌两边木凳上的伙伴们大大骚动起来。

“迈尔士，现在又出了什么事啦？”他们中间有一个人问道。“你准备离开我们吗？”

“是的，离开一两个星期，”我说。“我觉得我的身体需要一些休息，在大热天到海边去休养一个短时期。”

“你的样子倒很像要去休养了！”赛拉斯·福斯德满腹牢骚地说道，心里不大高兴，还没有过农忙的时候呢，却要走掉了一个能干的劳动者。“嗯，这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家伙吗！自从他到我们这里来后，肩膀已宽了六寸；他高兴的时候，在农场里不管和哪一个人或者哪一条牛，都干得了一天的活儿；可是，他现在讲要到海边去休养了！好啦，好啦，老太婆，”他对他的老婆说道，“给我一盘猪肉卷心菜！我也开始觉得非常虚弱了。轮到我们的时候，你和我到新港或者萨拉图加^①去

① 新港（Newport）在罗得岛。萨拉图加（Saratoga）在纽约州，均为美国有名的避暑胜地。

逛逛吧！”

“哦，福斯德先生，你总得让我稍微松口气吧。”

“松口气！”老农民反驳说。“你的肺部老早已经像铁匠的一对风箱那样灵活了。你究竟还要些什么呀？不过，你尽管去吧！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永远不会在这里再见到你了。迈尔士·卡佛台尔所参加的那项改造社会的事业已经结束了！”

“绝对不会的，”我回答说。“为了人类的幸福，我下定决心要竭力奋斗到死。”

“奋斗到死！”赛拉斯用嘶哑的声音咕哝着，心里认为真正的美国人，除了在星期天、七月四日^①、秋季的耕牛比赛、感恩节或者一年一度的斋期之外，是绝不愿意劳动有间歇的。“奋斗到死！你如果没有比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更稳定的收入，我一定相信你是会的！”

事实上是因为我心里产生了一阵难以忍受的不满和厌烦。福谷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一切突然间全都失去了光彩。在八月的天空下，我们的树林和牧场被阳光晒焦了的干燥的外表只不完全地表明它缺乏露水和湿气，这种缺乏仿佛从昨天起损伤了我的思想领域，并且透入了我沉思冥想的最深入、最隐秘的地方。许多人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愉快生活之后，虽然某些主要的环境已经改变或者已经消失，他们还是力图要在同样的场合里继续过同样的生活的。他们会体味到这种变化的。而且他们还发现（在这个时候以前，他们或

① 7月4日为美国国庆日。

许还不知道)就是这个变化给整个事件添上灿烂的色彩和生动的真实性。

我不但跟霍林华斯的关系和以前不同,而且跟齐诺比娅和蒲丽丝拉的关系也和以前不同了。关于后面这两个人,就是那种梦一般的、不幸的变化使你觉得没有诉苦的权利,因为你既不能断定自己确实受了害,又没有办法肯定什么。这是一种你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感觉得到的东西;当你想分析它的时候,它似乎就不再存在,而变成你自己的一种带有病态的怪想法。凭你的悟性,你可能相信这种否定。但是你的心不会那么容易就满足的。你的心虽然时时用一种你分别不出来的低音声调不断地向你抗议;可是它时常还会大声疾呼,这种呼声听来很急迫,而且坚决要求你相信它。“现在的情况和从前不同了!”你的心常常说道。“你不该欺骗我!我再也不同意安安静静了!我要使劲跳动!我要变成又沉闷、又孤独并且冷得发抖!因为我,你这颗深奥的心,现在懂得什么时候该伤心,像我从前懂得什么时候该快活一样!我们一切都变了!现在没有人再爱你了!”要是我能重新再活一次,不管在比较靠近表面的区域里,吵闹声和欢乐声是多么喧哗,我一定会倾听这个在内心深处的女预言家喀桑德拉的话的。

我和霍林华斯冲突的事,虽然我们的伙伴们始终知道得不很清楚,对大家的精神实在起了很大的影响。像我们两人之间发展成的这么密切的关系难免要发生这样的冲突,不过不管哪两个成员发生了恶感,整个社里的人总会因此多多少少骚动和不安起来。这种神经过敏的同情心(虽然就情感方面来考虑,这是一种够好的特性,并且显然表示在我们之间

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友爱关系）在实际应用上还是感觉相当不合适的；人的脾气就是那么懦弱，并且变化无常。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偶然打了一下他旁边一个人的耳光，每个人头上的这一边好像马上会感觉到刺痛。因此，就假定我们远不如世界上其他那些人那么爱吵架，我们还得花不少时间来抚摩自己的耳朵。

我在沉思冥想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望，极想至少暂时该有一个新奇的境遇。我想爬过落基山^①，或者到欧洲去，或者到尼罗河的上游；又想自告奋勇去参加探险队；又想去漫游几年，不管往哪一个方向去，然后围绕整个地球从另一个方向回来。到了那个时候，如果福谷的移殖住民已经把他们的事业建立在一个作长久打算的基础上，那我可以扔掉自己那根长途旅行用的手杖和积满尘土的鞋子，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安宁地休息一下。或者，如果霍林华斯目前的这个计划如愿以偿，那时候他已经占用了这块地做他的“改造学校”，那么我也可以向他认那种俗世的罪，直到他把那我认为支配他感情的唯一可靠的东西分给我。一方面，在决定任何最后的计划以前，我决心跑到较远的地方去，从局外来看看我们大家所干的事情。

事实上，由于在我们大家头脑里纷纷滋长着种种的意见，这里的工作显得很怪诞。这儿一时成了一所疯人院，虽然从最荒唐和最有害的思想当中可能产生一种神圣、平稳和纯洁的智慧；而且体现成为一种高贵幸福的物质生活。但是，就

① 落基山 (Rocky Mountains)：横贯美国西北部的大山脉。

目前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自己（由于我的感觉总是趋向现实，所以我一向就不喜欢去注意我的感觉）对世上的现状估料得不很准确。在那里有着数不尽的计划，种种根据世界可能或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而作出的计划，因此我开始弄不清楚，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世界了。在像我们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可能不接受这种想法，那就是自然界和人类中一切的东西全是流体的，或者快要变成流体；地球的外壳有许多地方已经破裂，它的整个地面可怕地隆起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日子，而我们自己就处在危险的漩涡中。我们的巨大地球像一个空心的气泡，浮动在无边空间的大气里。一个聪明人如果光是跟改革家和进步人士住在一起，而没有定期回到已经有固定制度的社会里去，用从旧观点出发的新看法来纠正自己，那就不会长久保持自己的智慧。

因此现在我该去访问保守分子、《北美评论报》的作者们、商人、政客、受过剑桥大学的教育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有名望的老蠢货。这些老蠢货处在那些不可解和模糊的事件中，仍旧拚命抓住从昨天上午以来就已经不受人们欢迎的一两种想法。

弟兄们热诚亲切地与我话别；说到姐妹们，我当真想和她们每个人接个吻，但是预料这样做不对，因为在所有这样的一般道别中，受到的惩罚和得到的快乐是完全相抵的。因此我一个也没有吻她们；说老实话，她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希望我去吻她的。

“你要不要我，”我对齐诺比娅说，“在城市和有温泉的地方宣布你有发表一连串有关女权问题的演讲的打算呢？”

“妇女是没有权利的，”齐诺比娅带着几分苦笑说道；“要不然，就只有小女孩和老祖母才有力量来行使女权。”

她直率而和善地伸过手来让我握着，眼睛瞧着我，我想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怜悯的神情，但是并没有因她自己而有的任何喜色，只是燃烧着一种烦恼和热情的火焰，间歇不停地在闪烁着。

“总之，我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们，”她说道；“我想起我们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快要结束了，而且此后再也不能再过一次的时候，我心里格外舍不得你。卡佛台尔先生，你知道我为了缺少一个比较好的和聪明的知己朋友，有好几次想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心腹朋友吗？但是你年纪太轻了，不能做我忏悔认罪的神父，而且如果我把你当做悲剧里一个替王后分担心头秘密的善良的小侍女，那你也不会感谢我的。”

“至少我会忠实于你的，”我回答说；“我所提供的意见如果不很高明，意图总是诚实的。”

“得啦，”齐诺比娅说道，“你只是太高明、太诚实了。牺牲别人换来的诚实和高明就是这样一种称心的消遣呀！”

“啊，齐诺比娅！”我喊道，“只要你让我来讲就好了！”

“不必了，”她回答说，“尤其是你刚恢复了整套的社会习俗，还穿上那件笔挺的衣服。我宁愿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一个律师或者一个牧师！不，不能，卡佛台尔先生；就我的事情的目前情况来说，如果我要挑选一个顾问，一定不是天使，便是疯子；我恐怕在这两种人当中还是疯子的话对我合适些。我们航行驶过巨大莫测的深渊的时候，所需要的是一个狂放的舵手！现在已经起锚了——再见吧！”

蒲丽丝拉一吃完饭，就到角落里去编织小钱袋。我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眼睛带着一种沉着严肃的神情盯着我；因为蒲丽丝拉虽然神经比较脆弱，却有一种特别泰然自若的态度，而她的感觉，好像深井里的水一样，似乎受不到外界一般的骚动的影响。

“蒲丽丝拉，”我说，“你把这个钱袋当做临别的纪念品送给我好吗？”

“可以的，”她回答说，“只要你能够等我把它织好。”

“即使为了这个钱袋，我也绝对不能等，”我回答说。“我回来的时候，还能在这儿找到你吗？”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离开这儿，”她说。

“我有时候想，”我笑着说道，“你，蒲丽丝拉，是个小预言家；或者至少可以说，关于我们这些比较迟钝的人所难解的事情，你有一种灵性的暗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要问你一下，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啦？因为我被一种顽强的预感苦恼着，那就是即使我在明天上午就回来，我也会看到一切的事情都变了样。你有这种想法吗？”

“啊，没有，”蒲丽丝拉很担心地望着我说。“哪里有这样不幸的事呀，我连它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呢。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我喜欢永远没有什么变动，一个夏天跟着一个夏天，一直像这样过下去。”

“从来没有一个夏天去了又会回来的，也从来没有两个夏天是相同的，”我说，话里带着一点神秘的智慧，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时间变动，人也随着变动；如果我们的不欣然跟着变动，我们只有更糟糕。再会吧，蒲丽丝拉！”

我把她的手紧握了一下，觉得她既不拒绝，也不回礼。蒲丽丝拉的心是深厚的，但是范围很狭小；它只能容纳极少的几个最亲爱的人，而在这些人中间，她从来没有把我计算在内。

我走到门口石阶儿上，碰到了霍林华斯。顷刻之间我情感冲动起来，想伸手和他握别，或者至少也想点个头告别，但是结果我都没有做。当真正的强烈感情已经终止的时候，用平常来往中的一般礼仪来嘲弄过去严肃的交情总是不好的。既然今后他当我死了，我也当他死了，双方死人般冰冷的手接触一下，使两个人都冷了一下，或者用不能让你透过那光滑的表面和那层薄膜看到深处的眼珠来耍一套礼貌的把戏，这都不能算是礼仪的。因此我们对面走过，仿佛彼此都没有看到似的。

我一点都解释不出到底是哪一种狂想、恶作剧或者乖僻，在我向大家一一告别之后，我会走到猪栏里去向猪群辞别。它们躺在那里，深深地钻在草堆里，这四头肥大的黑猪真是偷安和贪图肉体舒适的象征。它们酣睡着，它们的大肚子跟着短促而深沉的呼吸起伏着。然而，当我走近它们的时候，它们睁开眼睛，朦胧地朝前面望着，同时斯斯文文地哼了一声；它们懒得吸一口气再哼一声，只靠了平常的呼吸嗯嗯嗯地哼着。它们受到自己的体质的牵累，几乎因之被闷死和活活埋死。这些脂肪浓厚的畜生靠着足够的呼吸力使它们这具活机器维持着迟钝的行动，这种笨拙和拘束似乎只有使它们格外自满于自己笨重肥大的身躯。它们用几乎看不见的又小又红的眼睛偷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帘睡着了，不过并没有

睡得很熟，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还感到甜蜜的喜悦。

“你到时候应该回来吃排骨，”赛拉斯·福斯德说道，一面把我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告诉你，我不久就要把这几个肥东西倒挂起来了！”

“哦，狠心的赛拉斯，多可怕的主意啊！”我喊道。“除了这四头肥猪之外，我们所有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所有的牲畜，都为了这一件或者另一件伤心的事而苦恼着；只有猪心里快活——而你却打算割断它们的喉管，把它们吃掉！为了使大家格外舒服些，就让它们把我们吃掉吧！不过我们不外是几口又苦又酸的东西罢了！”

17 旅 馆

我到了城里（我从前在城里所住的单身汉房间早已租给别人了），在一家有名的旅馆里住了一两天。这家旅馆坐落在离我从前常到的地区较远的地方，我目前的心境使我老想避开大多数的老朋友，不同的兴趣把我跟他们隔离了开来，同时又因为我恐怕他们会拿我这个业余的农民来开玩笑。旅馆老板把我安置在他那座宽敞的建筑物三楼的一间后房里。那天天气阴霾，下着一阵阵的急雨，还刮着猛烈的东风，这风似乎是直接从冰冷凄凉的大海里吹来的，虽然扫过无数的屋顶，夹杂着城里黑色的烟灰屑，风势却丝毫没有缓和。我过去的柔弱立刻都回到我的身上来。虽然还是夏天，我却吩咐

在生锈的铁炉里用煤生起一个火，觉得有人造的温度使自己稍微过份地暖和起来，心里很高兴。

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旅客，长期旅居在僻远的地区，最后终于又在过去熟悉的习俗当中住定下来。新的和旧的奇妙地结合成为一种感想。这使我很敏锐地感觉到，最近我的生活成了一个多么奇怪的混合物。你如果从一方面来看，的确不过是在乡下过了一个夏天。但是，从比较深远的关系来考虑，那却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一部分，一种不同的社会情况，一种具有特殊目的和方式的生活的一部分，是插到现代史里面去的某卷神秘书籍的一页，而时间又正在送走现代史。有一会儿，连我目前周围的环境——就是在这家扰攘的旅馆里那炉煤火和那间阴暗的房间——似乎也显得又远，又空虚；过了一會兒，福谷看去也是模模糊糊，仿佛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在很远的地方，又是那么空虚，可能使你怀疑整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跟一个空论家的幻想差不多呢？把真实世界的实质剥夺去，这种心情我倒是一直没有体验过。但是，那好像是一种魔力——我深深地沉溺在我自己情绪中——而我就决定停留在这种魔力中，尽情享受精神上的美酒，直到魔力渐渐消逝。

不管我对清静和自然风景怎样地爱好，城里混浊、多雾、使人窒息的空气，许多人纠缠在一起的污秽和缺少美感的生活，使我难以忍受。我一直觉得好像空气不够我呼吸似的。每一种特别的声音都太富于暗示，都会吸引你的注意。在我的下面和周围，我听到旅馆里的喧闹声；客人、主人或者酒保喧闹的呼唤声；楼梯上的脚步声；报告人们到来或者离去的

门铃响声；脚夫拿着行李从我门口笨重地走过的隆隆声，把行李扔在隔壁房间地板上的砰砰声；女侍们飞快地溜过走廊的轻快脚步声——想起这些声音竟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的确有点荒谬！从街上的人行道上传来了一阵喧嚣声，连续不断的鼓噪声响彻整座房子，声音那么的广阔和深沉，只有没听惯的耳朵才会去留神细听。一连驻在城里的兵士和一整队军乐队，在旅馆前面走过，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很清楚地听到使人兴奋的步伐声和乐器的铿锵声。有一两次，城里所有的钟都叮叮当当乱响起来，报告失了火，救火员、救火车，像军队拖着大炮赶去打仗似的出动了。每隔一个钟头，许多尖塔上的时钟互相呼应起来。在离开这儿不太远的一座公共大会堂里，似乎正在表演机动的透视画片；因为，一天有三次从那里发出同样的叽里喳喳的乐声，结束的时候，有模仿枪炮声的咕咚咕咚响声，最后还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接着就是观众的喝彩声、鼓掌声、用手杖砰砰的捶着地板的声音，和使劲的跺脚声。这一切声音，自有它的价值，和一阵微风在遮蔽着伊律特讲道坛的桦树中间吹过时所发出的哀鸣声，含有同样的价值。

可是，我总是迟疑着，不想跳进这个人类扰攘和玩乐的混浊潮流里。我暂时逗留在潮流的边缘上，或者翱翔在潮流的上空，这样做对我是比较妥当的。因此，我尽可能偷懒地消磨了第一天的一整天和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坐在一张摇椅里，抽着一支又一支的喷香的雪茄烟，自己的两条腿和穿着拖鞋的两只脚横搁着，手里拿着一本从火车站上的书贩那里买来的小说。我悠然自得地一口一口慢慢地抽着雪茄烟。我

看的是本再沉闷不过的书，它就像一条缓慢的水流，在那条溪流中，你的小船不时搁浅，几乎只有一半的时候漂浮在水面上。如果那篇故事有刺激性，有更撩人心肠的热情，我早就从这条不平静的水流里挣脱出来，让自己沉溺在自己那倏涨倏落、不停地波动着的思潮中了。但是，实际上，那本书的枯燥沉闷的内容倒可以充当我自己内心和周围的生活的伴随物。然而有时候当书的内容实在太枯燥，使人几乎想打瞌睡的时候——不是我不耐烦，而是我的眼睛睁不开——我就振作精神，从摇椅上跳起来，向窗外眺望着。

天空阴沉沉的，在对面一排房屋后面耸立着一个尖塔，塔顶上的风信标指着西方；窗子的玻璃上撒着几滴好像满怀怨恨的小雨点。在我精力衰退的时候，如果想冒着险到国外去走走，这些征象已经足够阻止这些未成熟的计划了。

我到窗口这样看了几次后，觉得自己对呈现在面前的那一小部分屋后的天下已经逐渐熟悉了。在旅馆和左右邻舍的对面，距离四五十码的地方，是一排房屋的后部，这些房屋看去似乎很宽敞、很新式，大概是准备做时式的住宅用的。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空地都被划分为一块块草地，到处都有可以勉强充做花园的地方，这些花园分别附属于各幢房子。那儿也有苹果树、梨树和桃树，树上的果实看上去特别大、特别多并且特别茂盛；那地方是那么温暖，遮蔽得又那么周密，那里的土壤又给施肥得无疑地比在自然情况之下更肥沃，果实也应该是美好的。在两三个地方，葡萄藤背着早已变成紫色的葡萄爬在棚架上，保证成熟后制成的葡萄汁会像马耳太岛

或者马迪拉岛^①的葡萄酒一样醇厚。在这样严寒的气候里，凛冽的风损害不到这些果树和葡萄蔓；这里的阳光虽然姗姗来迟，而且又太快就被四周的高楼大厦遮断，可是当别的地区甚至还没有暖和的时候，这个地区却已经非常热了。这一天虽然很凄凉沉寂，却有不少的麻雀和别的鸟类点缀着那个地方，它们展开翅膀，鼓翼掠过，一会儿歇在这儿，一会儿歇在那儿，嘁嘁喳喳地在满是小虫的泥土上急急忙忙地啄着。这些有翅膀的生物好像大多数是住在一棵又粗野、又雄壮的篠悬木树上。这棵树高耸在屋顶上面，一片密密层层枝叶向外伸长着，覆盖着一半的地区。

有一只猫——在这样的地方是常常有猫的——显然认为自己在这个城市的风俗习惯密集的中心，还有一切的权利可以享受森林的生活。我望着它沿着办公室的又矮又平的屋顶，偷偷地爬着，从一磴木头阶梯上爬下来，悄悄地溜进了草丛，在那棵篠悬木树周围探头探脑，想谋害树上的鸟儿。然而，它们毕竟是生长在城市里的鸟群，当然懂得怎样在它们这种特别危险的境遇中保卫自己。

使我的幻想迷惑不清的是所有那些角落和裂缝，在那些地方，造物主像一只迷途的松鸡一样，把自己的头藏在人们早就常去的地方。也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一座房子的背面一般地说，总是比它的前面富有画趣得多，原有和特有的倾向性也总是格外的真实，而且也总是格外的吸

① 马耳太岛 (Malta)：在地中海，以产葡萄闻名。马迪拉岛 (Madeira)：在北大西洋，以产葡萄及制葡萄酒闻名；19 世纪初期，产酒列为第一等。

引人。房子的前部常是虚假的；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因此是一个面罩，是一个掩蔽的地方。真实的情况是在后面，而在前面的不过是一个准备给人家看的、骗人的前卫。在无论哪一家古旧农舍的后面突然地筑起了一条铁路，那家农舍后门的景色，跟另一家面临着年代湮远的公路的农舍就大不相同，因此游客坐在火车上，飞过这些房子，看它喷出一两口蒸气的时间内，对乡村的生活和特性就有了新的看法。在城市里，公开请群众看的和保留给家人看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当然也是同样显著的。

话且说回到我旅馆后面的窗口来。在我举眼望见果树、葡萄藤、篠悬木树、猫、鸟儿和许多其他东西的同时，我还注意到所有这些东西所归属的那一排样子很时式的房屋。我得承认这些房屋差不多是一式一样的。从楼上到楼下都是那么相似，使我不禁想象里面的居民，就像德国制的小木头人玩意儿一样，是从同一个模型里刻出来的。千万块被雨水打湿而显得闪烁夺目的瓦片连成一块长长的屋顶，铺盖着整排房屋。我近来已经惯于把各种不同的性格分别得清清楚楚，因此现在不能够用意义明确的原理来概括人类的集体利益，心里觉得很为难，也很苦恼。住在那些屋子里的人家似乎除了一家之外，其余的人家都不值得存在，因为从每一家屋子里瞥见的是同样的天空，看到的是同一个地区，从前面的窗口里射进屋里去的是同样多的阳光，他们从盖着这些房子的那条街道上听到的是完全相同的声音。人的天性是那么相似，因此除非受到环境的影响，起了变化，他们会逐渐变得叫人受不了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茶房走进了我的房间。实际上是我按过铃，吩咐送一杯冰白葡萄酒进来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问道，“在对面随便哪一幢房子里，住的是哪些人家？”

“正对面那一家是一个相当时式的公寓，”茶房说。“有两位住在那里面的先生在我们旅馆的马棚里养着几匹马。先生，住在那边的人派头都是很大的。”

我要是再稍微仔细一些研究这座房子，自己也会发现跟他所告诉我的差不多同样多的东西。我看见上面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年轻人穿着长睡衣，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发，足足梳了十五分钟。他随后又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打着领结，最后穿上一件燕尾服。我猜想这件燕尾服是刚由裁缝做好，而现在为了要参加宴会还是第一次穿上身的。在隔壁下面一层的窗口，有两个穿得很漂亮的孩子向窗外张望着。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人轻轻地走到他们后面，吻了吻那个小女孩子，又开玩笑地拉了拉那个小男孩的耳朵。这一定是父亲，刚从账房或者办公室回来；一会儿母亲也出来了，她像爸爸悄悄地走到孩子后面一样，也悄悄地走到爸爸的后面，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来吓他一下。接着爸爸和妈妈亲了个嘴，这是一个没有响声的亲嘴，因为孩子们都没有回过头去。

“感谢上帝真有这些好福气的人！”我心里想着。“我整个夏天在乡下，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我现在在这一座十分时式的公寓里所看到的那种天伦之乐。以后我得多注意他们一些。”

在楼下的高大宽敞的窗口前面有一排铁扶栏，这排铁扶

栏很明显是属于后面那一个客厅的；我能够穿过拉门的拱楣看到里面的深处，分辨出从前面那个房间的窗口里透进来的一道微光。这一套房间目前不像有人住；窗帘卷在保护套里面，露出一小部分猩红色的料子。不过有两个女佣人很认真地在干着活儿，这说明了这个公寓很有希望不久就要有最肯花钱，并且对公寓最有利益的住客了。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我把目光向下移到底层的地方。这些地方这么早就黑了，我在黑暗中看到厨房铁灶里的红红的火光。那个一身热烘烘的厨子，或者是厨子手下的一个助手，手里拿着一把勺子，走到后门口来呼吸一口凉爽的空气。她一走开，一个穿着白色短衣的爱尔兰男仆蹑手蹑脚地跑出来，把一只毫无疑问是他自己刚打破的瓷碟子的碎片抛掉。隔了不久，来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她前额上那一髻头发一定是假的，我想大概是红棕色——我距离很远，对于这些细节也只有靠猜测——这位有身份的公寓女主人在一刹那之间穿过了厨房的窗口，以后就不再看见她了。她是跑来最后过目一下，看看汤、鱼和肉在开饭前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

这幢房子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注意了，除了那只样子非常孤凄，停息在一扇凸出屋面的老虎窗顶上的鸽子；我心里觉得奇怪，当它一家人无疑地正舒舒服服躺在温暖舒适的鸽房里的时候，它为什么要冒着冷冰冰的雨坐在那里呢。突然间这只鸽子张开翅膀，飞上天空，穿过隔在两边房子中的空间，直向我飞来，我一心盼望它直接飞下来歇在我的窗槛上。它飞到半途，却转向一边，朝着高空飞去，一会儿就不见了，而我对它所存的那种无聊、古怪的悲哀也跟着消逝了。

18 公 寓

第二天，我再瞧对面那幢房子的时候，看到那只鸽子又歇在原来的那个老虎窗顶上！

时间一定不早了，因为昨天晚上，我结果鼓足勇气去看了一次戏，到很迟才睡觉，由于离赛拉斯·福斯德唤人起床的号声很远，所以睡过了时候，到很晚才醒。梦魔整夜缠绕着我。几个月以来，一连串的念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而我离开福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回避这些念头，现在这些念头却又残酷地循着原来的足迹，不断地在我脑海里踩来踩去，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我无力控制它们。在我离开我那三个朋友以前，这些念头就已经开始侵入我的梦境。昨夜我梦见霍林华斯和齐诺比娅站在我的床两旁，佝着身子接了一个热情的吻。蒲丽丝拉看到这一幕情景——她似乎是在卧室的窗外偷看——就逐渐溶化消失，只剩下她脸上所流露出来的痛苦留在我的心头。我睡醒以后，这种痛苦仍然逗留在我的心头，这是一种你不知道怎么样应付，不可理解的痛苦，因为它并不是一般意识可以控制得住的。

这是一个阴沉、下着濛濛细雨的上午；城里已经相当昏暗，而在我不断想起的那个以前我常去的地方一定是更昏暗了。不管我怎样努力，想把思想移到别的事情上去，我总是想起暴风雨怎样扫过我们农场的斜坡和山谷；遮盖着那块讲

道坛岩石的树叶一定很潮湿了；又想起像这样的天气，我那幽隐的地方——这是我那猫头鹰般的脾气使我喜欢在树上静养的所在——处在那棵被葡萄藤重重围绕着的巍峨的松树枝叶的中心又是多么的凄凉！这是一种思家病的象征。我太突然地从一个住惯了的环境里摆脱出来。现在也只得忍受任何心弦被折成两段所产生的那种痛苦，和那种由于错觉而受到的折磨（像已经割掉很久的手脚所感觉到的那种隐痛一样），像这样让过去的生活方式延伸到下一个阶段的生活里去。我心里充满了毫无根据、无法形容的后悔情绪。我深恐自己还没有尽到责任。我或许有力量可以扭转命运，帮助朋友们从灾难中摆脱出来，但是我却让他们听任命运摆布。这种出于本能同时又是出于理智的冷酷无情的脾性，使我怀着一种推测的兴趣，去窥探别人的热情和情感的冲动，这种脾性似乎大大的使我丧失了人心。

可是一个人并不一定能够断定自己的心肠到底是冷酷的还是温暖的。我现在老是这么想，我如果有什么对不起霍林华斯、齐诺比娅和蒲丽丝拉的地方，那决不是我太缺乏同情心，而是过于同情他们了。

我为了逃避这些令人厌烦的思想，又跑到窗口那个地方去。刚看的时候，没有看到什么新东西。一般的情形还是跟昨天一样，不过今天的天气无疑是格外的恶劣，麻雀都躲藏了起来，那只猫也守在屋子里，不过没有隔多久，那只猫从门里逃了出来，嘴里衔着看去好像是大半只的烧鸡，一个厨子跟在后面追赶着。我没有看到那个穿礼服的年轻人；下面一层楼的那两个孩子在保姆的照顾下，好像正在屋子里乱蹦

乱跳着。楼下客厅里的锦缎窗帘现在全部张开着，客厅的窗门从地毯上一直高达天花板，那些窗帘从窗顶到窗底装饰着雅致大方的花彩。靠客厅的左边有一扇较狭的窗子，光线从窗外透进一间或许是小小的闺房，我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个身穿单薄衣服的少女的人影。她的手臂很有规律地动着，好像正忙着用德国制的绒线编织着什么东西，或者其他这一类好看而赚不到什么钱的手工品。

当我留心细看这个女子的模样的时候，觉得有人在客厅的一个窗口出现。我心里有种预感，要不就是我第一次的举眼一看，就已经使我敏感地知道了真相；虽然我是斜着眼看，而且并没有看清楚。无论如何，这绝对没有什么惊奇，不过我好像一向在等待这回事发生似的，因此我眼睛向着那个地方看去，我瞧见的不是别人，而就是齐诺比娅——她在窗帘沉甸甸的花彩中间，望上去活像一幅全身肖像。就在这时候，我心里确定了闺房里那个人是谁。那一定是蒲丽丝拉。

齐诺比娅身上穿的并不是从前穿的那件几乎是乡下式的衣服，而是一件很时式的晨衣。虽然这样，却有一点是很眼熟的。她跟平常一样，头上还是戴着一朵华丽夺目、品种稀罕的花儿，不然的话，那就不会是齐诺比娅了。她在窗口站了一会儿后，就扭转身去，走了几步就看不见了，她的步态是她那种高贵大方的举止的本质，跟她身上任何其他妩媚的地方一样具有它的特色。一千个女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女人，走路能像齐诺比娅那样的优美。许多女人坐的姿势很大方，有些女人站的姿势很优美，或者有少数的女人能够摆出一连串优雅的姿势。但是自然的举止是整个人格培养的结果和表现，

除非是反映本身的某种性格，一个人的举止是不能够很好和很高贵地扮出来的。我过去时常这样想，音乐——按照齐诺比娅心里不同的情绪，或者是轻快的音乐，或者是狂放、热情的音乐，或者是庄严的进行曲和洪亮的合奏声——应该伴随着齐诺比娅的脚步声。

我等待她再出现。齐诺比娅和大多数女人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她为了精神上的安宁，需要大量的体力活动，而且从来不会放弃这种活动。在福谷的时候，恶劣的天气或者满地的泥泞都不能阻挠她日常的散步。在这儿城里，她或许情愿在那两间一共四十来英尺长的客厅里踱来踱去，而不愿意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拖脏自己的衣裙。因此，大约在穿过那个拉门的拱楣走到前面的窗口，再踱回来所需要的时间内，她又站在那个猩红窗帘的花彩中间了。不过现在又多了另外一个人。在齐诺比娅的背后，出现了我第一次在林中小径上见到的那张面孔，这就是在巍峨的松树上、被葡萄藤遮蔽着的、我的那个幽隐地方的底下，和齐诺比娅并肩走过的人，当时他的态度是那么不可思议地亲密，同时又是那么的冷淡。他是威斯脱华尔。他虽然离她很近，正从她的肩膀后面往外望着，我仍旧觉得齐诺比娅跟上次一样，拒绝着他——或者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发生了一些矛盾，因此互相对抗起来。

但是这个印象可能完全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和偏见所产生的结果。我离他们那么远，因此他们脸上的任何表情都看不见，不然的话，我还可以凭他们的表情，参与自己的意见。

现在全班的角色只少霍林华斯和老穆狄了；我用自己的方法把他们和其他的关系隔绝开来，这样大大帮助了我把实

在错综复杂的事情，像戏剧里的演员一样，那么长久地保留在我脑袋里的舞台上。当我自以为逍遥自在的时候，却会这样凑巧碰到他们，这回事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奇怪。我知道得很清楚，齐诺比娅在城里保留着一座住所，她在短暂的空隙时间时常离开福谷到那儿去，有一次还带了蒲丽丝拉一起去。但是，尽管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城市里有着许多其他的地方，我却偏偏来到这儿呆着不动，而且被迫重新把我早已枯竭的同情心消耗在和我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以及在那些不大关心我的人的身上，这桩凑巧的事恐怕也是命中注定的。这桩事刺激了我的神经，使我害了一种心病。我花费很大的力量，愤然离开了这些人——我原以为自己已经从这些有血有肉的妖怪当中挣脱出来，可以呼吸一两口他们不该有份的空气，来恢复自己的精神了——现在却又碰到这些人物排列在我的面前，用一种比从前更难解决的形式，重新提出他们的旧问题，这真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

我心里开始渴望来一场大祸。如果霍林华斯心灵的崇高气质，注定要完全被从自己最高贵的品质产生出来的强有力的决心所侵蚀；如果齐诺比娅那优美和慷慨的妇女特性拯救不了自己；如果蒲丽丝拉必定要死于她自己那么单纯和那么热诚的温情和信心——那就随他们的便吧！让一切的大祸全都降临吧！说到我自己，我准备袖手旁观，因为似乎我所该做的就是这个，我的智力如果能够领悟其中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心里很明白地旁观吧，然而总是带着恭敬和悲切的心情。等到大祸过去之后，我打算继续过自己可怜的单独生活，而投入其他许多陌生的事情中去，这种生活现在已经减少很多它

固有的本质了。

齐诺比娅和她的同伴这时候已经离开窗口。此后有一段时间窗口没有人，我就趁这个当儿把目光移向闺房里那个人影的身上。她虽然打扮得新奇风雅，却绝对可以肯定是蒲丽丝拉。我从这么远看去，那种模糊的景象给我一个印象，仿佛她突然脱离了蛹的形状，长出了翅膀似的。她的两只手现在不动了。她已经丢下手里的活儿，仰起头坐着，这种姿态我在以前已经看见过好几次，跟她似乎在倾耳细听一个不太清楚的声音时那种姿态一模一样。

那两个人又在客厅里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现在面对着面，身子离开窗口不远，我从齐诺比娅讲话时那种激动的姿势，可以看出他们在讨论着一些至少在她是热切关怀的问题。一会儿她突然走开，走出了我的视线。威斯脱华尔走近窗口，把前额靠在一扇玻璃窗上，漂亮的脸上又现出那种微笑，我以前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从这种笑容中发现他那金圈牙齿的秘密的。一个人跟鬼混在一起，身上一定会有一种鬼巫的痕迹。我相信他这种微笑，和这种微笑所暴露的那种独特的秘密，就是魔鬼盖在这位教授身上的印痕。

我不久就有理由知道，这个人天生有一种像猫那样的细心，这种细心虽然确是世上最不神灵的技能，然而就无论他喜欢发现什么东西，他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一方面来讲，它跟神灵的观察力差不多一样有效。他现在就证实了我这句话，他在我窥看的地方发觉并且认出了我，这使我相当窘。我这样明显地在察看着威斯脱华尔和他的私事的时候，被他看到，或许我应该脸红的。也许我的脸的确红了起来。即使那样，我

还是十分镇定，没有胆怯地退缩回去，而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尴尬。

威斯脱华尔回头朝客厅的深处望去，用手一招。齐诺比娅立刻又在窗口出现，面孔涨得红红的，一对眼睛，像我良心悄悄告诉我的那样，带着轻蔑的眼光，像闪闪发光的箭一样，穿过我们中间的空间，对准着我这个君子的敏感直射过来。如果一定要说真话，她虽然远箭射击，却射中了目标。她用头和手做着姿势，表示认得我，一方面表示向我招呼，同时又示意叫我走开。过了一会儿，她在锦缎窗帘的花彩中间，放下了白色的亚麻布窗帘，这是一种无情的谴责，这种谴责的方式是一个女人随时用来对付得罪她的人的（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她是不轻易饶恕人的）。布帘就像剧院里休息时放下的垂幕一样，放了下来。

闺房里的蒲丽丝拉也不见了。只有那只鸽子还孤零零地歇在顶楼窗口的顶上。

19 齐诺比娅的客厅

说到我自己，我把那天剩下的时间全部花在沉思那几件刚才发生的事情上。齐诺比娅和蒲丽丝拉为什么在这儿，威斯脱华尔和她们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想出了数不清的方法来加以解答，然而总是想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想。我还得承认，齐诺比娅认出我的时候，她那种轻

蔑的表情所给予我的侮辱，特别是她放下窗帘，把它当做是隔离像她自己那种性格和像我这种观察力的适当障碍物，这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痛切的、想报复的感觉。难道我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庸俗的好奇心吗？齐诺比娅对我应当有一定的了解，不该那样猜测我。她应该能够体会到那种智力的性质和那颗心，是它们迫使我（时常违反我自己的意志，并且损害我自己的安乐）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面，努力——用慷慨的同情心，用敏感的直觉，留神注意那些微小得不值得记载的事情，还用高尚的精神去适应上帝指定给我结交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去窥探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我想像齐诺比娅这样的一个女人和像霍林华斯这样的一个人，在一切可能有的观察者当中，应该把我选上。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我仍旧认为自己干这一项工作是很相称的。的确，我可能已经判过他们的罪。我如果是个审判官兼证人，我的判决可能就像注定的判决同样严厉。不过，原来的高贵品质的特性，抗拒引诱的挣扎——一方面由于坚强意志而产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由于痛苦和失望而想掩饰过去的情形——跟着错误而同时存在的悔恨，这种错误又是自己无力避免的——把惩罚当作是褒赏的那种崇高的忏悔——我还是一样也没有忽视。此外，我真的还可能绝对同意那必然要跟随着来的处罚。但是我会怀着悲哀的情绪，而且抱着跟过去同样的友爱精神来批准处罚。一切都完毕之后，我就会装做来收拾那些受火刑而死的人的白色骨灰，告诉世人说——罪过现在已经有了抵偿——在那些已经灭亡的人身上还有多少好处到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赞扬。

我坐在我的摇椅里，远远地离开窗口，那样就不至于再受到像上次已经受过的那种谴责。我的眼睛仍旧向对面的房子溜去，但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将近黄昏的时候，教堂尖塔上的风信标指出风向有了转变，太阳暗淡地照射着，仿佛在那像金黄色的酒一般的阳光里渗进了一半水似的。虽然这样，夕阳还是照亮了整排的建筑物，在窗户上抹上了一片红色，阳光在潮湿的屋顶上闪耀着，然后懒洋洋地向上移去，停留在烟囱顶上，又从烟囱顶向上升去，在尖塔顶上逗留了片刻，在整个阴沉沉的景色中，这是最后一点使人觉得比较愉快一些的亮光了。隔了不久，阳光全部消失了。暮色像一场惨淡无光的大雪似的下降到这里，天还没有完全黑，旅馆里的锣声响了起来，叫我去吃点心。

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来的时候，齐诺比娅的客厅里已经点起了一盏油灯，灯光朦胧地透过白色的窗帘。有一个人时不时走过窗口，影子投射在窗帘上，但是轮廓太模糊了，因此连凭我这种大胆的猜测也猜不出窗帘上那像象形文字似的人影是谁。

我猛然想起，在可以随我的意思要不要亲自到那里去走一趟的时候，我竟这样发疯似地胡乱猜测着客厅里的动静，弄得自己苦恼万状，这种做法是多么的可笑。我和齐诺比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改变——总算是一个熟悉的朋友，而且参加过同一个终身事业——这给了我一种在礼貌上应该去拜会她的权利。就因为我们在福谷的时候，养成了不顾习俗的习惯，我才没有早一点想到这种礼节。无论如何，现在应该去拜会她了。

我在这种一时冲动的驱使之下，不久就真的来到了两天以来我一直很认真地注意着它后部的那幢房子。一个仆人拿了我的名片进去，马上又回来请我上楼。我上楼的时候，听到一阵爽朗、仿佛得意扬扬的钢琴声，我虽然从来不知道她会弹这么一手好钢琴，现在却从琴声里认出齐诺比娅的性情。两三只金丝雀受到琴声的激动，也尖声尖气地歌唱起来，而且竭力唱出一种类似琴声的旋律。一道明亮的灯光从前面客厅的门口直射出来，我刚跨进门槛，齐诺比娅就伸着手，满脸笑容地走向前来迎接我。

“啊，卡佛台尔先生，”她说道，还是笑嘻嘻地，不过我心里想，她的笑里藏着不少傲慢的怒气，“我很感激你还不断关心着我的事情！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卓越的美国人，有美国人天生的一切脾性，喜欢侦查自己能力够得到的事情，但是像你那种情况，你用来满足自己脾性的那种好办法，却使这回事几乎也含有一些诗意了。可是，说到我自己，我把窗帘放下来的那种举动毕竟也不能认为是一种很正当的手段，对吗？”

“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做法，”我回答说，心里感觉一阵隐痛，这种隐痛齐诺比娅当然也感觉到的。“在这个世界里想隐瞒任何事情是万万不可能的，更不必提来世了。因此，我们该要求的是亲眼看见我们行为的人，和推测我们动机的人，都能够尽可能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最高超的看法。这一点做到之后，就拿我个人来说，当我觉得到处都有人类的不屈不挠的同情心跟随着自己的时候，我是会高兴到极点的。”

“如果有什么同情心的话，那我们也只有信任自己的守护神那种理性的同情心了，”齐诺比娅说道。“只要我这微不足道的悲剧的唯一旁观者，是一个站在自己旅馆的窗子跟前的年轻人，我还是认为可以不客气地把窗帘放下。”

齐诺比娅讲完这些话，又伸出手来，我用我自己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她的手指。尽管她的表面上很直率，她的态度使我感觉到，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信心。使我觉得遗憾的是，这一次会面和我们的第一次的见面有着多大的差别啊。当时，在乡下炉边温暖的火光中，齐诺比娅春风满面，满怀热望地向我招呼，像亲姊妹似地紧握着我的手，跟其他女人用双臂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或者把我当做亲兄弟一样，面颊凑过来给我亲一亲，所可能表示的一样亲切。她那时候的样子和现在也完全不同——那时候，她穿得那么简单，只在头上戴着一朵鲜艳的花儿——而现在她的美貌却被所有的盛装艳饰尽量衬托了出来。这些衣饰所起的作用还不止这一些。的确，这些东西对造物主慷慨地赋给齐诺比娅的美貌并没有创造或增添什么。但是她身上穿的那些贵重的礼服，她脖子上挂着的那些灿烂的宝石，都成为显示她的美貌的灯光，而她的美貌又非要在这种光辉中，才能全部显露出来。连她那朵特有的花儿，虽然似乎还在那儿，也已经变成一种闪闪发亮的青色的东西了；这是一朵由玉匠琢成的、模仿得极精细的花儿，它使齐诺比娅整个人变成了一件艺术品。

“我几乎不觉得，”我忍不住说道，“我们曾经见过面的。自从我们上次坐在伊律特讲道坛底下，霍林华斯摊手摊脚地躺在落叶上面，蒲丽丝拉坐在他脚旁的时候到现在好像已经

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齐诺比娅，你是不是当真曾经把你自己算在我们这几个热心、亲切、仁爱的劳动者里面？”

“做那些事情有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地方，”她冷冷地回答说。“但是我相信没有容纳其他思想的余地的头脑一定是非常狭窄的。”

她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加上客厅里灯光辉煌，几乎把我弄得头昏眼花了。客厅中间挂着一只枝形的灯架，上面不知有多少盏灯放着光；另外在两三张桌上和在墙上突出的大理石灯架上，还有几盏灯，白光四射，增加了中间那只枝形灯架上灯光的光辉。客厅里的家具都是十分豪华的。由于刚从古旧的农舍来到这里，在那儿的饭厅里只有一只平常的饭桌和几只凳子，在客厅里最好的家具也不过是几把藤椅，使我觉得在这里，人们那种沉迷于穷奢极欲的享受中的梦想可以得到满足了。图画、大理石雕像、花瓶——总而言之，各式各样豪奢的摆饰品多得不胜枚举，除非要列成一张拍卖行的广告，你是不会想把它们一一列举的——这许多东西受到一面大镜子的反映，使你看上去仿佛又增多了一倍。我在镜子里还看到齐诺比娅漂亮的身材和我自己。我承认我感觉非常惭愧，看到自己正拚命抵挡着齐诺比娅要迷惑我的企图。我暗底里抵抗着她，竭力要站稳自己的立场。我从她周身的珠光宝气——她身上戴着过多的装饰品，然而跟她那硕大的身材和她那艳丽的容貌却显得很相称——恶毒地看出这个女人的真实性格：热情、奢华，缺乏淳朴，没有受过很好的教养，没有纯洁完美的趣味。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显得愈发动人了，使我完全抵挡

不住。她凭自己的高兴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并且还干了许多如果由其他具有不足道、贫乏、软弱性格的女人做出来，会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我看到这一切她都做得多么地适当呀。然而，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到底我在这时候所看到的是齐诺比娅最真实的态度呢，还是她在福谷所表现的是她比较真实的态度。她在这两个地方都带着一个大女演员投在自己身上、像一张透明面纱那样的东西。

“你是不是永远放弃福谷了？”我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想？”她问道。

“我说不出的道理来，”我回答说；“要说么，那就是我觉得我们曾经在那里一起过的生活，好像完全是一场梦似的。”

“我倒不这么觉得，”齐诺比娅说道。“我认为只能够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完全由于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过去的不同，就硬把过去的生活说成是一场梦，像这种人的性格是贫乏、狭窄的。我们为什么要排斥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而只满足于我们过去几个月那种朴素的生活呢？那种生活是好的，可是还有其他方式的生活也同样好，或者更好。你要明白，我并不是指责那些专爱那种生活的人们，只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很聪明的。”

许多人——或许像我们这位漂亮的齐诺比娅一样天资极高的人——对这个生活制度已经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最崇高的热望，而她却这样自得、傲慢、卖老地对这个制度进行指正和批评，这激怒了我。我下了决心来做一次试验，看有没有什么驱邪的符咒能够把她从那虚伪的样子赶出来。我应当设法使她让我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看到一些性格，一

些热情，只要是真实的，不管好坏都可以。

“你提到了那种性格狭窄的人只能过一种方式的生活，”我冷冷地说道，“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可怜的朋友霍林华斯。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可能心里是在想着他。可怜的家伙！多可惜，他那有限的教育害了他，使他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而完全牺牲了自己，尤其使人觉得可惜的是，只要稍微有一丁点儿的见识，就可以使他认识到那个理想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我已经回到了这个社会里，能够从远处察看他的计划，我非对这位可敬的、好心的人抱着真正尊重的心，才能够使我自己不取笑他——我觉得社会上一般的人都在嘲笑他。”

齐诺比娅的眼睛炯炯发光，双颊涨得通红，脸上流露出生动的表情，活像有一团烈火突然在她心里燃烧了起来。我的试验完全成功了。她见我那么轻蔑而又怜悯、半怀好意、半带嘲笑地提到她最心爱的人，不自觉地对我愤恨起来，使我看到了她的心肠的真面目。她或许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她马上使自己急促的呼吸镇定下来，看上去又跟以前一样傲慢和沉着了。

“我还是认为，”她平心静气地说，“你对霍林华斯先生的判断缺乏公正的论点。我承认，盲目地热衷于一个理想，一般说来是荒谬可笑的，一定会损害一个普通人的尊严的；非要有一个极高尚伟大的性格才不至于那样。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许你还不知道——只有通过一个伟大理想的灵感才能达到他的常态。作为霍林华斯先生的一个朋友，同时又是一个沉着的观察者，我该告诉你，我认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以为他很荒谬可笑，这是情有可原的。在你眼里——

他当然是荒谬可笑的！要判断任何人高贵英勇的品质，没有比根据他区别英雄气概和荒唐乖谬的能力的强弱更正确的标准了。”

我不敢反驳齐诺比娅最后的这句格言。实际上我真钦佩她对霍林华斯的一片忠心。这使我对霍林华斯天然的力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发觉他对这位处在像这儿这种虚伪的生活中的美人的影响，并不比当初在灰色的岩石边和林中小径上的野桦树丛中的时候有所减少，当时她还非常热情地把他的手按在自己胸脯上呢。这个伟大、粗鲁、头发蓬松、面孔黝黑的人呀！齐诺比娅爱上了他！

“你有没有把蒲丽丝拉带来？”我又说。“你知道吗，由于她那多情善感的性情，有时候我认为她经常和像霍林华斯这样的人接触，是不大妥当的。我相信你们女人中像这样温柔灵敏的人，对男人的英雄本质往往很欣赏。但是我又认为男人像任何女人一样，也是很多情善感的。霍林华斯不像会把自己的爱情送给一个能够立定脚跟的人，而只会送给一个可以让他完完全全占有的人。他的确已经深深地钟情于蒲丽丝拉了。”

齐诺比娅把身子转向一边。我从镜子的反映看到她的面孔显得非常苍白——苍白得好像她穿的那身华丽的衣服是一件尸衣似的。

“蒲丽丝拉也在这儿，”她说，声调比平常稍微低了些。“难道你在自己房里的窗口上还没有看到她吗？你愿意见见她吗？”

她走进后面的那间客厅一两步，喊道：

“蒲丽丝拉！亲爱的蒲丽丝拉！”

20 他们走了

蒲丽丝拉马上答应了一声，就从闺房门口走出来。

我原以为齐诺比娅会设法阻止我和这个少女见面的，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这个少女和齐诺比娅两人在最切身的利益上有着绝对的冲突，因此她们之间一定有一人，如果不会铸成什么大错的话，似乎也必然会引起一场大悲痛的。但是，由于蒲丽丝拉只是一件漂浮在事情的阴暗的潮流上面的树叶，无法凭自己的爱好或企望来左右它们——她或许还没有猜到水流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或者甚至还没有感觉到水流的必然趋向——因此如果她把任何有关齐诺比娅意图的消息告诉我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她一看到我，就向前走来，态度非常镇静，当我伸出手去的时候，她用手在我的手上轻轻地碰了一下，仿佛是受着微弱的磁力所吸引似的。

“我很高兴见到你，亲爱的蒲丽丝拉，”我说，一边还握着她的手；“但是我近来碰到的每一件事情总使我感觉奇怪，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清醒着。特别是你，总好像是一场梦里的影子似的，而现在越发像了。”

“哦，我这些手指是有血有肉的，”她回答说，一边把我的手极轻微地捏了一下，随即缩了回去。“你为什么把我称做

一场梦呢？齐诺比娅要比我像得多呢；她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呀！而且我想，”蒲丽丝拉接下去说，仿佛是在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大家跟我一样都这样觉得。”

可是，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却不是齐诺比娅，而是蒲丽丝拉的美貌。讲到美貌，她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任何不相称的装束都能够完全抹煞她的美貌；她的妩媚不够确实，不够具体，例如，要是在选择服装的颜色或者式样上有什么错误的话，她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像她那样的情况，最安全的办法还是不要穿富有艺术性的服装，因为要给她完全适合她的装饰，需要最正确的审美力，不然的话，就需要依靠世界上最凑巧的妙事了。她现在穿的是全白的衣服，衬着一种薄纱，这种纱看上去好像云雾一样，在她身上飘动着——虽然这件事已经过了这许多年了，到今天我一想起她当时的样子，还看得见她那朦朦胧胧的头发上的微光，和害臊地盯着我看的那对乌溜溜眼珠。我不知道齐诺比娅把这个可怜的女子发展到这么可爱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少女人做得到的事情，因为当我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齐诺比娅姿容的光彩，如果说没有增加，也丝毫没有削减蒲丽丝拉那比较柔和的魅力。

“你觉得她怎么样？”齐诺比娅问道。

我不了解齐诺比娅注目凝视着她的那种既忧郁又亲切的神情。她向前走了一步，招手叫蒲丽丝拉走近自己的身边，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随后显出有些讨厌的样子，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去。我跟着走了过去。

“她是一个奇妙的人，”我说。“自从她跟我们住在一起以

后，我总隐约地感觉到她有着一种就像你使她显露出来的这种妩媚。但是这种妩媚直到现在才完全显露出来。她简直像一朵花那样可爱呀！”

“唔，你喜欢这样讲，那就这样讲吧，”齐诺比娅回答说。“你是诗人——至少，现在的诗人都是这样的——当你看女人的时候，一定得让你把你的幻想变成看戏用的望远镜来看。我心里觉得奇怪，在我们最近享受的那种淳朴的自由恋爱生活中，你竟始终没想过和蒲丽丝拉发生恋爱。在社会上，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确从来没有梦想跨过那条划分阶级，微细到辨认不清的空中界线。但是福谷的移民还讲什么阶级呢？”

“我如果和蒲丽丝拉发生恋爱，”我回答说，“我一定会显得是一个大傻瓜，因为其中还有别的理由的。顺便问一问，霍林华斯可曾看到她穿这套衣服吗？”

“你为什么每次总要提到他的名字？”齐诺比娅低声问道，恶狠狠地看看我，又看看蒲丽丝拉。“你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事！先生，相信我，你光为了自己闲着没事做，闹着玩玩，来这样扰乱人家恳切的热情，这是很危险的。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当心不要再这样！我警告你！”

“你如果算不得完全，也有一半冤枉了我，”我回答说。“那是一种不太明确的责任感使我老想起他，因此也就老提到他的名字。”

“哦，又是责任感这套陈旧的借口！”齐诺比娅压低了喉咙说，带着非常轻蔑的口气，就像毒蛇一样，嘶的一声刺进了我的心。“我从前常常听到那些想干涉我的事情的人讲这句话，我完全懂得这是什么道理。顽固、自高自大、无礼的好

奇心、好管闲事的脾气、根据一知半解的肤浅看法所下的冷酷无情的批评，除了自己的良心和智慧，对任何人的良心和智慧总抱着一种可恶的怀疑；一种极端无礼的偏向——把上帝推开，自己占据了上帝严肃的位置；你的责任感就是从这些以及和这些差不多可耻的动机产生出来的！不过，先生，请你小心些！你自以为非常敏锐，盲目地干涉这些事情。由你多管闲事而造成的任何灾祸，我都要你负责！”

很明显，她的态度如果的确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只要我再讲几句刺激的话，这头母狮一定会拚起命来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好，就鞠个躬，准备告辞。蒲丽丝拉这时候正缩在角落里。但是，当我再看她一眼的时候，我心里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沮丧，我为什么会这样，连自己都不明白，我只觉得我完全是为了她才这么沮丧。我走到她身边，伸出手去；可是，她并没有什么反应。除非是齐诺比娅或者霍林华斯的手，她似乎对最友善的握手也要畏缩，这是她的一种特性。齐诺比娅始终站在旁边注视着我们，不过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情，仿佛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没有多大关系似的。

“蒲丽丝拉，”我压低着嗓子问道，“你什么时候回福谷去？”

“他们什么时候高兴带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她说。

“你是不是自己愿意离开那里的？”我问道。

“我好像一片树叶，给吹来吹去，”她回答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霍林华斯知道你在这儿吗？”我说。

“是他叫我来的，”蒲丽丝拉回答说。

她眼睛瞧着我，显出一种惊讶的神情，仿佛觉得如果她没有得到霍林华斯的许可跑到这里来，那是不可理解的事。

“这个人把她整个人控制得多厉害呀！”我低声喃喃自语道。“好吧，齐诺比娅既然那样和气地对我说过，那么我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我就撒手什么都不管了。让霍林华斯负一切的责任！蒲丽丝拉，”我大声地加上一句，“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不会再见面。再见吧！”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辆马车轱辘轱辘地从街上驶来，在房子的前面停了下来。门铃响了以后，楼梯上立刻传来一阵脚步声。齐诺比娅在身上披上一条围巾。

“卡佛台尔先生，对不起。”她冷冷地，然而很客气地说道，“我们有个约会，就要出去了。”

“上哪儿去？”我问道。

“你问这句话不是有点儿超出你的权利了吗？”她微笑着说。“总之，我不高兴告诉你。”

客厅的门打开了，威斯脱华尔走了进来。我看到他身上穿得很讲究，好像去参加什么盛大的宴会似的。我对这个人厌恶到极点。在那一瞬间，我的厌恶差不多等于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暗中摸索，摸到了一件冷冰冰、滑粘粘的东西，我自问心里究竟为什么暗藏着那种憎恨。虽然这样，说到样子的漂亮、礼貌的周到以及一切够得上称为上流人物的外表，我不得不承认几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他向齐诺比娅鞠了个躬，再向躲在角落里的蒲丽丝拉潇洒地敬了个礼，然后很有礼貌地向我微微点头招呼。

“蒲丽丝拉，来吧，”齐诺比娅说道；“时候不早了。卡佛

台尔先生，再见吧。”

蒲丽丝拉慢慢地向前走去，当她走到客厅的中央，我赶到了她的身边。

“蒲丽丝拉，”我高声说，使大家都能听到，“你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你这样去是不是很聪明的呢？你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我问道。“如果不是的话，我是你的朋友，也是霍林华斯的朋友。请你马上告诉我吧。”

“或许，”威斯脱华尔微微笑着说道，“蒲丽丝拉把我当做一个比卡佛台尔先生或者比霍林华斯先生更亲密的朋友看待。我愿意随她自己去决定。”

他一边讲，一边很客气地做出一种邀请的姿势，蒲丽丝拉像鬼怪似的从我面前溜过，挽住他伸出来的手臂。他把另一只手臂向齐诺比娅伸去，但是她转过她那高傲漂亮的面孔向他看了一眼，这一看——我从她的侧影来断定——毫无疑问会一下子把这个人击死，如果他还有什么心，或者齐诺比娅这一眼击中了他的心的话。然而，她的目光碰到他那彬彬有礼的容貌，马上缩了回去，好像一支箭射在光滑的钢板上弹了回来一样。他们三个人走下楼梯去，当我也走到大门口时，马车早已隆隆地驶走了。

21 旧相识

我这样失去了所有的朋友的信任，而且，尽管反复地研究，我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种对某些隐瞒着我的事情的含糊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所有这些古怪的纠缠不清的烦恼丢开，似乎是合乎道理的。我最好的途径，很明显地，是让自己换一个新的环境。在这里，我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别的地方，我可能找得到能够建立个人兴趣的环境，还可能遇到一些会用自己一部分的同情心，来酬答我对他们的同情心的人。

但是，我猛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我该做。我想起了老穆狄以及他和蒲丽丝拉的关系，我决定去找他谈一谈，为的是想明确一下，这些难明白的事，在他那一方面，跟我所看见的一切，到底是不是同样地不能解决。我相当熟悉这个老头儿时常去的地方，因此第二天就跑到一家他常常去躲在那里的大餐厅去。这是一家很有名气的餐厅，供应美味可口的食物、酒和熏肠。我年轻的时候，在那些闲散、糊里糊涂的日子里，不管白天黑夜，时常在那儿观看前后左右的酒徒们所表现的严肃的心情和冷静的欢乐，作为自己的消遣。

我刚进去的时候，老穆狄不在那里。我为了使自己耐心些等待他，就点起了一支雪茄烟，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安逸地并且带着一种出自同情心的微带醉意的愉快，来观看正

在进展中的日常生活。大餐厅里布置得很风雅。墙上挂着很多画，其中有一幅画着一块牛排的油画，看上去，又润又嫩，非常美妙，使看到的人觉得可惜它是假的，不能放在铁丝格子上去烤。还有一幅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逼真地画着一块头等的牛腰肉；另外一幅画着一双还保有蹄和褐色毛皮的鹿的后腿；还有一幅画着一条鲑鱼的头和靠近头的一部分身子；最妙的一幅是画着一对野鸭子，它身上斑驳的羽毛画得好像是用银板照相机照出来的。我猜想一定有一个非常饥饿的画家拿这些东西写生，他利用自己的食欲来提高想象力，并且希望每天午餐时能够获得吃到画中的任一种他最喜欢吃的食物的特权。此外，还有一幅细致地画着一块几乎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蛆虫的旧干酪；还有一幅画着几条放在小盘里的沙丁鱼，彩色十分鲜艳，看上去好像浑身滑腻腻的涂满了油。所有这些东西被摹仿得那么逼真，仿佛摆在你面前的是真的东西，而且还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想象的魅力；这种魅力把最肥最油的东西里的粗鄙部分除掉，这样使人类生活，即使是最庸俗的关系上，也会显得丰富高尚，又愉快又真实。还有几幅画着纵酒狂欢的绅士——这些人身穿紧身上衣，开叉袖口，很明显是古代佛兰德斯^①的人物——他们手里拿着古怪有趣的高脚杯子在喝酒，兴高采烈地一口一口喝着，但是永远听不到他们的欢笑声和歌唱声，香槟酒永远在他们的胡子

① 佛兰德斯 (Flanders)：古国名，包括目前的比利时、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

旁冒着气泡，或者勃艮第^①酒像紫色的潮水似的，无穷尽地灌进他们的喉咙。

但是，在大餐厅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挂着一幅小小的画——而且那幅画画得再好也没有了——上面画着一个衣服褴褛，喝得酩酊大醉的新英格兰酒鬼，躺在一只长凳上昏睡着，像中了风似的。活人的死状描绘得太维妙维肖了。你仿佛闻得到从这个假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酒的气味。你只能作这样牵强附会的想法来聊以自慰：这个可怜的坏蛋看上去虽然像真的，事实上只是虚构的——那不过是一块着了色的画布，他并没有醉到不省人事，到了第二天也不会受到头痛的报应。

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钟，大餐厅里的两个酒保忙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年轻的酒保对调制杜松子混合酒有特殊的本领。他两只手各拿一只大玻璃杯，把两只杯里的酒倒来倒去，那的确是一种奇观。他从来没有倒歪过，也没有泼出过一滴酒，在我眼里，他仿佛是命令着满是泡沫的浓酒从一只杯子喷进另一只杯子里去，这样形成了一条很大的抛物曲线，像行星的轨道划分得一样明白和可以计算出来。他的前额长得很好看，眉头上面的部分特别发达；这无疑是他取得这种成就的天赋特征；使他驰名的就是他这套调制杜松子混合酒的本领，而单单为了有这样的技能，他就拿到很高的工资。这些混合酒和其他一些用人工混和的酒（这种混和的酒最少有二十种，我觉得大多数都是迥然不相同的）最受到年轻酒客的欢迎，这些年轻人在酒龄上最多不过达到了第二期。在另

① 勃艮第（Burgundy）：在法国东南部，以美酒闻名。

一方面，老酒鬼——这些人的身上如果装上龙头，就会从血管里流出含有酒精的红色烈酒来——一般总是酷嗜普通的搀水白兰地酒、杜松子酒或者西印度甜酒；而且他们时常在喝酒前，先讲一套这种或那种酒对健康和肠胃所起的医药作用。有两三位客人似乎自备着几瓶酒藏在柜台后面，他们赤红的眼睛向酒保丢了个眼色，酒保就立刻从柜台后面，把这几瓶最上等的名贵美酒拿出来，这引起了认识他们的人极大的兴趣，谁都想呷它一口。

照美国人的习惯，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这些好酒友，不管年老的或者年轻的，他们的举止总是很正派而且是绝对端正的。他们喝了酒之后，神志只有格外清醒；没有胡言乱语，也没有闹嚷的狂笑。他们啜饮着圆瓶里的烈酒，使它在心底最深处燃烧着，带着一种只有被烈酒所暖和和安慰了的心才知道的喜悦。当然啦，他们的眼睛有点儿震动；他们喝完每一杯酒，总要使劲地哼几声，把一只手按在心窝上，似乎一时的快感成为他们的物质享受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喝酒最大的妙处是在心窝上，而不是在头脑里。但是他们喝酒的真正目的——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继续存在一天，这个目的就会一天促使人们去喝酒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情——是要在约莫十五分钟之内，酒力钻进全身，使他们恢复青春和精力，而对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充满着生气和愉快的感觉。如果这样的十五分钟时间，能够用一种在大体上对人的生命没有多大害处的方式得来——不过仍然带着一点不相称的香料，使它有一种邪气——我们节制喝酒的人们就可以鸣钟庆祝胜利了！

大餐厅里最精致的东西要算是一个小小的喷泉，弯得像

羽毛似的水柱从突出的地方喷出来，落在一只里面养着几条金鱼的椭圆形的大水盆里，或者叫做小池里。池底铺着一层颜色鲜明的红沙，上面点缀着珊瑚和假山，几条金鱼在水里游来游去，闪闪发光，一会儿侧身露出黄金色的光泽，一会儿又消失在池水的阴暗处，好像一阵飘忽的幻想，在玩弄着梦中的诗人。我想：从来没有一批滴酒不饮的人处身在坏环境中而会一点儿不受到影响，我也弄不懂，怎么从来没有一个异想天开的酒鬼会拿一杯酒倒在小池里。那该是多么有趣的想法呀！如果有人能够把精神上的欢乐跟着生活上的物质要素一块儿吸下去，谁不想做鱼呀！

我好像没有希望晤见老穆狄了，正当失望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他的手臂从一面屏风背后伸出来，那张屏风是专为招待害臊的酒鬼而设置的。当然啰，他手里还是拿着一只蒲丽丝拉的小钱袋，悄悄地引起一个站在近旁的人的注意。这是老穆狄常用的方法。你难得看到他从正面向你走来，但是你会突然发觉他已经在你的身旁，而总猜不出他是怎样来的。他像个鬼怪似的溜来溜去，在你身边出现，逗你买他的零碎小东西，必要的时候，他会停留很久，让你把东西买好，而当你刚好在想些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却在瞬息之间一溜烟跑掉了。

在我一生中的那些感情比较容易冲动的日子里，有一种同情心经常在支配着我，而我现在正受到了这种同情心的驱使，就用这位老人家的同样不露声色的方法，向他的身边走去。因此，按照他的习惯，当他刚要溜走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他的身旁。

“啊！”他说，语气比平常有力得多。“原来是卡佛台尔先生！”

“是的，穆狄先生，就是你的旧相识，”我回答说。“自从我们一块儿在福谷吃中饭到现在，已经过了好些日子了，而自从我们一起在街道转角上短短地谈了几句话到现在，相隔更久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头儿说。

他似乎不想多讲话。他的存在看上去是那么无声无息——他那射在真实的画布上的影子显得格外模糊——因此我感觉到有几分害怕，即使我全神贯注地用眼睛盯牢他，一不留神，他还是会消失得影踪全无的。他确实是最可怜的老鬼怪了，头上戴着一顶破帽子，脖子上裹着一条脏黑的围巾，身上穿着破烂的灰衣服，最突出的是他右眼上戴着的那个眼罩，他仿佛老是想把自己躲藏在这个眼罩的后面似的。然而，有一个办法可以有效地解除他的痛苦。一杯白兰地酒就可以奏效。或者一瓶比较和醇的红葡萄酒也同样可以见效。我如果仅仅花一个钟头，借少许酒的温暖来暖他的心——我心里很痛苦，我感觉到这位老人家的血液已经冻成了冷霜，他的心也确实已经结成了冰块——我想负责记录人间俗事的天使也不会写下对我不满的事情。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他想呢？怎样才能够把足够的精神灌注入他的心里，使他对将来更幸福的生活充满着希望呢？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感动他去祈祷上帝呢？这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有着这样的情况，就是灵魂受到的感动太微弱无力，因而我们不能够倾向宗教。

“穆狄先生，”我说，“我们一块儿吃中饭好吗？你喜欢喝杯酒吗？”

他的一只眼睛里显露出喜色。他点了点头，或者因为想到有酒喝，或者为了答谢我邀请他喝酒的一番美意，他这一点头使我感觉到他一下子变得比较像个人了。

“我很高兴接受，”他回答说。

在我的要求下，酒保把我们带到一间雅室里，不久就端上了一些油炸蠔和一瓶红葡萄酒摆在桌子上，我看到这个老头儿眼睛很好奇地望着酒瓶上的招牌纸，好像想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酒。

“如果有资格贴上招牌纸，”我说，“那就一定是好酒。”

“先生，你不会认为，”穆狄叹了口气说道，“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头儿懂得酒的好坏吧。”

可是，从他拿酒杯的姿势，以及先用鼻子闻了闻酒的香味、然后仔细啜上一口酒、充分地来享受酒的美味等动作看来，我该承认他是个内行人。

“穆狄先生，我相信，”我说，“你对于酒要比我这个初入门的人识货得多了。请你爽快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在产葡萄的地方喝过酒呢？”

“卡佛台尔先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老穆狄羞怯地回答说；可是他似乎随即鼓起勇气，轻微地笑了一声。“这酒的味道，特别是这股香味，”他继续说道，“和它的香料，使我想起自己从前也曾经是个年轻人啊。”

“穆狄先生，我希望，”我提议说——这并不是爱管他的事，而只是急于想引他谈到蒲丽丝拉和齐诺比娅——“我希

望你趁我们坐在这儿喝酒的时候，把你自己年轻时候的旧事讲些给我听听。”

“啊，”他摇摇头说，“你可能会感觉那些旧事，要比你所想象的更来得有趣。可是，卡佛台尔先生，我还是不讲为妙。如果这种好酒——虽然我想红葡萄酒是不会这样捉弄人的——但是万一这酒使我太随便乱讲起来，我就永远不敢再正面看你的面孔了。”

“穆狄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你就从来没有正面看过我的面孔啊，”我回答说。

“啊！”老穆狄叹了一口气。

然而，这种和醇的葡萄酒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奇妙的。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于喝酒，而似乎是在于喝酒所引起的旧事。他本来活像一个阴沟里的灰老鼠，可是一下子那种市井老无赖的卑鄙、萎顿、鬼祟、愁眉苦脸的神情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个破落户绅士的样子。连他的外衣——特别是在我喝了一两杯酒后——看上去也不像我们刚坐下的时候看到的那样褴褛了。不一会儿，他的精神饱满起来，举止也变得文雅有礼，跟我刚才看到的样子形成了一个很突出的对照。不久，我也没有怎样催促他，老穆狄却自己开口讲起来了。他的话专提到相隔很久的旧事，以及自己一生中很得意的那个时期，至于使他堕落到现在这种地步的情况，在不能避免的时候，只暗暗提到一些。但是，我一旦有了头绪，此后的研究就使我了解了下面这篇故事的主要内容；可是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或许不免带着一些撰写传奇神话的那种放纵不羁的笔法，这种笔法对一个小诗人来讲，要比一个严肃

的传记家来得更有价值。

22 方德洛

二十五年前，在这篇故事发生的同一个时期，有一个人，名叫方德洛，住在中部某州，他是一个大财主，风趣高雅，挥金如土。他的住宅几乎可以称做皇宫；他的服装在平常人的眼里差不多跟王爷的一样考究。从外表上看去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件豪华的结晶品，而他凭着这种豪华的外表，在世人面前炫耀夸示，似乎除了这种华丽的外观之外，生活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了。他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她的性格要比他自己的高深得多。不过，他虽然很爱她，却像他所有的表现一样，只是表面的，他心里并不真爱这个高尚的女人，而只是把她的美貌当做自己外表上最灿烂的装饰物罢了。他们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他从上帝赐恩的手里把她接过来，而对她那非凡的价值却缺乏正确的感情，只像一个早已拥有很多宝贝的人多收下一块宝玉一样。他如果喜欢她的话，也不外是因为她的容貌长得出众而已。

方德洛像这样地过了几年没有意义的生活之后，这种生活不断地闪烁着一种不太自然的光辉，他生活的泉源——仅仅指他的财富来说——开始越来越枯竭，而最后终于倾家荡产。他看到自己的危机已深，即将失去以前一切出类拔萃的东西，并且感觉到再过这种生活已经没有原有的价值，就凭

着一个人因为害怕灭亡而畏缩的本能，决定要想从这个灾难里逃出来。他为了要躲避这个灾难——真是卑鄙无耻的家伙！——或者还是为了要推迟这个灾难的来临，即使只推迟一个月，只一天也是好的，或者只是想在目前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虚伪的炫耀中苟延残喘——他遂叫自己犯下了一个罪行。这就是那种由于虚伪而造成的罪行，对于这种罪行，社会（除非它为了这个不足取的家伙而改变它的整个组织）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饶恕的。社会宁可饶恕杀人罪，也不应该饶恕他的这种罪行。方德洛的罪行终于被人发觉。他逃跑了；他的妻子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品性高贵的人，竟不幸跟这么一个卑鄙的人结成了夫妇关系，不胜悲愤，一条命就此送掉；母亲的死亡，再加上父亲无耻的逃匿，遂使被遗弃的女儿比一个孤儿更可怜了。

并没有人去追究方德洛。他的挺有钱的亲戚替他跟那些被害人作了调解，拯救了他，不受一个无亲无友的罪犯所可能受到的处罚。他的残余财产被分给债主们。他过去显赫一时的声名顷刻之间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真的，连他过去最亲近的知交也难得再想起他的名字。而且也只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因为这个人对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感情。由于他不外是兴盛时候的光辉所映出的影子，是视觉上的幻想，因此飘过一朵云来，他就消失在阴影底下，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了。他似乎一点空隙也没有留下；这种现象，像他在得意的短促时期的许多现象一样，充分证明了他的空虚的生存。

然而，方德洛的肉体并没有真正化成一股轻烟。他向北逃到新英格兰的某大城市里，改姓换名，在城里比较古老的

地区内一条肮脏不堪的街道上，或短巷里住了下来。他在那儿跟穷人、罪人、孤寡而善良的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赤贫的人住在一起。每一幢房子里，不管楼上楼下，也不管狭小的角楼，甚至阴暗的地窖里，都挤满了许多人家的。方德洛住的那幢房子原先是一幢很冠冕堂皇的住宅，他在里面租了一大一小两间屋子，房租是按周付的。这幢房子是很久以前，一个年老的州长盖给自己住的，他曾在一间现在睡着二十个爱尔兰人的大房间里接见客人；末了死在方德洛现在住的那间屋子里，他的鬼魂穿着绣花衣服、戴着白色假发，至今还常在这间屋子里出没。破烂的糊壁纸、满是裂缝的大理石壁炉、精工雕刻的橡木壁炉架，有一部分雕刻已经被砍掉当做引火的燃料，灰泥天花板上露出一大块一大块难看的板条，这损伤了它的外观——这间屋子里的模样就是这样的了，破破烂烂、龌龊不堪的样子仿佛名符其实地嘲笑着这个光讲外表、可怜的破产的人似的。

起初，他的亲戚有时候给方德洛一点儿钱维持生活；他们这样做恐怕不是出于情谊，而是害怕穷困逼使他又重新去犯罪，增加他早已玷污了他们的耻辱。但是他并没有重新再去犯罪的倾向。他的性格好像已经跟着悲惨的命运而根本改变了（从他的浅薄的性格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有了根本的改变）；或者还可以说，他现在的癖性是原有性格的一部分，在另一种状态之下表现出来。他不想再生活在世人的眼前，只想赶快退缩到人们看不见的隐秘的地方去，而且要是可能的话，即使站在人们的面前，最好不要有人看到他。他已经失去了自尊心；自尊心全被踩碎了。他也不再夸示虚饰；因为

这时候的方德洛，除了贫穷和羞惭而外，一无其他东西，他怎么能够再夸示虚饰呢？他那种走路的样子说明了他不喜欢人家看到他，而且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为的是要避免人家看他时的那种可憎的目光。可以断言的是，他如果胆敢挺身而出现在世人面前，过去认识他的人现在也记不起他了。他由于有病态，忍受不了阳光，因此老在角落里躲躲闪闪，使自己整天蒙上一层晦气，在像暮色似的光线底下偷偷地走来走去。

虽然这样，他在失望的苦恼中，却干了一件事，这种事情人们不管在意气消沉或是春风得意的时候都会干的。方德洛再度结了婚。他娶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可怜的年轻女人做妻子，她是一个裁缝，跟母亲一起住在那幢老州长的住宅里，跟方德洛的房间靠得很近。这个可怜的弱质女人——像他从前那个高贵美丽的伴侣一样——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方德洛仿佛做完一场梦，接着又做另一场梦，有时候在目前这个肮脏不堪的环境里，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华丽辉煌的日子，心里不由得纳闷，不知道过去那个高贵夫人，或者目前这个穷家妇，到底都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认为这两个女人只有细微的相似之处。事实上，方德洛命里注定，他所接触的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在自己眼前失掉。过了几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她始终瘦得像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似的）终于离开了人世，遗下那个面色苍白、胆子怯懦的孩子，随方德洛去处置。到了这个时候，住在远方的亲戚——由于他的不名誉的行为已经传播了开来，他固然不好意思再提起那些亲戚，而他们为了他的这种不名誉的行为也极愿意跟他完全脱离关系

——早已把他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这个年幼的孩子，像她姐姐一样，可以作为她父母俩的真正的产物和反映。她是一个体弱胆怯的孩子，看到人就会不知不觉地畏缩起来，这完全是由于胆子小，而不是由于憎恨。她身上好像缺少人的气质；她如果站在日光底下，日光仿佛会透过她的身体，仍旧把破碎和染满灰尘的玻璃窗映在没有地毯的地板上。虽然这样，这个可怜的孩子倒有一颗善良的心，从她母亲温文的性格里接受到了一种娴雅的、一往情深的个性。因此，她的一生充满着热爱。她把一部分的爱给了她的父亲，而把大部分留给自己的一种理想。

他们坐在凄凉的炉边时候——说实在话，那根本不算是什么炉边，只不过是一只生锈的火炉罢了——方德洛时常讲给这个小女孩听，他自己过去多么富有，他的第一个妻子如何高贵可爱，她生的孩子又多么漂亮。他不像别的父母那样，讲童话故事给孩子们听，他只顾把这些事情告诉蒲丽丝拉。在孤单、可怜、无聊的生活中，蒲丽丝拉的爱逐渐增长发展，强烈地缠绕在这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姐姐身上，就像一株葡萄蔓从岩石的一个幽暗的洞穴里，挣扎着爬出来，围绕住岩石上的一棵亭亭玉立在温暖阳光底下的幼树。从蒲丽丝拉的真挚和谦恭这两方面来看，她的爱几乎就等于崇拜；也可以算是一种得意——不过这一来也就显得更真挚——因为她跟一个为自己所热爱的人能够算是有了亲戚关系。至于那片崇拜的热诚，也给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比较纯洁的气氛。这个孩子的心坎里要是没有这种独特、忧郁然而又是优美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活不了；或者，如果要叫她带着一颗没有丝毫感情而

非常空虚的心活着，那她一定会向这种贫乏而痛苦的环境屈服，长成一个没有个性和没有价值的女人。但是现在，蒲丽丝拉虽然处在她父亲和自己这么忧郁而粗俗的物质生活中，内心却隐藏着一种崇高和理想的生活。因此，在她的面孔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光彩。蒲丽丝拉仿佛在精神上已经拜望过她的漂亮的姐姐，她姐姐的一部分光彩也渗入了我们蒲丽丝拉的暗淡的身子里，所以在她回来之后，这种光彩依旧留在身上，从她那凄凉的房间里射出一线微光。

这个孩子逐渐长大，变得那么苍白、纤弱，那种非常奇怪的怯生生的性情，和幼年乏人照顾所引起的一切虚弱仍旧缠着她，这使得那些粗俗而单纯的邻居们开始背地里讲着种种关于蒲丽丝拉的怪话。那些生过无数孩子的硕大、红润的爱尔兰主妇们，时常嘲笑这个面色苍白的西方孩子。她们认为——或者，至少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肯定说——她不像别的孩子身上有结实的血肉，她身上大部分只裹着一层极薄的皮。她们管她叫鬼孩子，并且说她的确能够随意隐没自己的身子，但是在她全部出现的时候，她也无法让人家看清楚自己。正午的阳光会照穿她的身子；一到黄昏，她的外形就变得模糊不清；你如果跟着这个模糊不清的东西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看吧！她却不在那儿了。蒲丽丝拉的确有怪癖；除了怪癖，她还会一开口就讲更怪的怪话。她从来没有走出那幢老州长的阴暗房子，有时候却会谈起很远的地方和一些华丽的房间，仿佛她刚从那些地方来似的。她能够看到隐藏着的東西（至少这是人们根据她那些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的暗示所作的推断），能够听到极轻微的声音。那些有着不可告人

的秘密的人们，感觉到全世界没有比蒲丽丝拉那种畏怯和忧郁的目光更难忍受的东西了。

她的怪癖成为住在这幢州长房子里的其他房客不断扯淡的话题了。因此，谣言越传越广。那些认得老穆狄的人（他现在用这个名字）就在街头上讲他的女儿生着千里眼和顺风耳，时常借此来奚落他。那个时候，正是科学界把许多事实和不完整的理论重新提出来研究的时期（虽然大部分是由科学界有经验的教授提出来的），这些事实和不完整理论在过去有一部分已经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但是现代的怀疑论者却把它当做垃圾一样地扫去了。这些问题现在重新又在人们思想和经验的汹涌大海中动荡起来。因此，关于蒲丽丝拉的超自然的现象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过像这样的事在几年以前，一定会被人看做毫无价值的事的。一天，有一个绅士登上叽叽嘎嘎发响的楼梯，向人打听哪一扇是老穆狄的房门。他此后又来过好几次。他是一个十分漂亮的男子——而且很年轻，衣服穿得很时髦。蒲丽丝拉在那个时候长得一点儿也不漂亮，在痛苦的生活中还没有发育成熟，否则这个男子的访问可要成为人家讲坏话的好材料了；因为这个姑娘无疑地是他们闲谈的唯一对象，虽然这个男子每次来访问的时候，想起来她的父亲总是在旁边的。但是还得补充一句，蒲丽丝拉身上有些东西是人家的毁谤所不能损害的；她向来有的是精神上的优点，还有便是叫自己面孔显得那么苍白、像水一般稀薄的血液，这一次她却大为沾光了。

邻居的好事者虽然在某点上不讲蒲丽丝拉的坏话，但是他们又随便地讲到别的事情上去。他们断定那个外地的绅士

是个男巫，他利用蒲丽丝拉缺乏人类的气质，使她成为自己雇佣的魔鬼，通过她的媒介，能够知道远近地区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他的势力范围从万丈深渊的地狱边上一直要达到天国的第三层为止。他们又表示疑惑，认为这个男巫虽然外貌富有男性美，却实实在在是个年老枯萎的人，不然的话，他的人形里面一定有恶魔在运用着的一种巫术，或是安排了一种机械。可是，他们只举得出套在他牙齿上的金圆圈来作为例证，有一次，当他站在那个州长房子里面的楼梯顶上，朝着几个老太婆微笑的时候，她们曾经看到过这个金圆圈。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或是近乎荒唐的说法。但是，作过一切可能的推论之后，在这个陌生人的性格上，以及在他跟蒲丽丝拉所建立的关系上，仍旧存在着某些十分神秘莫测的地方。在那个时候，这种关系的性质甚至要比现在更难明白，然而到现在，这种奇事已经变得陈旧不堪了，因此说实话，我很愿意在我的故事里把这回事全部删去。

我们现在必须回转头去谈谈方德洛在得意时候所生下的那个漂亮女儿了。她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由于没有其他的近亲，方德洛唯一的独身汉哥哥把这个被遗弃的孩子收养了下来。她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了，全身充满着天赋的娴雅和大方。她很得意地长成了一个具有一切女性美的成年女人。但是她缺乏母爱。由于在各方面都没有适当的管束（因为一个男人，不管他多么严厉，多么聪明，总不懂得怎样管束教导一个女孩子的），她的性情就凭它放任自流了。她的性格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她热情、任性和傲慢，具有热烈和慷慨的性情；就好像土壤主要是依靠那些长满在泥土里、妨

碍芸香生长的野草而促成它肥沃的。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的伯父就去世了。她的伯父死得很突然，来不及留下遗嘱，同时料想方德洛早已死去，又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继承人，因此他的财产就转到了她的手里。在他死了以后，齐诺比娅的这一个阶段的生活我们知道得很不清楚。有人背地里说她和一个人有诱惑力、多才多艺，可是没有道德的青年男子发生了关系，甚至还秘密结了婚。但是引起别人猜疑的情况不久就过去，而被人遗忘了。

这种谣言并没有很严重地影响到她的名誉。实际上，齐诺比娅天生有一种巨大的力量 and 影响，她的性格似乎是又随便又纯洁，因此不论她做了什么事，人家总认为她这样做是对的。社会上的人从来没有像批评大多数行为越轨的女人那样严厉地指摘过她。社会上看到她的活动越出了常轨，而且看到她在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坚持主张给女人更广泛的权利，几乎都不表示反对。一般女人的活动范围使人觉得好像要比她的发展所要求的范围狭窄得多。

有一部分齐诺比娅的近况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讲过了。她半认真地——根据她的性情，我想她有几分是要任性闹着玩，或者抱的是一种由于某些隐痛而引起的轻率态度——表示支持我们试办的一个比较美好的社会，并且答应在金钱上给我们慷慨的帮助。蒲丽丝拉也跟着她到福谷来。她一生中唯一的乐趣就是想见见这位漂亮的姐姐，而这个姐姐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妹妹。这个可怜的姑娘在这时候，已经受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束缚，她要是不能从这种束缚中逃出来，就得送命。不过她总认为在齐诺比娅身边是最安全的，她把

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姐姐的宽大的胸怀里。

蒲丽丝拉走了之后几个月，有一天晚上，穆狄（我们还是叫他方德洛好吗？）独个儿坐在从前那个老州长住的堂皇的房间里的时侯，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声到楼梯口停下了。一个悦耳的、但是很傲慢的女人声音，在向隔壁房间里一个探出头来的房客询问什么。接着穆狄的房门上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进来！”他说。

齐诺比娅走了进来。那次见面的详细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虽然没有看到当时的生动情况是很可惜的——我还是想把它描写下来，我的描写主要是凭自己的幻想，可是在推测这个老头儿当时的情感方面，倒是有些根据的。

她带着惊奇的神情凝视着这个幽暗的房间。她只看了一眼就觉得阴暗；何况多年来已经把它看厌了的穆狄呢，那露出板条的天花板、碎成一块块的糊墙纸，以及壁炉架上豁裂开来的雕刻，都在他的脑海里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他一定会觉得这所房间格外阴暗了！要经常看那些一看就使人讨厌的东西，的确是一件无法形容的不幸事情。

“我接到了个奇怪的口信，”齐诺比娅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道，“要求我，或者可以说是命令我，到这儿来。我不是为了别的动机，而只是出于好奇心，因为我虽然是个女人，却没有女人那么小的胆子，所以我答应了到这里来。先生，叫我来的就是你吗？”

“是我，”穆狄回答说。

“那么，你叫我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她继续问道。

“你需要救济，是吗？假使是的话，那口信还可以讲得更切实些。可是，你年老贫穷，而年老贫穷是应该有受人帮助的权利。因此，请你告诉我，你需要我帮助多少。”

“把你的钱收起来吧，”这个被认为乞丐的人带着令人费解的微笑说。“把它留着——把你所有的财产全保留着——直等到我全部都要，或者一个子儿也不要的时候。我的口信并没有这样的用意。人家告诉我，你长得很漂亮，因此我要看看你。”

他拿着一盏灯照出了屋子里龌龊不堪的情况，又走到齐诺比娅面前，把灯高高举起，从头到脚地把她看得更清楚些。屋子里是那么暗，你可以看见齐诺比娅胸前的金刚钻，反映在熏黑的墙上，并且随着她起伏的呼吸而闪烁着。帮助他看到她的美丽面貌的，并不是那盏阴沉沉的发着黄焰的灯光，而是她脖子上的那些珠宝的光彩，仿佛像燃点在壮丽的庙前的一盏明灯，还有她头发上的那朵宝石花。他看到了她的美貌，心里觉得很得意；他身上穿的虽然是粗劣的衣服，却摆出一副高贵的神气。

“不错，”老穆狄喊道。“把你的财产留着吧；你真配得上有这份财产。那么，就留着吧，不过，只有一个条件。”

齐诺比娅暗暗地想，这个老头儿大概有些神经失常，因而不禁怜悯起他来。

“没有人照顾你吗？”她问道。“你没有女儿吗？没有好邻居吗？没有办法找人服侍你吗？再告诉我一次，我可以替你做些什么吗？”

“什么都不要，”他回答说。“我要看的東西，已经看到了。

现在你走吧。一分钟都不要再耽搁了，不然的话，我会忍不住讲几句话，叫你这高贵的眉头也会皱起来的。把你的财产全都留着吧，不过，有这么一个条件：好好地——要像姐妹一样好——对待我那可怜的蒲丽丝拉！”

或许是这样的，齐诺比娅走了之后，方德洛在自己那间阴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讲出了下面这些话——总之，这些话恐怕是我所能提供的对他这个莫名其妙的性格唯一的解释了：

“我还是依然如故——跟从前一样！”他说。“的确，我哥哥的财产——他死后没有遗嘱——按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我的。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自愿过讨饭生活，穿得破破烂烂，让人家忘记我过去的不名誉行为。难道这还可以看作是故意炫示吗？啊！但是在齐诺比娅的身上我又复活了。看到她那么漂亮——在外表上，戴上了任何想象得出的明珠宝钻总是多么地合适啊——该诅咒的浮华，它在过去就像穿在我这个卑鄙堕落的人身上的一件华服，半生来变成了一块块的破布纷纷散落，现在却又为了她而死灰复燃起来了。如果我重见世人的话，被遗忘了的丑事又会跟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齐诺比娅有的是光彩，而不是丑事。她是我得意时候所生下的漂亮孩子，让世人去羡慕她，去受她的照耀吧！方德洛也可以通过她而重放光明！”

但是，他或许又想到另一个念头：

“我的可怜的蒲丽丝拉呢！我把财产全部给了这个漂亮的齐诺比娅，对蒲丽丝拉是不是很公道的呢？蒲丽丝拉呀！我顶喜欢她——我只喜欢她一个人！——不过是怀着惭愧的，

而不是骄傲的心情。她是那么阴郁、那么畏缩，脸色又那么苍白——她是我长期穷途潦倒时候所生的女儿！把金钱放在蒲丽丝拉的手里，只是一种笑话。金钱除了使那些掌握着财富的人周身放射金光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还是让齐诺比娅小心提防，不要受金钱的累吧！蒲丽丝拉是不该犯错误的！”

然而，正当这个专讲表面的人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按照我所能确定那些怪事发生的日期来说，就在当天晚上——蒲丽丝拉（一朵苍白的、可怜花儿！）从齐诺比娅的手里被人夺走了，要不就是有意给人抛弃了。

23 乡村会堂

后来，我就走开了，到各处去流浪，好像在强烈挣扎之后，被人从自己常驻的老阵地上赶走的一个败将。一个人对自己的感情已经厌恶了，而又觉得无法摆脱，这是最足以打击他自尊心的一件事了。原来由蚕丝织成的绳索，可是当我们想把它摆脱的时候，往往就会变成了铁镣。我们的心灵毕竟不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往往会把一部分的心灵传到那些跟我们相熟的人身上去；但是传到什么程度，我们始终不清楚，除非等到我们力图恢复自己的自尊心，结果遭到了失败，而感觉到痛苦难受的时候才会知道。因此，我在离开后几个星期里，心中不断地追溯往事，沉思默想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那些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留下痕迹的事情。我费了

很多时间很痛苦地去回想那些琐事，这一来，那些琐事里面给掺杂了许多推测和冥想，使它们变得比当初更模糊、更不具体了。霍林华斯、齐诺比娅、蒲丽丝拉呀！这三个人已经把我的生命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去。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渴望想知道他们的命运，我又因自己的痛苦怀着一种病态的愤慨心情，而且还顽固地再也不愿意回到他们的圈子里去。

因此，关于他们的情况，我只是从几篇简短而尖刻的讽刺文章里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报纸时常赐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这种讽刺文章。有一段，如果它的意义我体会得准确的话，是跟齐诺比娅有关系的，但是它的讽示却太模糊了，使人不敢确信。还有，霍林华斯以及他的慈善事业的计划，也给那些穷文人提供了题材，写上了一些又粗野又忍心的揶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揶揄反而引起了我的愤怒，仿佛我们还是朋友似的。

像这样地过了几个星期——这个时间长得足够使我那双因为劳动而变成结实的、棕色的手又习惯于戴手套了。外表上的旧习惯很快地又在我身上恢复起来。我对外的谈话也又带着世俗的语气了。从前那些对我献身给人类的幸福事业曾经有过嘲笑的朋友们，现在碰到我的时候，谈起自己近来这个阶段的生活，当然更要把我作为他们的笑柄了。但是我也叫他们认识，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尝试，我对这个尝试并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或恐惧。这次尝试使我获得了一种新奇愉快的方法来度过这个夏天，给我看到了那种矫揉造作的农村生活，一些古怪离奇的例子，因此，就我本人来说，这个尝

试不能算是失败。然而，我从来没有特地提到这三个朋友。他们生活在我的内心的比较深处。我越想起自己当时的情形，越认识到自己跟那三个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多么密切的程度啊。

由于这个时代已经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我本可以趁自己离开福谷的机会，去访问英国，然后再回来。但是我的游历还是局限在一个极狭小的范围内。我仿佛像一只腿上绑着绳子的鸟儿，鼓翼跳跃，始终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旋转着，毫无目的地使劲儿跳个不停。因此，结果还是逗留在我们熟悉的这个马萨诸塞州——在一座一片白色的乡村里——，接着我要来叙述下面的一件事情。

事情发生在一座文艺会堂里，现在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一座这种会堂，冬天晚上，在这种会堂里时常举行一种严肃、枯燥、十分单调的集会——讲演。最近几年来，似乎有一种自然的趋向，就是在向听众演说的时候，用读讲演稿的方法来代替口述，这种趋向已经很奇怪地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在这种会堂里，除了冬天举行的一连串讲演之外，还举行其他各种各样、内容丰富的表演。来这里表演的有口技家，他带来了一套神秘莫测的口技；有魔术师表演鸽子、盘子和圈儿的各种希奇的戏法，还有薄烤饼会在你的帽子里冒烟，小小的一只酒瓶可以变成一大酒窖的美酒来。这里还有巡回教授给男女分别讲授生理学，并且用真的骨骼和巴黎制的蜡像来说明。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黑人歌唱家的合唱，看到莫斯科或

朋克山^①风光的透视画，或是很动人的中国万里长城的全景。这里还陈列着蜡像展览，在这些蜡像里有英雄、政治家、教皇、摩门教^②的预言家、皇帝、皇后、凶手以及漂亮的贵妇人等混杂在一起，说明了世界有名人物的广泛普遍性；总之，各种人都有，就是没有作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作家的蜡像。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有多种用途的会堂里（除非这个乡村里的行政委员碰巧都有清教徒的色彩，而且还非常浓厚，尽管后来分化成为各种派别，可是那种色彩对新英格兰还是颇有影响的），还有一个跑码头的剧团搭了一座小小的舞台，据说专门要上演正统派的戏剧。

然而，在我所讲的这秋天的晚上，许多铅印的广告——贴在酒吧里，旅馆的招牌上，以及会堂的门口，而且还大量地分发在乡村里——通知村里的居民：大家可以和那位大名鼎鼎、至今仍然令人费解的非常人物、“蒙面小姐”见面了！

会堂里的座位按照圆形剧场式排成自高而下的梯形，围着中间的戏台，台上放着一张桌子、两盏灯、一张凳子和一把古老的大椅子。观众一般都是正正派派的人物：年老的农民身上穿着假日的黑色上衣，他们精明而结实的面孔给晒得又干又糙，最特出的表情便是眼睛里露出来的一种嘲笑的目光；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美丽姑娘；还有漂亮的年轻

① 朋克山（Bunker Hill）：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② 摩门教：系1830年约瑟夫·史密斯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过去以一夫多妻为特征。

男子——像教师、律师或是法科学生、掌柜——所有这些年轻男子好像都是从市郊而不是从乡村来的。在这些日子里，除非在田里工作的人身上给粘满了泥土，根本就没有乡下佬模样的人了。观众当中，同时还有很多年轻和中年的妇女，其中有不少人都是满面正经、额角特大、眉毛画成了一条线；像这一种类型的女子，智力越发展，身体仿佛也就越脆弱。按照自己的习惯，我首先注意这些人。但是，当我的眼光接触到有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就不再注意其他的人了，这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下面离开我两三排座位的地方，显然在深思默想，当然他的背朝着我，面孔朝着戏台。

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这个人的很熟悉的背影，就禁不住跨过夹在我们中间的板凳，伸手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把嘴巴凑近他的耳朵，用一种阴郁、充满感伤的声调，悄悄地跟他说道：

“霍林华斯！你在什么地方离开齐诺比娅的？”

虽然这样，他并没有因我突如其来的问话而感到震惊。他扭转了半个身子，睁着一双阴郁的大眼睛直瞧着我的面孔，眼里没有友情，没有愤怒，也看不出有丝毫的惊愕。

“齐诺比娅，”他回答说，“我最后一次是在福谷看到她的。”

他只讲了这么一句话。然而，我周围的许多人正在唠唠叨叨，讲个不停，这些人可以说是这个奇妙时代里的、玄学的代表人物，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是神秘的肉欲方面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快要开演的情形引起了他们的谈话。

我从一个戴蓝眼镜、面色苍白的人那儿听到几篇故事，比

从前所写的传奇故事要奇怪得多——他还用一种简单的、缺乏想象力的坚定口气来讲，这种口气极有效地使听众相信这些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一个人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控制别人的意志和情感；因此，在一个具有这种力量的人的影响之下，一种深愁可以化为泡影，而多年的强烈爱情也会像蒸气一样地溶化掉。在这样的一个男巫的吩咐之下，一个唇上还在燃烧着爱人热吻的少女会冷然无情地离开他；一个新寡的妇人，当她年轻丈夫的墓草还没有干的时候，会从墓里把自己埋在里面的心挖掘出来；一个母亲会把在她怀里吮乳的婴孩丢掉。在这个男巫的手里，人类的性情不过是软蜡，慈善也只是他捏塑出来的一个模型。宗教的热情也只是他一口气就能够吹熄的火焰，或者是他能够完全扑灭的火花。我当时听了这些故事，所产生的恐怖和厌恶的情绪是不可言状的，而且还看到，如果有人相信这些事情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的灵魂遭到了毁灭，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和纯洁的东西都会受到损害，人类的责任是永久的这一个念头就变得很可笑，人类永远不死的这个想法也就马上成为不可能，并且也是不值得接受的事情。可是要叫我相信这些话，我还是宁愿当场死去的好。

神经错乱和奇迹接踵而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呢——例如，看不见人而桌子自己会翻倒；没有人敲的钟在举行丧礼时自己会响起来；口琴会奏起阴惨可怕的音乐。天哪，我的同胞们，我想我们已经堕入一个邪恶的时代！如果这些现象不是根本骗人的话，那我们只有更糟了。就精神上来说，这些现象除了说明一个人的灵魂正在堕落，堕落到比以前依附

在肉体上的灵魂所沉沦的地步更深，还能够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没有终止的人生道上正在走着下坡路，因此使我们跟那些卑鄙作恶、受死神惩罚而沦落为鬼的人，处于同样的地位！要跟这一类鬼怪打交道，我们还得佝下身子，在比污泥更肮脏的东西上匍匐着。如果这些鬼怪的确还存在着，他们也不过是些死去的凡人，或是死去的无赖的遗影，或者就是些垃圾，被判定不配留在这个永恒世界上；我们不妨作个最恰当的假定，他们会逐步减少，直到完全消灭。我们跟他们越少讲话越好，免得遭受他们的同样命运！

观众现在开始感到不耐烦了；他们用手杖敲地，用靴跟躁地，都希望表演早些开场。不久，在观众的要求下，一个身穿东方式道袍、留着一大把胡子的人走了出来，那人的样子很像《天方夜谭》故事里的一个妖人。他从一扇边门走到戏台上，向观众鞠躬致敬，没有行举手礼，然后站在桌旁，先拿出白手绢揩了揩鼻子，准备开口讲话。由于这座乡村会堂里的陈设简单，同时表演又一直在没有设计技巧、舞台效果极差的环境下进行着，这些情况似乎把这个人的诡诈暴露得格外明显。我一看到这个大胡子的妖人，就把手再按在霍林华斯的肩膀上，在他耳朵旁边轻轻地问道：

“你认识他吗？”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人，”他头也不回，嘟嘟囔囔地说。

但是，我已经看到他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我初次参观“蒙面小姐”的时候，第二次是在福谷的林中小道上，最后一次是在齐诺比娅的客厅里。这个人就是威斯脱华尔。我很敏

锐地联想起的事情使我浑身发抖；而当我像一个恶魔似地记起了一个人的罪恶来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在霍林华斯的耳朵旁边问道：

“你把蒲丽丝拉怎么安排啦？”

他突然吃了一惊，仿佛我拿刀扎入了他的身上似的，在他自己的座位上扭来扭去，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但是一句话也不讲。

这个教授开口讲话了，他在解释他所说的心理上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他打算表演给观众看的。他的话在我脑筋里没有十分明确的印象。他口才很好，讲得很巧妙，好像很有道理，带着一些伪装的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完全透露着一种冷酷的、死气沉沉的实物主义。我浑身发抖，好像有一阵从墓穴里钻出来的阴风吹在我身上，还带来了一股腐烂死尸的臭味。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即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把人与人结合起来，把目前的生活和我们叫做来世的生活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结果会把这两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相互了解的、具有兄弟般关系的世界。他描述了（带着一副神秘的、哲学家的神气，还用了许多术语，仿佛这是有关化学上一件新发现的问题似的）要获得这个伟大的成绩所需要的力量；他如果要想举起那只玻璃瓶里的万灵仙露来，据他说瓶里的是仙露，那我也不会感觉惊奇的。

这个教授结束了他的开场白的时候，用手一招——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戴着一张银白色的长面罩的人走上舞台来。那张面罩，好像是夏天的白云织成的，隐隐约约地遮蔽了她的真相，就连裹在面罩里的轮廓也看不清楚。不过，这

位“蒙面小姐”的动作却是很大方、很自然，一点也不忸怩，似乎给几千人的观众看惯了，否则她就很可能是一个给蒙着眼睛的囚犯，被这个黝黑的尘世间的魔师控制着，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家注意的中心人物。

他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手势还带着些奉承的礼貌，但是同时又表示非常坚决），“蒙面小姐”就顺从地坐在一张大椅上。这个人是那么隐隐约约地坐在那儿，就像舞台技巧上所能设计的任何东西一样，仿佛在台上真的出现了一个脱离肉体的灵魂似的。观众鸦雀无声，这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紧张，都在希望通过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些奇迹。我也是同样紧张地屏住气息，但是心里有种迥然不同的预感，觉得有些奇怪的事情即将发生了。

“你们现在当面看到这位‘蒙面小姐’，”这个长胡须的教授走到台前说。“凭着我刚才说过的力量，她这时候正在和上界灵交着。这一张银白色的面罩也可以说是一种法宝，通过我的法术，面罩已经渗透了上界的仙露。它看上去虽然又轻又薄，但是却包孕着无时不达、无远勿届的魔力在里面。在她眼里，这座会堂——这几百张面孔把她围绕着的这样一座狭小的圆形剧场式的会堂——是用比凝结成云的最轻的水汽还要轻薄的物质造成的。她见到上帝的啊！”

为了准备开始表演其他更神奇的心理测验，这个表演者建议，请几个看客尽力不妨用他们自己认为最适当的方法——只要不碰到她的身体——来叫这个“蒙面小姐”感觉到有他们在她身边。于是有几个声音洪亮的乡下人走上台去，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只要一口气就可以把这个幻影似的人吹掉似

的。他们相互鼓励壮起了胆子，那么近地凑着她的耳朵大喊大叫，以致那张面罩好像正在消散的雾圈飘动起来；他们又用大棒敲着地板；嚷出那么可怕的声音，在我想来，这种喊声至少有一点儿可以传到上界去了。最后，他们得到教授的同意，想去抓那张大椅子，可是椅子忽而向上飞升，大家显然吓了一跳，仿佛椅子比那送它上升的空气还要来得轻。可是，那个“蒙面小姐”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上面，态度镇定自若到可怕的程度，因为她和这几个粗鲁的迫害者之间的神气，正好截然相反，其间的距离简直无法衡量。

“这些力气是完全白费的，”这个教授说，他始终带着冷淡、沉静的神气在旁边看着他们。“一排大炮的隆隆声也不会叫这位‘蒙面小姐’听得到。但是，如果我要她听的话，虽然她坐在这个会堂里，可是连阿拉伯那样远的狂风扫过沙漠的声音、北冰洋的冰山互相碰砸的声音、东印度森林里的树叶发出来的一片沙沙声、世界上最害羞的处女在讲初恋史时的那种最低的耳语声，她都会听得到的。除了我的命令之外，任何道义上的劝诱都不能说服她揭去那张银白色的面罩，也没法叫她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

然而，他刚刚在讲这些话的当儿，那位“蒙面小姐”突然站了起来，这使那个教授大感不安。那张魔罩莫明其妙地在移动着。观众们多半猜想她大概准备要逃往肉眼所瞧不到的领域里去了，要逃往观众们认为适宜于她生存的那个上界的社会里去了。霍林华斯刚才走上舞台，这会儿正阴郁地站在那儿凝视着这个蒙面人，他那伟大、严肃、仁慈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他的眼光里。

“过来，”他向她挥挥手说。“没有事的！”

她扔掉了面罩，站在人群面前，面色苍白，浑身颤抖，非常害怕的样子，仿佛这会儿才发现有一千几百只眼睛在盯着她。可怜的姑娘！她是多么离奇地给人家出卖了啊！她在外边被人夸示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干着被人断定为神秘的奇事——许多人相信她是个女先知者，女预言家；也有人苛刻地认为她是一个骗子——我却诚心相信，她始终保持着处女的谨慎和灵魂的纯洁。这张面罩虽然是一个邪人撒在她身上的，裹在里面的却有一个幽深而隐蔽的地方，就好像福谷丛林中的伊律特讲道坛，这个被人遗弃的少女一向就坐在它的浓荫下面，傍着现在叫她躲在自己怀抱里的这个人的脚边。打女人心坎里激发出来的爱情是伟大的，不是那种至今还附在她身上的魔力所能阻止的。她尖锐地叫了一声，飞也似地扑向霍林华斯，好像一个人从不共戴天的仇敌那儿逃了出来，已经永远脱离了危险似的。

24 化装舞会

上述的事情发生后两天，我在九月里的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半，从城里出发，徒步朝福谷走去。

那天天气非常适宜于散步，空气凉爽，使人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因为走多了路，这种凉爽不久就被身上的热气赶跑了，不过我的精力却还是像过去一样充沛。空气里带着一种

令人陶醉和兴奋的气氛。照我说来，每一次呼吸就像啜了一口浸着透明的冰块的美酒似的。我这次出门时的心情非常忧郁，就跟一个想回家去的人一样，他明知道不会有人在家里欢迎自己的，然而还是想回去。不过，我的双脚刚离开人行道，就觉得天高气爽，身子轻松，那种不健康的情绪也跟着开始消失了。我没有走多远，两旁还是绿油油的田野，就加快脚步，仿佛霍林华斯正在等着我去跟他亲切地握手，齐诺比娅和蒲丽丝拉张开着双臂在欢迎我这个流浪者回去似的。在过去和这一次完全一样，这些情况都足以证明一个健康的身体是能够引起一个人的欢乐来的，尽管心里多么不快活。

我对这一段的旅程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甚至现在我好像还能看到悦目的路旁那些九月间的青草，它们显得比夏天的绿草还要青翠欲滴；虽然到处有披上了深红色和金黄色外衣的树枝或灌木，比别的树木要早上一两个星期，不过大部分都还是绿油油的。我看到茂盛的伏牛花丛，上面结着一小串、一小串鲜红的果实；也看到毒蕈——有的是全白的，有的是黄色或红色的——这是一种神秘的植物，没有根，也没有种子，会突然发出芽来，而且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或是为什么长起来的。在这一方面，这些毒蕈很像我胸中的许多感想。我还看到那些清寒明澈的小河，在下面发出潺潺的流水声，穿过地下的岩石，深入地流进了藓苔丛生的水潭里。小鱼穿梭似地在水潭里游来游去，里面还潜伏着寄生蛙。可是对啊——这次我回到福谷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渴想知道整个故事的结局，然而我竟会像一个心平气和的自然主义者那样去注意那些自然界的景物，我自己也说不出其中

的道理来。我也不懂，自己既然那么关切和担心人家的命运，却又会时时发出心花怒放的兴致来。

当下，我顺着保罗·杜特莱筑的那垛古代石墙路线继续走去，走过一片白色的村落，长满着红苹果的果园，即将成熟的玉米田地，一片片的森林地带，以及各种可爱的田野景色，这种景色在市郊附近看来是挺美丽的。霍林华斯、齐诺比娅、蒲丽丝拉呀！我一路走的时候，他们的样子都朦胧地打我面前闪过。有时候，我独自无聊，想起自己把心血和精神那样毫无保留地花在与我无关的事情上，就会抱着自嘲自讽的心情发笑起来。我跟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无拘无束的，又为什么要把自己束缚起来呢？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跟那些站在圈子里的人的苦痛、罪过以及灾祸过于接近，那是不幸而危险的，如果我真的也给卷进了那个漩涡，那我一定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并且还会碰到无法估计的危机。

我走近福谷的时候，心里感到莫明其妙的悲喜交集。我耽迷在许许多多古里古怪的胡思乱想中。我在想：根本没有福谷这个地方，从来就不曾有过，那里也并没有任何像我回忆中的那种颇有意义的劳动团体，不然的话，就是当我不在的时候，一切都起了变化。它只不过是一场梦，或一幕幻景而已。我恐怕再也找不到那座古旧的农舍，那片草原，那些马铃薯田和根菜作物，那几亩玉蜀黍田地，以及我所想起的各个场所。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一个人在心神不定的时候，往往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些奇奇怪怪的胡思乱想。当我来到从树木的空隙中可以看

到福谷农场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一部分胡想才泯灭下去。那农场可是真实的东西了。我在干各种活儿的时候，这几亩耕地上几乎每一方土地都给我重重地踩过了。亚当后裔的苦恼就是在那儿第一次落到了我的身上——不管它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它总是把我们周围的物质来供应给我们的生活。我在那儿淌过满头大汗，用劳力来换到饭吃，因而才配得上活在上，并且跟所有的劳动者建立了友谊。我可以跪下来，把自己的胸膛紧紧地贴在那儿的泥土上。我的躯体大概就是用这些裂碎的畦地上的赭色粘土来捏成的，这种可能性要比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尘土来得大。那就是我的家，也可能就是我的坟墓。

但是，我又想到，不先了解一下我的老朋友的情况就去看他们，心里觉得非常不乐意。一种难以名状的预兆使我感觉到烦恼。如果我知道了已经发生的一切情形，我或许会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偷偷地回转去，好在没有人认得我，也没有人瞧见我，再也不看福谷一眼。如果这会儿是晚上，我还可以悄悄地溜到那座古旧农舍的亮晃晃的窗口，在暗中往里面偷看一下那几张围着餐桌的熟悉面孔。如果还有一只座位空着，那么我可以轻轻地打开门溜进去，不声不响地在他们中间坐下来。我可以走得那么轻，态度又是那么亲热，以致他们可能会忘记我已经离开了那么久，而允许我再混在他们的中间，就像一股烟融合在更大的一片烟雾中一样。我害怕闹嚷嚷的一场问好。当然啦，齐诺比娅一看到我坐在桌旁，就会递过一杯茶来，霍林华斯会从大盆里拿过苹果饼来，把我的盘子盛得满满的，蒲丽丝拉会不声不响地把奶油传给我，别

的人也会替我拿面包牛油。我又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因此听到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也不会感觉到震惊了。因为，在我那些胡思乱想不断地起着变化的同时，另一种思想始终不放松我，它意味着某种灾祸已经发生，或者大祸就要临头了。

我在这种不吉利的思想的支配之下，就朝树林那边走去，决心想用像狂放的印第安人在进攻前所施用的同样狡猾的本领，去探看一下他们的动静。我可以在田地的外边徘徊，或许会看到一个独个儿的熟人，那我就可以在褐色的树荫下面（这种环境很适合像我这种去了又回来的人）走近他的身子，恳求他把一切情形告诉我。

我碰到的第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一只松鸡，它从我脚下跳起来，飏地飞走了；第二个是一只松鼠，它在一根高悬着的树枝上面对我愤怒地叫着。我沿着那条阴暗的、缓缓流着的河道走去，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最阴暗、最平静的水潭边头的岸上，还停下来歇口气——就在这儿的水面上，斜浮着一根没有树皮的木桩，这东西到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心里猜度着这个水池有多深，有没有任何万分痛苦的人在这儿投水自杀过，是不是这样做了就可以解除痛苦，或者反而只会叫自己更痛苦。可能这个投河自杀的可怜虫的尸骨还躺在这个不测的深渊底下，带着从前那副苦相，抱住一根沉在水底的木头。然而，这些悲观的念头所留下的痕迹是那么模糊，当我在凝视着一群浮游在水面上的野鸭的时候，这些念头就很快地给忘掉了。这些野鸭不一会儿也飞走了，各自在黑洞洞的水面上溅起了闪亮的水花。我不久走到了自己那个藏在白色松树中的幽隐地方，爬上去坐着休息了一会儿。

我整个夏天一直守望着的葡萄，现在已经呈现深紫色，很茂盛的一串串吊在我的周围，甩甩搭搭。这些葡萄味美可口，虽然是野生的，却没有我们那种未加培植的土产葡萄所特有的涩味。我认为这种葡萄可以制成一种芬芳的醇酒，它天生有一种使人陶醉的新特质，马迪拉岛、法国和莱茵河^①栽种出来的葡萄恐怕都不能产生那种使酒神狂喜的特质。那时候，我真想喝上一大杯这种美酒呢！

我一边吃葡萄，一边从我隐身的地方向四处张望着，打枝叶疏落的隙缝中看到那座农舍、田地，以及我们区域里面的差不多每一部分地方，却一个人的影子也看不到。那幢农舍的窗门有几扇开着，但是死气沉沉，好像一个死人的眼睛一样。牛棚的门半开半掩，在微风中摇来摇去。那只又大又老的狗——它是上代庄稼人留下来的一个遗物——一向难得离开那院子，所以什么地方也看不见它。那么，不知道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又怎样了？我好奇地想探个究竟，就从树上爬下来，走到树林的边缘，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一群母牛正在不远的地方吃草，有的反刍。我心里想，看它们的样子，其中会有两三头母牛认识我的（实在，它们也应该认得我，因为我挤过它们的奶，又服侍过它们，而且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然而，它们对我注视了一会儿之后，又冷漠而安静地吃起草来，有的仍旧在反刍。它们对我这样冷淡，竟使我傻里傻气地发怒起来，就拾起了几块老树桩的烂木头，对准了这些毫无感情的母牛身上掷去。

① 莱茵河（Rhine）：欧洲的河流，经德国西部入北海。

我绕道再走近了牧场，听到从树林里面传出来的人声和热闹的笑声。男人女人的声音都有；不但有年轻人的清脆的笑声，还有成年人的低笑声，仿佛庄严的风琴奏出了欢乐的调子似的。每个人讲话的声音我都辨得出，那些人的笑声我也没有一个不熟悉的。在那些树林里面，似乎充满着欢乐，仿佛康末司^①和他的伙伴在一片孤寂的空地上纵酒狂欢似的。我放大胆偷偷地再向前走去，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给人家发觉，看到了一群奇形怪状的人在枝叶的阴影下面。他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重新出现，情形很混乱，一道道阳光射在他们的身上，闪闪发光。

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印第安人的酋长，身上披着毛毡，头上插着羽毛，浑身涂着出战时涂抹的颜料，手里高举着战斧；身旁站着那个女神戴安娜^②，颇有资格做他的森林中的新娘子，她头上戴着一个半月形的东西，由于缺少一只快腿的猎狗，因此就带着我们那只懒惰的大狗。她从箭筒里抽出一枝箭矢，射出去碰碰运气，却正射中了那棵我躲在后面的树身。另外一群人中间有一个巴伐利亚的卖扫帚姑娘，一个黑人，一两个中古时代管理森林的人，一个身上穿着整洁的猎装、脚上裹着鹿皮绑腿的肯塔基^③樵夫，还有一个穿着阔边方裙、样子古怪的震教徒^④长老。他们中间还奇奇怪怪地混杂着几个

① 康末司 (Comus)：罗马神话中主管宴会的快乐之神。

② 戴安娜 (Diana)：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③ 肯塔基 (Kentucky)：美国南部一个州名。

④ 震教徒 (Shaker)：基督教的一派，专门在祭神的时候跳舞。

亚凯地^①的牧羊人，以及《仙后》^②里的寓言人物。他们中间还站着相貌可怕的清教徒，服装华丽的保王党分子^③，头戴三角卷边帽、发辫比剑还要长的革命官员，他们臂挽着臂，有的就乱七八糟地拥挤在一起。一个肤色艳丽、头发乌黑、动作活泼的小吉卜赛女人头上包着一块红色围巾，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替大家看手相；林茵^④闻名的老女巫玛尔·碧丘手里拿着扫帚，很突出地站在人群中间，仿佛在告诉大家，所有这些鬼怪都是她的巫术的产物。但是，赛拉斯·福斯德靠在附近的一棵树上，身上穿着那件惯穿的蓝色上衣，嘴里抽着一只短烟斗，用他那种锐利、讽刺、具有美国人的观察力的目光去破除那些巫术，他的力量要比二十个以上的女巫和术士所协力造成的那种可怕的怪现象还要来得伟大。

在较远的地方，几个可怕的、鼻子通红的老酒保和堂倌正在撒满树叶的地上安排酒席，一个双角长尾的绅士（我认出他是谭·奥兴脱，从前看见过的那个像恶魔似的音乐师）在拉着提琴，叫全体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人一起先来跳一次舞，然后再去享受那顿节日的盛宴。因此，他们就手挽手地围成了一个圆圈儿，转得那么快，那么疯狂，那么快乐，跟那魔鬼似的音乐又是那么合拍，各种不同的舞姿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花色繁多的场面，只要看上一眼，就叫你几乎会头

① 亚凯地：希腊古代的游牧部落。

② 《仙后》(Faerie Queene)：英国诗人斯宾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9) 所写的一首名诗。

③ 保王党分子：拥护英王查理一世的党徒。

④ 林茵 (Lynn)：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沿海城市。

昏目眩。不一会儿，他们突然间停了下来，看着彼此的模样，全场哄笑起来；因此，九月里的秋叶（这些树叶整天现出欲坠复止的样子）受着空气的震荡，像阵雨似地撒在这些狂欢作乐者的身子上。

由于大家透不过气来，接着是一阵静寂；在那万籁无声的当儿，我对这些穿着化装衣服的、一本正经的伙伴们的奇形怪状，感觉非常有趣，因而快乐得禁不住笑出声来。

“嘘！”我听到那个漂亮的吉卜赛算命人说。“谁在笑？”

“一定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尘世俗人！”戴安娜女神说。“如果他在树背后偷瞧，我就一箭射穿他的心窝，或者像我对待埃克顿^①那样，把他变成一只鹿！”

“让我来剥掉他的头皮！”那个印第安人的酋长大声喊着，一面挥舞着战斧，纵身一跳。

“我要念道符咒把他永远埋在地下！”玛尔·碧丘尖声叫着。“他还没有恢复自由之前，浑身就长满着青苔了！”

“这是迈尔士·卡佛台尔的声音，”那个恶魔似的提琴手，摇摆着尾巴和双角说道。“我的琴声把他引到了这儿来。他是一听到鬼调子就会马上跟着跳起舞来的！”

他们就这样得到了正确的线索，立刻认出了我的声音，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迈尔士！迈尔士！迈尔士·卡佛台尔，你在哪儿？”他们喊道。“齐诺比娅！齐诺比娅女王！你有一个封臣躲在树林

① 埃克顿 (Actæon)：神话中的猎人，传说因窥见戴安娜女神沐浴，被她变成一头雄鹿，后来被自己的猎犬咬死。

里。命令他过来向您敬礼!”

所有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立刻蜂拥着来捉我，因此我就像一个被妖怪赶着的狂诗人。虽然这样，我比他们先跑，毕竟逃脱了，不一会儿已经离开他们的欢笑和嘈闹的声音很远了。传过来一阵情调悲伤的微弱的声音，终于消失在树林里的静寂和庄严的气氛中。我在急忙中，被一堆木头和树枝绊倒在地上，这些木材本是原来的主人砍了下来预备当柴烧的，堆成了方形，以使用车或用雪橇运到农舍里去。但是，这些被人遗忘了的木材放在那儿可能已经有五十年了，或许还要久些；这些木材上面积满了苔藓，落在上面的树叶在腐烂着，这样一年又一年，结果积成了一个绿色的小丘，然而仍旧可以看得出这堆木材的模糊的轮廓。那时候，我脑袋里的思想反复不定，因而那么普通的东西也会给我一种奇怪的影响。我幻想着这个死了已久的樵夫跟他早已死去的妻儿，从他们冰冷的坟墓里跑出来，打算用这堆长满苔藓的燃料来生火。

我从这个地方继续往前走去，脑子里出神地在幻想着，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跑，也不去注意它，直到后来听见有一个低微、柔和、非常熟悉的声音在不远的地方讲话。

“卡佛台尔先生在那儿了!”

“迈尔士·卡佛台尔呀!”另外一个声音说道——音调非常严肃。“那么，让他走过来吧!”

“哦，卡佛台尔先生，”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声音清脆悦耳，然而音调里却有点儿不自然的意味——“欢迎你!但是你来迟了半个钟头，错过了一个一定会使你欣赏的节目!”

我抬起头来一看，发觉自己已经走近了伊律特讲道坛，坛

下坐着霍林华斯，蒲丽丝拉坐在他的脚边，齐诺比娅站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

25 三个人在一起

霍林华斯穿着他平常穿的工装。蒲丽丝拉穿了一件漂亮朴素的长袄，脖子上围着一条巾帕，一顶大帽儿挂在脖子后面。但是齐诺比娅（她在一群化装的人当中决不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的服装却是异常华丽大方，她的钻石花是类似花冠的主要饰物。她扮演着那个名字被我们用熟了的齐诺比娅东方女王^①。她的态度高贵而大方，但是说它是女王的态度的话，那不是个胜利的女王的态度，而是一个被废立的、受审判的、可能要处死刑或已经判罪的女王。这种矛盾的神情看上去的确在她身上存在着。她的双眼燃着两股热火，两颊都有一朵红晕，那么鲜艳，那么光彩，以致我最初还怀疑它不是真的。然而，刹那间，她身上的血液突然衰颓，脸色转白，那时候我不禁为自己的那种想法而感到羞惭。齐诺比娅现在的样子好像是一座大理石像。

有些人在爱情或仇恨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造成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们平等

① 齐诺比娅（Zenobia）：叙利亚巴米利亚国的女王，以智美闻名；公元 267 年继承她丈夫的王位，274 年被罗马军队击败，做了罗马人的俘虏。

相处，这种事实，只要一碰到他们，你就会觉得的。因而我感到踌躇了——甚至觉得有一种恐惧——希望自己最好不要在这儿。他们那种强烈的感情已使他们在这儿土地上和空气中有了专利权，竟使我觉得自己无权待在这儿，也无权在这儿呼吸。

“霍林华斯——齐诺比娅——我刚刚回到福谷，”我说，“没想到会在这儿找到你们。我们在屋子里再会面吧。我先走了。”

“这原是你随便可以来的地方，”霍林华斯回答说。

“就像我们一样可以随便来往，”齐诺比娅跟着说。“你一向在摸索人们心中暗藏着的情感。你要是早一点儿到这儿来，就会看到大家的情感被激发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是你有你在旁边作公平的裁判，我甚至还希望再来一次！你知道吗，卡佛台尔先生，我受过判处死刑的审讯呢？”

她这样说的时候，笑了起来。但是事实上，当我的眼睛从这一个人身上溜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在霍林华斯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艺术家要描绘的画像，那是一个正在审判巫术罪行、操生杀大权的清教徒法官，样子非常可怖——在齐诺比娅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女巫本身，年纪不大，没有皱纹，也不衰弱，却妩媚得很，有一股连撒旦^①自己也受不住的诱惑力——还有，在蒲丽丝拉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受罪者，她的灵魂和肉体都被女巫的妖术摧毁了。假使在岩石旁边再放上一堆执行火刑的柴火，那末这种即将定讞的暗示更

^① 撒旦 (Satan)：即魔王。

足以使这幅想象中的画面完整了。

“这太难为我了，”齐诺比娅对霍林华斯继续说，“审判官、陪审官以及原告全是一个人包办！我想法律家是这么说的：我拒绝受审讯。但是让这位博学的卡佛台尔法官来坐在这块岩石上，你和我并排站在下面，向他申诉！这样至少有两个罪人，而不是一个了！”

“你把这桩事强加在我的身上，”霍林华斯回答说，眼睛狠狠地盯着她的面孔。“是我把你从那个化装舞会上叫到这儿来的吗？是我要来充做你的法官吗？不；除非为了要叫那些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人都来接受我自己的那一套作风，那我才有资格可以成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裁判者。不错，我已经审判过你，不过那不是世俗的一套——而且我也没有下过判词！”

“啊，好极了！”齐诺比娅微笑着说。“你们男人是多奇怪呀，卡佛台尔先生——对吗？你们非常随便地把一个女人带上你们的秘密公堂，无声无息地审问了她，判定了她的罪名，然后却没有判词就把她释放了。很不幸的就是这个秘密公堂正是一个忠实的女人所畏惧的法庭，除了宣告无罪之外，任何判决都等于死刑！”

我看得越多，听得越久，就越觉得刚才有过一个紧急关头。这个关头在霍林华斯的额上，留下了一个正是他自己意志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烙印。我又对齐诺比娅全身打量了一番，看到她心里的激动，那是在一场剧烈的挣扎之后所产生的纷乱，不过当挣扎结束时，战败者感觉到自己依旧保持着极大的力量和勇气，而且渴望着再打一仗。我当时感觉

到就像来到了一个战火还没有消散的战场似的。

他们刚才在这里讨论了些什么题目呢？毫无疑问，全是这几个月来我心里面所幻想、所渴望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这是齐诺比娅的全部个性和历史；她和威斯脱华尔之间的神秘关系和这里面的真相；她最近对霍林华斯的意图，以及相对的，他对她的意图；最后，便是齐诺比娅危害蒲丽丝拉的阴谋已经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还有，这个阴谋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就像从前一样，这些问题还是留下来凭我自己去猜测。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齐诺比娅和霍林华斯已经不是朋友了。假使他们的心弦曾经一度结合在一起，那个结已经被断定是一种纠缠，而且现在又被猛烈地撕断了。

但是，齐诺比娅对这件事的现状似乎不能满意。

“啊，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吗？”当她看到霍林华斯准备要走了，她便喊着说。

“为什么不？”他几乎很无礼地、唐突地说道。“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

“唔，也许没有什么可谈了，”齐诺比娅回答说，含笑瞧着他的面孔。“但是从前我们好几次来到这块灰色的岩石边上，在白桦树的飒飒声中温言细语。那是多么愉快的时候啊！虽然现在这最后的一刻时间并不完全叫人喜悦，我还是要使它尽量慢慢地过去。而且，你已经决定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了，你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我得承认，我被你逼得很窘，可是我已经相当坦白地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现在，如果你完全出于自愿，同意我这样做，我想该轮到我来问一两个问题了。”

“我没有什么隐瞒的事情，”霍林华斯说。

“我们看吧，”齐诺比娅回答说。“首先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认为我很有钱？”

“关于这一点，”霍林华斯说，“我和大家的看法相同。”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齐诺比娅说。“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上天是我的见证人，这桩事情你我所知道是一样的。只是在三天以前，我才知道有一件怪事在威胁我，叫我变成贫穷，然而我很怀疑，你知道这回事至少也有三天了。以前我以为自己很富裕。你也知道，我预备怎样去安排那笔我自以为拥有的大部分的财富——不，即使花掉我全部的财产，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让我再进一步问你，为了这样重大的牺牲，我可曾要求或者提出过任何保证的合同——正如大家都会这样想的吗？”

“你的确没有提过，”霍林华斯说。

“也没有存心想这样做，”她回答说。“我情愿使你的梦想实现，无限制地——也许有人认为是慷慨地——但是，无论如何，是全心全意地、毫不保留地供给你，也不管那样做是否会使我破产。假使你自己曾经想在这笔费用上加上任何条件，那要你自己去负这种卑鄙而小气的责任了。现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爱这个姑娘吗？”

“噢，齐诺比娅！”蒲丽丝拉向后退缩着喊道，似乎盼望这块岩石会倒下来把她藏起来。

“你爱她吗？”齐诺比娅再问一句。

“你要是早一会儿问我这个问题，”霍林华斯停了一下回答说，在这当儿，我感觉到甚至白桦树也屏住了它们飒飒的

声息，“我该回答你，‘不！’我对蒲丽丝拉的感情就像一个哥哥对自己妹妹的感情差不多，他应该慈爱地照顾上帝交给他保护的这个弱妹。”

“那么，你究竟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齐诺比娅坚持着问道。

“我是爱她的！”霍林华斯说，他并没有痛痛快快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而是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气说的。“这样宣布就和任何其他方式同样适当。我是爱她的！”

“现在，上帝请讲句公道话吧，”齐诺比娅突然怒吼着，“请您来判断我们两个人之间究竟哪一个更严重地伤害了您！至少，我是个女人，也许有着一个女人所有的一切缺点——懦弱、虚荣、没有原则性（像我们大部分的女性那样；说到优点方面，我们如果有任何优点，也不外是一时的冲动和直觉上的优点），又很容易激动，还像世代代身为奴隶的人不得不那样做一样，用间接的、狡猾的、虽然是背理的手段来追求我那愚蠢的、怎么也达不到的目的；而且，我对一切善良的事情都抱着虚伪的态度，连对眼前我所看到的那一点儿好事情，也不见得真心诚意的喜爱——但是，我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啊！只要我这个人的命运稍微改变一下，派我到世上来的上帝对我笑得稍微慈爱一些，有一个人肯诚心地去鼓励我、指导我，就能够使我成为一个女人所做得到的！但是，你是什么样子呢？你是一个人吗？不；你是一个畜生！一个冷酷无情、彻头彻尾的自私家伙！”

“那么你控告我些什么具体的罪行呢？”霍林华斯非常吃惊地问，这一阵抢白大大地激动了他。“请把那个我要追求的

自私目的指出来，你可以用刀子把它从我的胸中挖出来！”

“一切都是为自己！”齐诺比娅更加尖刻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是自己、自己、自己！我确实相信，七年以来，特别是在我们一起过的这个狂放的夏天，恶魔已经把你变成了他的最喜爱的工具了。我现在明白了！我清醒了，不再着迷了，得到解放了！自己、自己、自己！你一心一意钻在一个计划里面。你有一个比那边的女巫和吉卜赛人更好的假面具，因为你用自欺欺人在化装着你自己。看它把你弄到什么地步吧！首先，你对许多高尚的心灵所拟订出来的一个要想过更纯洁、更崇高生活的计划给予致命的打击，还是一个奸诈的致命打击呢。后来，卡佛台尔因为不甘心做你的奴隶，你冷酷无情地把他丢开了。你又把我拉到了你的计划里去，只要我还有给利用的希望你就要我，而现在又把我扔弃了，好像扔掉一件用坏了的工具一样！但是你把自己最大、最恶毒的罪行藏在你的良心深处！——你在自己的良心上留下了一个致命的内疚！——你准备要牺牲这个女孩子，上帝如果有明显的指示，那末祂的意思一定是要把这个女孩子交给你照顾，通过她来设法拯救你！”

“这是一个女人家的见解，”霍林华斯说，面色渐渐变得像死人一般灰白——“一个女人家的，她的行动范围总跳不出她心里面所想的那些事，从来也不会想到更高超、更广泛的事情上面去！”

“别讲了！”齐诺比娅专横地喊道。“你既不明白男人，也不懂得女人！这是对你最宽大的一种说法了——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看得十分卑鄙，可是又不愿意随便原谅我所滥用的

感情，也不肯承认这完全是受骗，因此我才这样说——你已经没有伟大、广阔的心胸了。现在你走吧。你跟我，我跟你，此后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再会吧！”

“蒲丽丝拉，”霍林华斯说，“来吧。”

齐诺比娅微微一笑；我可能也笑了一笑。一颗受到创伤的心，在听到了霍林华斯讲这句话的声调时，一定会觉得一生中恐怕很难找到更称心快意的报复了。那是自信心的动摇，只有最后去找爱情作依靠的男人，才会有这种受到挫折的、颤抖的声调。不错；这个好汉低头了，去倚赖这个可怜的蒲丽丝拉了！噢！蒲丽丝拉要是辜负了他，旁观者的胜利可大呢！

起初，我几乎以为蒲丽丝拉真的要辜负他了。她站了起来，像她头上抖动着的桦树叶那样发抖，然后，不像在走路，而是趑趄趑趄地挨到齐诺比娅的身边。她站在齐诺比娅旁边，就像她们在老农舍的厨房里第一次会面时候那样地跪了下去。齐诺比娅是记得这种姿态的。

“啊，蒲丽丝拉！”她摇了摇头说，“从那时候到现在，变得多么厉害呀！你现在是跪在一个逊位的女王面前了。你是胜利者！不过，他在等着你。你要说什么，就说吧，说完了走吧。”

“我们是同胞姐妹啊！”蒲丽丝拉喘着气说。

我想，我自己是懂得这句话和这番举动的意思的。这是表示把自己和所有的一切全都交给齐诺比娅任意处理。但是，齐诺比娅不会就这样接受的。

“真的，我们是姐妹！”她回答说；那句好听的话感动了她，她俯下来吻了吻蒲丽丝拉；但并不十分亲热，因为她因

蒲丽丝拉所受到的那一阵致命的创伤似乎还潜伏在她的心中。“我们是同父的！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不久以前才知道——否则，有些事情你也许可以不会碰到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伤害你。你站在我和我所追求的对象中间。我需要一条毫无阻碍的道路。别管我的意思究竟想怎样吧。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你原谅我吗？”

“喔，齐诺比娅，”蒲丽丝拉呜呜咽咽地说，“我才是对不起你的罪人呢！”

“不，不，可怜的小东西！”齐诺比娅带着一种轻蔑的口气说。“你是造成我恶运的煞神，然而却是一个从来也不存心想害人的婴儿。可怜的孩子！我想你的前途只是悲苦的命运，孤单单地生活在那个荒凉冷漠的心坎中，而你却不知道——唉！我倒深信不疑呢——你在那个人心里面激起来的热情的火焰不久也就要熄灭的。啊，这个念头使我为你不寒而栗！你要是在灰烬中再找不出火花来，蒲丽丝拉，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死！”她回答说。

“回答得好！”齐诺比娅很赞许地微笑着回答说。“可怜的妹妹，那才是你这样心地狭窄的娘们儿的玩意儿。现在跟他走吧，好好儿活下去！”

她用女王般的姿态挥一下手叫她走开，自己转过脸去对着那块岩石。我注意着蒲丽丝拉，不知道她在霍林华斯和齐诺比娅之间，将要作出怎么样的决定来；她怎样来解释他的行为，才能够分别说明他对自己和对姐姐的一片忠心呢；为了要保持姐妹的感情，她又怎样来控制自己对他的爱情呢！但

是，事实上并没有像我所想象的那种难关。她那火热的爱情已经使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霍林华斯不可能有过失的。这也是宇宙间的一项法则。凡是别人尚未确定的罪行，或者可能是无辜受累，以及各种外表，显明的事实，她自己提供的证言——要是霍林华斯肯自动检查自己的罪行，那末就把他的自我控诉也算在内——一起放到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估计，恐怕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价值。她对霍林华斯的行为看得那么正当，因此从来就没有想把它跟别人的过失对比过，而是把别人的过失放过了。

霍林华斯挽住她的臂膀，立刻就和她走入树林中不见了。我想不出齐诺比娅是怎样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不见的；她始终没有望他们一眼。不过，在他们还可能回转头来告别似地望她一眼的时候，她始终保持着自尊的态度，可是一等到他们走得看不见了——确是永别了——她就慢慢地跪倒在地上了。好像有一个巨大的、肉眼看不到的、不可抵抗的力量把她压到地上去。她跪在那儿，把前额搁在岩石上，全身抽搭地哭泣着；似乎是无泪的呜咽。

26 齐诺比娅和卡佛台尔

齐诺比娅完全把我忘记了。她还以为自己是孤零零地埋在极度的悲痛中。假使我对她的同情只是一种普通的怜悯——这种怜悯她是不会接受的，因为她那高傲的天性认为这

是世界上还保留着的一种最可恶的侮辱——那末这场争吵的严重性和暧昧性也许会驱使我悄悄地溜走，不让一张枯叶在我脚底下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会听凭她在这个孤寂的地方独自挣扎，只好让上帝去照顾她。但是，刚好跟方才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当我在无意中碰见霍林华斯和她正在热烈拌嘴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去想到自己有没有权利等在那儿，现在正好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上来。在齐诺比娅和我自己的处境之间，我所看到的或是想到的那种同病相怜的地方，我想还是不要加以说明的好；我还相信读者们也不会识破这个藏在好多次的暗示下面的秘密，这或许和我的关系不大。然而，老实说，当齐诺比娅把她的前额靠在岩石上，浑身抖颤，欲泣无泪的时候，我似乎也感觉到同样的痛苦，从她心弦上传到我自己心里面来的那种苦楚，也毫不减少。那么，假使我感到自己由于有了这种同情心，因而献身于传教士所干的慈善事业，要尽人类的最大努力来减轻这个女人的哀伤，这难道是不对的吗？

但是，的确，世人又能够替她做些什么呢？绝对没有什么可做的！尝试一下就会成为一种嘲笑和苦楚。时间会消灭她的悲伤，而且她的悲伤和她心里面的最好的东西都会一起埋在同一个坟墓里。但是我想命运之神最仁爱的办法便是把那块悬岩再放下一点儿，正好砸去齐诺比娅的脑袋，一下子就可以万虑齐消，此外恐怕没有更好的做法了。因此，我还是把身子靠在树上，在鸦雀无声的静寂中，听着她在呜咽着。她半卧半跪，前额仍旧紧贴在岩石上。只有她呜咽的声音；她没有呻吟，也没有别种悲痛的哭声。只是不由自主地呜咽着。

末了，她坐起来，把头发朝后面理了一理，带着一种惊讶的神情，睁着眼向四面看看，好像记不清刚才发生这场风波的地方，也不明白她在这场风波之后所处的地位。她的脸上和额上都涨得绯红，差不多变成了紫色。不过没有多久就慢慢儿褪去，脸上和额上又转成了白色，有好一会儿保持着这种死人般的苍白。她把手按在额上，这种姿态使我深深地感觉到她一定在剧烈地痛苦着。

她的目光来来往往地打我面前扫过了好多次，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在那儿。但是，最后，一道似乎显得认识我的目光从她的眼睛里射到我这边来。

“是你吗，迈尔士·卡佛台尔？”她带着笑说。“啊，我明白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在想把整回事写成一首诗。请你把你已经想好的章节念给我听听，越多越好！”

“噯，别说了，齐诺比娅！”我回答说。“上天知道我心里多痛苦呀！”

“这是真正的悲剧，不是吗？”齐诺比娅又说，同时尖锐而轻率地笑了一声。“你也许很有意思认为我是在受罪。不过，这是一个女人家该受的罪；而我就像一个女人家那样地在受罪；因此，不必可怜我，就像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不必诉苦一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或是马上就会好了。但是，卡佛台尔先生，无论如何，请你写一首诗吧，把你自己心里的苦楚也放进去，并且好好地运用你的同情心，像其他的诗人一样，诗人都应该这样做的，除非他们想把亮晶晶的冰柱代替热烈的诗句送给读者们。至于这件事的教训，应该把它总结在最后一节，成为一滴苦蜜。”

“这该是怎样一种教训呢，齐诺比娅？”我尽量迎合她的心理问道。

“唔，一句极老的老话就可以对付这个问题了，”她回答说。“虽然我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一些真理，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的真理。怎样的教训呢？唔，就是这个：在人生的战场上，应该落在男人钢盔上面的那狠狠的一击，却一定会打在没有穿护胸铠的女人心房上，因此，女人最聪明的办法便是避开那种冲突。或者是这样一个教训吧：整个宇宙，以及她和你这两种性别的男男女女，再加上了上天，或是命运之神，都一致攻击那种与常规只有毫末之差的女人。是呀，只要有毫末的差池（我现在承认自己有这种差池），她就会给驱上迷途，此后永远再也见不到天日了！”

“最后一个教训可太严厉了，”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得缓和些呢？”

“假使你喜欢的話，就自己负责去改一改吧，我可不负责任，”她回答说。她随后突然改变了话题，继续说：“他到底丢弃了比他保留的那朵暗淡而可怜的花儿更有用的东西。蒲丽丝拉能够替他做些什么呢？当冷酷无情的失望使他灰心的时候，把温暖的热情放到他的心里面去吗？当他工作过度毫无成就而感到双手疲劳的时候，去助他一臂之力吗？不是的！她只会用一种盲目的、本能的爱来照顾他，并且把自己微不足道的弱质，像坠子一样地兜在他胳膊上！她甚至还不能给他名符其实的同情心。因为，他可能从我这儿得到可以引以自豪的、有智力的同情心，难道在此后许多晦气的时候就不再需要了吗？——那种同情心能够叫他的前途光明，并且引

导着他，鼓舞着他。可怜的霍林华斯！现在他要到哪儿去找它呢？”

“霍林华斯有一副冷冰冰的心肠！”我怀恨地说。“他是坏蛋！”

“不要错怪了他，”齐诺比娅打岔了我的话，很傲慢地看着我。“不要擅自估计像霍林华斯这样一个人的价值。从头到底都是我自己的错，他并没有错。现在我明白了！他始终没有追求过我。他为什么要追求我呢？我有什么可以给他呢？只有一颗不幸的、给摧残了的、糟蹋坏了的心，这颗心在他遇见我以前早就已经毁掉了。还有一个给恶棍纠缠得毫无希望的生命！他抛弃我是对的。皇天有眼，他抛弃了我！然而，他要是信任我，再忍耐一个时期，我会替他摆脱一切麻烦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眼睛盯着地下，站在那儿。她再把眼睛抬起来的时候，神色比较温和些、平静些了。

“迈尔士·卡佛台尔！”她说。

“唔，齐诺比娅，”我回答说。“我可以替你做些什么呢？”

“不多，”她回答说。“但是，你也许可以想象得到我的意思是要离开福谷，大概永远不会再见到霍林华斯了。你总明白，一个处在我这种境遇中的女人，是不太愿意再在老朋友里面厮混的。陌生面孔——看不惯的眼色——才是她所受得了的。在旧环境中，她会憔悴不堪；在窥破她秘密的人注视之下，她立刻会脸红起来的；她的心脏或许会跳得很难受；我想，由于一种愚蠢的念头，她会认为自己的女性的名誉已经牺牲在骄傲的、顽强的男人脚下，因而感到含垢忍辱。可怜的妇女们，不管对不对，这是我一套演讲的新材料，一两个

月以前，你还笑过我这种思想呢。但是，因为你真有一副好心肠和同情心，那么好，又因为我离开了这儿再也见不到霍林华斯了，所以我得求你做我和他之间的通讯人。”

“我很乐意效劳，”我说，心里觉得奇怪，她的思想怎么又从最深刻的现实方面转变到虚无上面去了。“传达些什么话呢？”

“真的——什么话呢？”齐诺比娅喊道。“到底是什么，我也不大清楚。我再考虑了一下，又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告诉他——告诉他一些又漂亮又伤心的话吧，要一些很漂亮，很好听的话，而且还得完全配合你的诗——任何你喜欢的话都可以，只要够温存、够谦逊就成啦。告诉他，他已经把我杀死了！告诉他，我的魂要缠着他！”她用顶疯狂的力气讲出了这几句话。“还要给他——不，给蒲丽丝拉——这个！”

她一面讲，一面把头上那朵钻石花摘了下来，我感到这副样子正像一个战败而逊位的女王，在脱下她的皇冠来，好像在剥夺了一切尊严之后可以找到一些慰藉似的。

“吩咐她，为了齐诺比娅，把这个戴上，”她继续说。“她是一个秀丽的小人儿，会成为这个真正的蓝胡子^①所希望要的温柔而和顺的妻子。可惜她很快就要衰落的！那些娇嫩弱质的姑娘们常是这样的。十年以后，让霍林华斯再看看我的面孔和蒲丽丝拉的面孔，看他在两个之中挑选哪一个吧。或

① 蓝胡子 (Bluebeard)：一篇法国故事中的主人公，娶貌美的法梯玛为妻。一天，法梯玛无意中走进一间密室，发现蓝胡子六个前妻的遗骸，后来此事为蓝胡子所知，欲加害于她，幸法梯玛之兄及时赶到，得免于难。

者，假使他喜欢的话，让他现在就挑选吧。”

齐诺比娅说这些话的时候，看去是多么美丽大方呀！她的美貌，我想由于霍林华斯的奚落，迫使她更加自矜，更加自认为漂亮，而且又显得更加突出。她明白我脸上所表示的爱慕之意；而这种爱慕使她感到快乐——一直到齐诺比娅临终。

“真是无穷的遗憾，”她说，“卡佛台尔先生，我始终没有想到要争取你的爱情来代替霍林华斯。我想我一定会成功的，并且许多女人会认为在两个人中间你是更有价值的胜利品。你当然非常漂亮，可以算是顶漂亮的人。可惜这种事情都是由命运来摆布的。男人的美貌，对我来说，从少女时代起就不很重视了，虽然当时曾一度使我为之颠倒。现在，再会吧！”

“齐诺比娅，你到哪儿去啊？”我问。

“随便什么地方，”她说。“不过，这个地方我已经讨厌了，什么慈善和进步，我也玩得恨透了。我们在努力建设一种真正的生活制度的时候，无疑地我们都造成了各种可笑的生活中间最空虚的笑柄。我洗手不干了；让福谷再去找一个女人来管理洗衣服的事情吧，还有你，卡佛台尔先生，你下一次病倒的时候，另外再去找一位护士来给你煮粥吧。这的确是一场无聊的梦！然而，在那儿的时候，它也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愉快的夏天，和一些光明的希望。它不能够再起什么作用了，我们不必为了一个破碎的泡影而流泪吧。让我们来握一下手！再会！”

她像我们第一次会面的那天下午同样地坦率、诚心诚意地把手伸出来给我；我深受感动，除了把她的手送到自己的

嘴唇边，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表示我的深切的同情心了。当我吻它的时候，感到那只白皙的手——在五个月以前，我第一次握它的时候，是那么殷勤和温暖——现在却像一团雪那样冰冷的了。

“多冷呀！”我喊道，把它握在我自己的双手中，毫无用处地只想使它温暖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完全像死的一样！”

“人们说，四肢是先死的，”齐诺比娅笑着回答说。“你这样吻了这一只受人轻视的、被人抛弃的、可怜的手！好吧，我的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你把你的敬意赠给了一个失败者。男人的嘴唇此后绝对不会再碰到我的手了。我要到修女院去，决心做一个天主教徒。你下次再听到关于齐诺比娅的消息的时候，她的面孔将罩在黑纱里面了；因此，现在你就看它最后一眼吧——因为一切都完了！再说一次，再见吧！”

她把手缩了回去，但是在我手上依依不舍地捏了一下，这一捏隔了好久我还是忘不了。我从前跟那个或许是她一生中真正钟情的唯一的男子有过密切的来往，因而齐诺比娅把我看做过去时期的代表人物，并且她也知道向我告别，就是等于向霍林华斯以及她一生中整个阶段，作最后一次的告别。她的美貌从来没有像我对她最后一瞥时所看见的那样灿烂眩目。她走了，一会儿就消失在丛林里了。

但是，不管是为了上面一段事情所留下的强烈印象，或者还是为了任何其他原因，我总有一种幻觉，好像齐诺比娅并没有真的离开，她仍旧在这个地方徘徊出没。我似乎看到她眼睛还在盯着我。她个性上的那种生动的色彩在天空中留

下了一片鲜艳夺目的遗迹。不过，这种印象终于慢慢地模糊起来了。我倒在伊律特讲道坛底下的落叶上。阳光从树干上退到最高的树梢上闪耀着，暮色苍茫，树林显得朦朦胧胧地瞧不清楚了，星星也闪亮起来了，下垂的树枝被秋天的寒露打湿了。我觉得无精打采，自己的感触和对别人的同情弄得我精疲力竭，我也不想离开这个岩石底下的很不舒适的巢穴。

我一定是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一场梦，正当梦境演变到悲局的时候，哀感的气氛太强烈了，打破了脆弱的噩梦，一切全都消失了。我从地上跳起来，看见明月当空，照耀在峥嵘的岩石上，不禁浑身发抖。

27 半 夜

将近午夜，我走到霍林华斯的窗口底下，发现窗门开着，就拿起一撮连根带土的草抛进去，听到它落地的响声。他大概还没有睡着，或者还没睡熟，因为立即看到他走到窗前向外望着，他认出是我站在月光底下。

“是你吗，卡佛台尔？”他问道。“有什么事吗？”

“霍林华斯，下来！”我回答说，“我急着要跟你讲句话。”

我古怪的声调把自己吓了一跳，或许也把他吓了一跳。他不敢怠慢，不一会儿，身上衣服还没有完全穿好，就跑出门来了。

“我还要问你，是什么事呀？”他不耐烦地问。

“你在伊律特讲道坛跟齐诺比娅分别之后，”我说，“有没有再看到过她？”

“没有，”霍林华斯回答说，“我也没想到会跟她见面。”

他讲话的声调很深沉，可是带些颤音。他还没有把话讲完，赛拉斯·福斯德从另一个窗口里伸出裹着布巾的脑袋，斜着眼睛看我们——他把这叫做斜眼，事实上也的确是斜眼。

“喂，朋友们，你们在这儿干些什么呀？”他问道。“啊哈！迈尔士·卡佛台尔，是你在那儿吗？我看，你离开了我们以后，就一直把夜里当做白天了。因此你觉得在这半夜时候，在这房子四围蹑手蹑脚踱来踱去是件很平常的事，害得我那老太婆吓坏了，她把我这个累得要死的人从睡梦中吵醒。你这个混蛋，进来，去睡吧！”

“福斯德，不要吵，把衣服穿上，”我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就是要我的命，我也没法改变我讲话时那种古怪的声调。虽然赛拉斯·福斯德的感觉很迟钝，可是他似乎同霍林华斯一样，也从我声调里听出一种迫切的心情。他马上把头缩了进去。我听见他打了个呵欠，对老婆咕哝了几句，又深深地打个呵欠，一面匆匆地穿着衣服。这时候，我把一条雅致的手绢拿给霍林华斯看，手绢上面绣着一个大家都认得的记号，并且告诉他这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我把其他引起我怀疑的情况也告诉了他，这些疑点使我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如果他敢的话，我就让他自己去想想看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做了那简短的解释，赛拉斯·福斯德身上穿了件蓝色羊毛上衣，也来了。

“好啦，小伙子，”他心里很不痛快地说道，“现在准备怎么样？”

“霍林华斯，告诉他，”我说。

很明显地，霍林华斯在发抖，接着在齿缝间深深倒抽了一口气。但是，他总算使自己镇定了下来，比我还沉着地正视着这个事件，向福斯德说明了我的疑点，以及这些疑点的根据。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却始终不敢像他那样清清楚楚地直说。那位神经坚强的农民一句话就说穿了这件事，暴露了这个可怕念头的整个恐怖面目，好像把盖在死人脸上的面巾揭去一样。

“那么你以为她是投河死啦？”他大声说。

我转过头去。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到底为了什么要那样干呢？”赛拉斯惊骇地叫道，眼珠几乎有一半突了出来。“怎么啦，她的钱够她用，够她花，还多着哩。除了少一个丈夫，她什么享受没有呀！而一个丈夫，她倒是随时可以弄到手的。我告诉你们，这回事恐怕是弄错了吧。”

“跟我来，”我打着颤说；“让我们去调查一下，看是不是真的。”

“好啦，好啦，”赛拉斯·福斯德回答说，“就照你所说的那样去做吧。我们要带一根头上装着钩子的长竿，绳子断了可以把水桶从深井里捞起来的那一根长竿。有了这个东西和一对长柄的草耙，只要她真在那儿，我一定可以把她找到。真太奇怪了！齐诺比娅投河死啦！不会，不会的；我不相信。她人太聪明了，钱又太多了，过的生活也太舒服了。”

我们准备了一些用具，就马上沿着比平时走的那条更短的一条路出发，穿过田地、牧场，跨过一部分草地，赶到我下午在河岸上蹒跚时停下来沉思的那个地方。离开伊律特讲道坛之后，一种难以名状的预感重新把我引到了那个地方。我把找到那条手绢的地点指给我的同伴们看，同时指出那两三个印在河岸粘土上的、脚尖对着河面的脚印。在河边浅水里的水草当中，还有一些足迹，缓慢的水流在那儿差不多完全静止，还没有把那些足迹冲洗掉。赛拉斯·福斯德把面孔凑近这些脚印，一手把半插在泥里、刚才我没有看到的一只鞋子拾了起来。

“是一只羊皮鞋，决不是用美国鞋型做的，”他批评着说。“我很熟悉制鞋这一行，才讲这句话的。这是法国做的；看鞋面多高呀！她脚踩得多平，一点儿都不歪！再也找不出一个走路比齐诺比娅更漂亮的女人了。这儿，”他又向霍林华斯说，“你要不要保存这只鞋子？”

霍林华斯一怔，向后退缩了一下。

“给我，福斯德，”我说。

我把鞋子浸在水里，洗去泥土，一直把它保留到现在。离这个地方不远，靠近河边的软泥旁，躺着一只破旧漏水的平底木船，船内通常浸满了半船的水。这船是给钓鱼的人捕捉梭子鱼，或给狩猎的人捡起打下的野鸭用的。我先设法使这只破烂的小木船漂浮在水上，然后自己去坐在船尾，手里拿着桨，霍林华斯拿着有钩的竿，坐在船头，赛拉斯·福斯德拿着草耙，坐在船当中。

“这倒使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事，”赛拉斯说，“那

时候我时常从床上悄悄地爬起来，用浮标去钓鲶鱼或鳗鱼。嘿呵！唷，人生和死亡都使我们觉得没有意义！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钓钓鱼；现在我快要成个老头子了，却在这儿捞死尸！小伙子，我告诉你们吧，我想要是齐诺比娅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一定会觉得难过的。”

“我希望你最低限度少讲些话吧，”我咕哝道。

虽然已经过了月圆时候，那天晚上的月亮仍旧很大，带椭圆形。它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已经上升，现在斜照着那条河流，使对面的高岸以及树林都浸在黑暗的阴影里，可是这边的河岸却被照耀得十分明亮。河水本身似乎倒没有照到一点儿月光。河水神秘地一路悄悄流去，又黑、又宽、又不知道有多深，把自己的秘密瞒着人的眼睛，像大洋一样的深奥莫测。

“喂，迈尔士·卡佛台尔，”福斯德说，“你是舵手。你看该怎么搞？”

“我要让这条船打横，漂过那一根木桩，”我回答说。“我钓鱼的时候曾经测量过，所以知道水底的情形。离这边河岸一两步路，河底非常陡峭，就在那木桩旁边有个水坑，大约十二尺到十五尺深。无论沉下什么东西，即使是半浮半沉的东西，水流的力量也不能够把它冲出那个坑。”

“那么，来吧，”赛拉斯说，“要是有你说的那么深，我不知道这把草耙能不能捞到底。霍林华斯先生，我想今天夜里你是个好运气的人，就像这样的好运气。”

我们漂过了那根木桩。赛拉斯·福斯德雄赳赳地把草耙插进水里使劲捞着，拚命朝河底伸去，整个手臂都浸在水里。

霍林华斯起先一动也不动坐着，手里举着那根有钩的竿。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胆怯地用急促的动作，把竿插入那片驮着我们的黑沉沉的河水，咬紧牙根，一下一下地戳着；那样子，在我看来，恰像他正在刺着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在船旁弯着身子朝下看。哦，那条黑黝黝的河流是那么阴暗模糊，那么神秘可怕，它使我觉得——想到这儿，我像一张树叶那样，不禁抖颤起来——与其在河底找齐诺比娅的尸首，倒不如到这个谜儿的永恒世界那里，去找齐诺比娅的灵魂，看她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或许她正面孔朝天躺在那儿，我们这条船的影子，和我这副向下凝视着的苍白面孔，慢慢地在她和苍天中间经过。

一次、两次、三次，我逆流划着船，然后又让它顺着河流，阴森森地、慢慢地淌回来。赛拉斯·福斯德耙上来一大堆东西，快浮出水面的时候，那东西看上去有些像浮在水里的一件外衣，但是再仔细一看，却是一大堆水草。霍林华斯费尽了力气，捞起一块沉在水底下的木头。当这块木头一下子离开了河底，就有一部分浮露在水面上——上面长满了水草，粘满了粘泥，真是一个鬼形鬼状的东西，它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见到月光了——然后又沉了下去，郁郁不乐地回到它休息的老地方，去度过这个世纪余下的一段年月。

“那真难看！”赛拉斯说。“我还半信半疑它是个魔鬼呢，和我们负着同样的任务——去找齐诺比娅的。”

“魔鬼不会抓到她的，”我说，一边用力划了一下船。

“我的小伙子，这话可不是你该说的，”农民反驳说。“祈求上帝，魔鬼没有来过，而且永远不会来！不管怎么样，这

总是一种没趣的工作！我真高兴能找出些东西来！哼！要是老在这里附近，划呀，漂呀，戳呀，捞呀，一直闹到天亮，辛苦得要死，那是个什么主意呀！那才倒霉呢！在我来说，要是齐诺比娅只不过把一只鞋子掉在泥里，自己却还活着，那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我的天哪！明天早晨她要怎样大笑我们啊！”

赛拉斯·福斯德的这种推测使我想起了齐诺比娅那种难以形容的样子——早餐时候坐在桌前，生活充满着温暖、愉快。这样一想，关于她的死亡那个恐怖的幻想立时给抛出九霄云外，她的淹死好似变得像一篇神话那样的不可能了。

“不错，赛拉斯，也许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嚷道。

水流又把我们送到越过木桩一些路的地方，这会儿我觉得——是的，真的觉得好像那铁钩刺着我的心口似的——觉得霍林华斯的竿子在河底碰到了一件东西！他吓得跳了起来，几乎弄翻了船。

“不要放手！”福斯德嚷着；“你找到她了！”

霍林华斯拚命加上一把劲，用力一拉，接着水面溅起一团白色的水花，浮上了几件女人的外衣。在过去一点的上游，我们看见她那黑色的头发顺着水流淌下来。“死亡的黑河”啊，你终于把你所害死的人交出来了！齐诺比娅找到了！

赛拉斯紧抓着尸体；霍林华斯也抓着它；我掌着舵，向河岸驶去，眼睛不断地盯住齐诺比娅。她的四肢在靠近船身旁边的水流里摇晃着。到了靠岸的地方，我们三个人都踩到水里去，把她抱出来，放在一棵树底下。

“可怜的孩子！”福斯德说——我确确实实相信，他那枯

干的老心肠也受到感动，流下了一滴眼泪——“我为她心里很难过！”

如果我把那一幕可怖的景象全部描写出来，也许读者要认为那是我的罪过和耻辱。悠长的十二多年以来，我心里始终记住那个景象，只是不能够好像它仍旧在我眼前那样，把它活生生地形容出来。在各种各式死亡当中，我认为她那样死法是最怕人的了。她那湿透的衣服紧紧地裹着可怕的僵直的四肢。她活像一尊现出死的痛苦的大理石雕像。她那双手臂当时经过一番挣扎，已经变得僵硬了，握紧着拳头弯在身前；她的膝盖也同样弯曲着——感谢上帝——弯成了祈祷的姿势。啊，那种僵硬的样子！那种可怕的样子实在使人看了受不了。我不得不讲出我自己这些悲惨的想法——似乎她的尸体放在棺材里，还得保持着那个样子，骷髅在坟墓里也还是保持着那同样的姿势；甚至等到最后审判日，齐诺比娅出现的时候，一定也跟现在那个姿势是一模一样的！

我有一个希望；可是那希望也掺着一半恐惧在内。她跪着，好像在祈祷。在她快要闷死、还剩下最后一点知觉的时候，她的灵魂从嘴里发出气泡，一路飘出去，也许是那样心平气和地忏悔着，把自己献给了天父。但是她那双手臂！它们弯在身前，仿佛怀恨无穷，在跟上帝作斗争。还有她那双手！紧紧地握着，好像在进行无可缓和的反抗。啊，抛开这种可怕的念头吧！当齐诺比娅断了气，她的灵魂还没有从嘴巴里飞逸出去的时候——也就是在她沉到那黑暗的水坑里去的那一刹那，跟世界整个过程一样，是在上帝无穷尽恩赦的能力之内的。

福斯德佝着身体，仔细地检查着那尸体。

“你把这个可怜虫的胸部戳伤了，”他向霍林华斯说道；“而且还是在靠近她心口的地方！”

“啊！”霍林华斯怔了一怔，叫出声来。

的确，在她生前和死后，他都伤了她的心！

“瞧！”福斯德说。“那就是铁钩打中她的地方。看上去很残忍，不过她永远也不会感觉到的！”他想把尸体的两只手臂端端正正地安放在身旁。他用尽了力气，好容易把它们拉了下来；可是一会儿，那两只手臂又恢复了老样子，仿佛在反抗他似的。他重新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天啊，赛拉斯·福斯德，”我喊道，心里非常愤怒，“不要去动那个死人吧！”

“唷，这太不成样子了！”他回答说，眼睛带着惊奇的目光盯着我。“她这个样子我看了真难过！算了！算了吧，”他又试了一试，然后说，“确实没有用；我们还是回到家里，让娘们儿去给她尽力想个办法吧，越早干越好。”

我们从附近的一排栅栏上拆下两根横木，再从船底拿来几块木板搁在上面，搭成一座抬尸架。我们就这样抬着齐诺比娅回家。六小时以前，她是多么美丽！到了半夜她却变得那么可怕！我脑海里存着这么一个感想，我相信把这个感想写在这里一定是很可笑的，但是由于它的真实性，不得不把它写下来。

齐诺比娅是那样一个女人，她要是事先看到死后这一切丑恶情景——例如，她会变得多么不像样，那种必然会现出来的难看的样子，以及特别是年老的赛拉斯·福斯德尽力设

法去矫正那个样子——她决不会干这一类可怕的事的，就像她不愿意穿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在公共场所出丑一样。我时常这样想，齐诺比娅的死决没有那么简单。我料想她曾经看过有柔软和优美姿态的淹死的人的照片。很多的乡村姑娘在初恋时受到了侮辱，总是到那条古老而熟悉的河心中去自尽——她们对那条小河那么熟悉，所以一些也不觉害怕——在幼年时代，她们经常在这儿洗脚，在水里蹚来蹚去，水浸到膝盖，把裙子弄湿了也不管。而齐诺比娅一定认为像她们那样的死法很不错、非常合适的。但是齐诺比娅的死却带着一点儿矫揉造作的淳朴风气，这种风气过去几个月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也都够明显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并不减弱这个悲剧的气氛。这个世界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极端虚伪的时代，因而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之后，我们甚至就不能够那样简单地自杀了吗？

我们慢慢地、慢慢地走着，一路上悲惨地停了好几次——常把抬尸架搁在一些石头上面，或者托在长满苔藓的木头上面，好让自己松一松手，然后再握得紧一点——我们在月光下一路抬着，终于到了家，把齐诺比娅安放在农舍的地板上面。不到一会儿工夫，来了三四个衰老的妇人，围着尸体，唧唧咕咕讲话，眼睛透过眼镜，盯着尸体，她们举起枯瘦的手，摇晃着戴着睡帽的头，互相商量着该怎样处置它。

我们就把齐诺比娅留下给这些服侍她的女人了！

28 福谷的草地

福谷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觉得有一块坟场的需要。我们商量了什么地方最适宜于埋葬齐诺比娅。我私下希望她该长眠在伊律特讲道坛底下，而在那块凹凸不平的岩石上面深深地刻着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齐诺比娅——别的字一个也不要，让苔藓慢慢地填满了碑文。但是，霍林华斯（在这一个问题上，他的意见是很受重视的）要求把她的坟墓筑在那片广大草地的平坦的斜坡上，我们大家以前猜测过那是齐诺比娅和他计划要盖农舍的地点。因此，这事就按照他的意思做了。

她就像几百年来一般人那样地被埋葬了。我们在福谷的移民，在谈到有人死亡的时候，也曾幻想过要安排一种葬礼，这种葬礼可以作为我们精神信仰和永久希望的适当象征；我们本来想用它来代替原先从哥特式丧礼演变而来的传统仪式，那种仪式因为用得过于久，就像旧天鹅绒的枢罩似的，死亡的气息比以前更为浓厚。不过，到了埋葬的时候，我们觉得最简单、最真实的表示，还是采用老式葬礼，只是尽量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并没有添上任何新东西，特别避免虚饰的鲜花和愉快的征象。送殡的行列从农舍出发。靠死者最近、一路走着的是一个悲恸得格外厉害的老人，大半个面孔都掩在一块白手帕里，蒲丽丝拉靠在他的胳膊上。霍

林华斯和我跟在后面。大家围绕着冷冰冰的小土圪站着，看着棺木放下去，听着破碎的土块噼噼啪啪地落在棺木盖上——这是生者在神志昏迷中所发出来的最后声音，仿佛要从死人那里得到一个渺茫的回音。

我看见一个陌生人——我虽然认识他，可是对在场的大部分人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在棺木放下去之后就抓起了一把泥土，第一个把它撒在墓穴里。我撂下了霍林华斯的臂膀，走到这个人身边。

“这在齐诺比娅说来，真是无聊的事——愚蠢的事，”他说。“她是世界上最不需要死的人。这简直是太胡闹了！我受不了她。”

“为什么呢？”我问，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想发现一些他和齐诺比娅之间的真相，因此我抑制了自己对他那种冷言冷语的嫌恶心。“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措施可以为她所犯的不幸的错误作辩护的话，那也只有这条路了。她样样事情都失败了；世俗方面的幸福毁灭了，因为她的财产落空了——精神上的幸福也没有了，因为恋爱也失败了。她还有一个秘密压在心头，这件事的性质你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她虽然这样年轻，却已经饱尝了人生的滋味，觉得前途毫无希望，或者还有些害怕某些事情。上帝如果肯开恩将她带走，我想那是像她这样一个被害人所能得到的最仁慈的恩赐了。”

“你完全误解这桩事了，”威斯脱华尔回答说。

“那么，你对这桩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问道。

“她的智力是敏捷的，是千变万化的，”他说。“她的心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她的性情是无限活跃（只要她有点

儿耐性等待，自己的困难会逐渐减轻的)，她在此后二十年内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二十年内她的美貌还不至于减色——或者丝毫不会减色，当然不会减色到人工补救不了的地步。她的前途有一切的美景，还有一百几十种辉煌的成就。齐诺比娅可能成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演员呀！这还不过是她价值最低的一种才华。她会多么有力地感动着全世界，不是直接由于她本人的力量，便是由于她对某人所产生的影响，或是一部分人，一些具有统治才能的人！凡是值得一个女人去争取的战利品——以及许多其他女人所不敢期望的战利品——都是齐诺比娅唾手可得的。”

“在这一切里面，”我说，“没有一件东西可以使她心里面满足的。”

“她的心！”威斯脱华尔很轻蔑地回答说。“那个讨厌的器官（到现在为止她是觉得讨厌的）其实是可以放到适当的位置和角度上来的，一切正当的要求也可以得到满足的。她不久就会控制着那颗心的。你说，爱情辜负了她！难道爱情从来没有使她失望过吗？可是她都忍耐过去了，而且又再度发生恋爱——很可能还不止一次，还不止两次呢。而现在却会为了那边那个空想慈善家而投河自尽！”

“你是谁，”我气愤地喊起来，“胆敢这样讲这个死人？你好像要讲一篇赞词，可是把她最高贵的品质漏掉了，结果你的赞词却把它污蔑了。我早就看定你是齐诺比娅的恶运煞神。你的意见证实了我这种看法，但是我还不了你用什么方式来影响她的生活。这种关系可能除一死以外是无法摆脱的。那么，的确——还是永久去希望上帝无所不包的慈悲吧——我

不能够认为她长眠在那边墓里是一件不幸的事了！”

“不管我和她是什么关系，”他忧郁地回答说，可是并没有真正的感情。“现在我对她没有办法了。她要是还活着，听我的劝告，我们还可能彼此很好地互助。但是齐诺比娅已经躺在那边墓里，盖上了灰暗的泥土。二十年的灿烂生活白白为了一个女人的怪癖而吹了！”

请上帝凭威斯脱华尔的本性和他的功罪来处理他吧！——这就是说，毁灭他。他是又平凡又庸俗地完全为了那个时代和它卑鄙的目的而生存，跟超然的思想是一些也不相容的——除掉从别人的思想中抓到了一些模糊的反映以外。齐诺比娅的任何污点都是从他那儿感染来的，并且就因为造成美好生活的环境给破坏了，一个品质可嘉的人才失去生活的美好的一面，而破坏环境的正是齐诺比娅在跟这个人鬼混的时候所受到的毒素。不过，他的意见也还有一点儿道理。一个像齐诺比娅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人，仅仅为了被爱神所抛弃，就认为自己在生活的广阔战场上一败涂地，没有容身之地了，因而只得拔刃自刎，这是多惨的一回事呀。这也是荒唐的，并且是可怜的错误——像许多其他错误一样，是男性利己主义的结果——女人一生成败全靠情感，而且只靠一种情感，男人却有那么多的各种机会，像这种失败可以看作是一种意外。这个世界如果不是为了其他，而只是为了它自己，那么就应该把所有的大道开放，让怀着悲痛心情的女人们有一条路可以走过去。

我们站在坟墓周围的时候，我时不时向蒲丽丝拉望着，恐怕她会悲痛到完全支持不住。事实上她是沉痛悲哀的。但是

像她这样天性单纯的人只能够容纳占着优势的感情。没有其他感情再能够触及她的内心深处，也不能够对它有什么致命的伤害。因此，我们起先以为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一定会被狂风吹倒，可是在那样一番连不少身躯更强的人都受不住的震撼当中，却发现她还保持着原来的镇定和恬静。蒲丽丝拉就是这样；她唯一可能的不幸就是霍林华斯的不仁不义，但是这一点已经注定不会有的了——至少还不曾有过，因为蒲丽丝拉还没有死呀。

可是，霍林华斯呢！他犯了一切罪过之后，难道我就让他去享受这样一颗全心全意的赤心，而且还有财富听他使用，让他去实施那个叫他走上迷途的、策划已久的计划吗？难道竟没有什么报应吗？我的脑海里就给这么一个问题烦恼着；因此几年后，我又出去走了一趟，单纯是为了想跟霍林华斯再见一面，看看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打听到他住在一所小农舍里，他过的完全是隐居式的生活，我要见到他，或是见到蒲丽丝拉，唯一的机会是要到一条僻静的小径上去碰见他们，因为在傍晚的时候，他们常到那儿去散步。我就这样真的碰到了他们。当他们走近我身边的时候，我看到霍林华斯的脸上有一种沮丧忧郁的神情，这种神情似乎已经成为习惯了——这个魁梧奇伟的人却现出了缺乏自信心的懦弱，像小孩子似的，紧挨着那个挽着他的胳膊的苗条女人。蒲丽丝拉带着一种保护他和照顾他的神态，好像觉得自己是她同伴的保护人；但是，在她漂亮的、恬静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一种深沉的、顺从的、毫无疑问的尊敬和一种内心的快乐。

当他们走近了些，蒲丽丝拉认出了我，就很和善地、友

好地向我微微一笑，但是带着一种姿态，使我不得不解释为，她不希望霍林华斯认出我来。虽然这样，一时的冲动仍旧逼着我向他招呼。

“霍林华斯，我来了，”我说，“来看看你那幢改造犯人的大建筑物。完工了没有？”

“没有，也没有开工，”他回答说，眼睛也不向上看一下。“一幢挺小的房子就已经够我用了。”

蒲丽丝拉向我投了一个谴责的眼色。但是我怀着讥刺和报复的心情继续说下去，好像瞄准着霍林华斯的心口射出去的一支毒箭似的。

“到目前为止，”我问道，“你改造了多少个犯人呢？”

“一个也没有，”霍林华斯说，他的眼睛仍旧盯着地面。“自从我们分手之后，我一直忙着改造一个杀人的凶手。”

随后，他的眼睛里进出了眼泪，我原谅了他；因为我想起了齐诺比娅在讲那两句话时所用的疯狂的精力和愤懑的呼声——“告诉他，他已经把我杀死了！告诉他，我的魂要缠着他！”——我知道，他所指的凶手是谁，以及谁的冤魂在蒲丽丝拉所没法照顾到的地方缠着他。

我回想起来，从霍林华斯的个性和错误方面不过得到了这样一种教训——所谓慈善事业，当做一种专业来干，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起一种有力的推进作用，对一个有统治热狂的个人来说却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给发展成为一个闭关主义的小集团。它摧毁了，或可怕地要去随随便便地摧毁一个人的心，和心窝里的鲜血，上帝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暴力去把它挤出来，再人为地把它制成蒸馏的酒精，它

应该使人生甜蜜、圆满、亲爱，并且应该要不知不觉地去感化别人的心和别人的生活，使大家得到同样幸福的结果。我体会到霍林华斯就是班扬书里所说的那个最可怕的真理的榜样——在天国的门前有着一条通向地狱的小径！

但是，那时候我们始终站在齐诺比娅的墓旁。此后，我没有再去看它，不过，不容怀疑，那块平行四边形的草地上的青草，因为美人的尸体埋在地下，所以长得格外茂盛。大自然似乎是多么爱我们呀！不管怎样，当她最崇高的目的夭折了——一种自觉的、理智的、有生活意义的目的——她还是那么甘心情愿、毫无怨恨地叫我们转向另一个较低的目的！当齐诺比娅活着的时候，大自然为她而骄傲，叫大家来看大自然最精彩的杰作发出了灿烂的光辉。齐诺比娅死了。大自然难道不掉一滴眼泪吗？啊，不！——大自然立刻就把这种灾难放到了自己身上去，不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从齐诺比娅心中长出来的只是那撮臭秽的草木，好像这便是美人赐给我们的一切，除这种杂草之外，地面上再也没有别的代表物了，可是大自然对此还是一样高兴的。这是因为精神上的价值是无可衡量的，而无生命的肉体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29 迈尔士·卡佛台尔的自白

现在只待我讲几句关于我自己的话了。读者们很可能愿意让我省掉这个麻烦，因为我自己在这篇故事里实在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可怜角色，没有创造出什么特色来，平淡的生活只从别人的生活中沾到了一些光彩。但是，一个人还是要想为自己留下一些小小的记载，因此，为了我个人，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留下了这最后的两三页。

我究竟要讲些什么呢？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在齐诺比娅死后的一个星期内，我就离开了福谷，此后始终没有再到那儿去。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农庄所有的土地好像只局限于齐诺比娅坟墓上的那一片草地。我不能够在那儿干活儿，也不能够靠它的产物来过活。然而，在这些逐渐变得暗淡的岁月中，我常常想起我们那个为了要建立一个崇高无私、美好的生活的计划来，还有在第一年夏天的那个光明的远景，那个计划可能传到后代，再经过一代代的改善而成为一个人民的、全世界的生活制度！假使我从前的伙伴们现在还在那儿——假使只有三四个诚心诚意的人仍然在那儿的太阳底下劳动着——我有时候幻想着自己也该拖着疲倦的脚步走到那儿去，请求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收留我。我愈来愈感觉到我们要干的那件事应该是一个真理。后世的人或许会把它发现出来，从而得到益处。这个尝试，对初期设计的人来讲，早就证明了是一场失败；它起头就变成了一种傅立叶主义，后来又背叛了它的高贵的精神，它就像它应该遭遇到的那样，终于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在我们曾经一度带着满腔希望去劳作的地方，现在却是些年老的、体弱无力的、郁郁不乐的城市贫民在那儿的田地里蹒跚地踱着。啊，需要怎样的信心才获得了大家所努力的这种后果呀！

我后来的生活是过得——我想说很快乐——但是，总算

还过得去。我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了——喂，喂，已经超过中年一两岁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有谁知道！——一个单身汉，没有要想成家的决心。我到欧洲去了两趟，每趟都相当满意地在那儿过了一两年。我在生活上也可以算是过得不错，除我自己之外，又没有人要我照顾，因此过得非常舒服，日常生活也很阔绰。至于写诗，我已经放弃了，虽然格里斯华特博士^①——读者一定认识的——由于我十年前出版的那本小小的诗集，在我们这班小诗人里倒很看重我。讲到人类的进步（我虽然对福谷的回忆还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望），让能够信仰它的人去信仰它吧，让愿意帮助它的人去帮助它吧。假使我能够热诚地去信仰它或帮助它，也许可以使我更安乐些。就像霍林华斯曾经对我讲过的，我缺少意志。多么奇怪呀！他由于有过剩的意志，却在道德上破产了，而我有时候怀疑，我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一种本质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空虚。我一点儿也不想死。可是，在整个人类斗争的漩涡中，要是有任何主义值得一个有理智的人去为它牺牲，而我的牺牲又对它会有利的话，那么——不过，要是这种努力并不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我想我会很勇敢地献出我的生命。举个例子吧，譬如柯树特^②把为匈牙利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场设在我寓所的附近，并且选定了一个温和晴朗的上午——早餐之后——来打仗，迈尔士·卡佛台尔会很高兴做他的战士，向着

① 格里斯华特 (Rufus Wilmot Griswold, 1815—1857): 美国出版家及评论家。

② 柯树特 (Louis Kossuth, 1802—1894): 匈牙利爱国志士，起义 (1848—1849) 领袖，后被放逐，死于意大利的都灵 (Turin)。

对方瞄准的枪刺作一次勇敢的冲锋。但是我不愿意保证我会更艰苦地去牺牲自己。

我夸大了自己的缺点。读者们务必不要完全相信我的话，也不要相信我已经完全不同于一度曾经抱过热情的希望、并且也很不错地奋斗过的那个年轻人。头发比我更斑白的人已经得到了世界上的荣誉；心肠比我更寡情的人也已经尝到了新的温暖，他们都重新快乐起来了。无论如何，我得承认，我的生活是过得相当空虚、无聊。我的朋友们可要知道是什么事情使它这样的吗？有一个秘密——我一向保守了这么久，从来也不想泄漏些微的风声——一个小小的、愚蠢的秘密，它很可能跟我壮年时期内的长时间不去活动、跟我至今还是单身汉、跟我对过去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将来生活的淡漠，都有一些关系的。我要不要暴露这个秘密呢？这对一个中年人说来，是一件荒唐的事——尤其是一个通达世情的人，在他的棕色胡子里已经有了两三根的白胡须，两边鬓角上的皱纹也愈来愈深了——，在任何时候都是荒唐的事，对像我这样一个单身老汉来讲，是更荒谬不过的了。但是这句话已经冲上了我的喉咙；所以还是把它讲出来吧。

况且，我认为这个自白，虽然很简短，可以说明我在上文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一切举动；要充分了解我这个故事，也的确需要这样一个说明。因此，既然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了，读者是有权再听一听这一句话的。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读者一定会善意地想象到我的脸在红了，而且把头也扭过去了：

“我——我自己——爱上了——蒲丽丝拉！”